

許國英評註

復旦大學社會科學院

國文讀本評註 第三冊

商務印書館發行



國文讀本評註(三) 實價叁角貳分



許國英評註
蔣維喬校訂

國文讀本評註

第三册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四月國難後第一版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九月初五版

(48004.70)

中學校用
國文讀本評註四冊

第三冊實價國幣叁角貳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評註者 許國英

校訂者 蔣維喬

發行兼印刷者 商務印書館
長沙南正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目次

- 第一 原性韓愈……………一
- 第二 荀卿論蘇軾……………四
- 第三 周公論王安石……………七
- 第四 六一居士集序蘇軾……………九
- 第五 通鑑室記朱熹……………一三
- 第六 歸去來辭有序陶淵明……………一六
- 第七 山中與裴迪秀才書王維……………一九
- 第八 答劉蒙書司馬光……………二〇
- 第九 報孫會宗書楊惲……………二四

- 第十 答蘇武書 李陵……………二二七
- 第十一 送區册序 韓愈……………三三三
- 第十二 陳情表 李密……………三四
- 第十三 論時政疏 魏徵……………三七
- 第十四 出師表 諸葛亮……………三九
- 第十五 後出師表 諸葛亮……………四三
- 第十六 通鑑赤壁之戰 司馬光……………四六
- 第十七 通鑑謝玄肥水破秦之戰 司馬光……………五五
- 第十八 讀刺客傳 王安石……………六三
- 第十九 諭巴蜀檄 司馬相如……………六五
- 第二十 白馬篇 曹植……………六八
- 第二十一 諫逐客書 李斯……………六九

| | | | |
|------|----------|-----|-----|
| 第二十二 | 集古錄目序 | 歐陽修 | 七三 |
| 第二十三 | 十一年求賢詔 | 漢高帝 | 七七 |
| 第二十四 | 元狩二年報李廣詔 | 漢武帝 | 七八 |
| 第二十五 | 秋風辭 | 漢武帝 | 七九 |
| 第二十六 | 原君 | 黃宗羲 | 八〇 |
| 第二十七 | 柳子厚墓誌銘 | 韓愈 | 八四 |
| 第二十八 | 潮州韓文公廟碑 | 蘇軾 | 八九 |
| 第二十九 | 鶻說 | 柳宗元 | 九三 |
| 第三十 | 梓人傳 | 柳宗元 | 九五 |
| 第三十一 | 拾甲子年事 | 羅隱 | 一〇〇 |
| 第三十二 | 祭夫徐敬業文 | 劉令嫻 | 一〇三 |
| 第三十三 | 上言世務書 | 徐樂 | 一〇四 |

第三十四 送李愿歸盤谷序 韓愈……………一〇七

第三十五 送孟東野序 韓愈……………一一〇

第三十六 典論論文 魏文帝……………一一三

第三十七 咏貧士 陶潛……………一一七

第三十八 吳季札論 獨孤及……………一一九

第三十九 訓儉示康 司馬光……………一二三

第四十 書襄城驛 孫樵……………一二七

第四十一 詠史 錄五首 左思……………一二九

第四十二 讀賈誼傳 曾鞏……………一三二

第四十三 罪言 杜牧……………一三五

第四十四 廬山草堂記 白居易……………一四二

第四十五 愚溪詩序 柳宗元……………一四六

| | | | | |
|------|---------|-----|----|-----|
| 第四十六 | 孝女曹娥碑 | 邯鄲淳 | …… | 一四九 |
| 第四十七 | 爲兄上書 | 班昭 | …… | 一五一 |
| 第四十八 | 史記貨殖列傳序 | 司馬遷 | …… | 一五四 |
| 第四十九 | 北山移文 | 孔稚圭 | …… | 一五八 |
| 第五十 | 與陳伯之書 | 邱遲 | …… | 一六二 |
| 第五十一 | 春秋左氏傳序 | 杜預 | …… | 一六五 |
| 第五十二 | 蜀論 | 韓元吉 | …… | 一七四 |
| 第五十三 | 魏論 | 韓元吉 | …… | 一七八 |
| 第五十四 | 越州趙公救菑記 | 曾鞏 | …… | 一八二 |
| 第五十五 | 酒德頌 | 劉伶 | …… | 一八六 |
| 第五十六 | 酒箴 | 揚雄 | …… | 一八七 |

國文讀本評註第三册

第一 原性

韓愈見第二册第五

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此生字指人之生。性之生也。說理家所謂先天。情也者接境遇於物而生也。對於先天而後

天。○起手用單刀直入法。與原道篇同。而以情字作緊要陪賓。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為性者就善惡之等第而言謂之。此屬於他動者。就性之本體。別其所含種類。謂

之所以為性。屬於自動者。此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為情者七。曰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

辛苦。分明。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此本論語孔子性相近二章而

推勸之。上下。即上智下愚不移意也。其所以為性者五。此本孟子四端參以尚書云。抑侮五常。又白虎通云。五曰仁。人所以為人

曰禮。因人所踐履以曰信。不疑也。不曰義。制裁事物。使曰智。愚之反。能上焉者之於五也。主於

一而行之四。一謂仁也。上焉者之性。主於仁而踐行禮信義智四者。是也。或云。一為信。信即誠也。存誠而四端正矣。中焉者之於五也。一不少有焉。

則少反焉。其於仁非稍備有之。即稍稍相反。不能以之為主也。其於四也混。不能辨下焉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悖也。逆

於四。反於仁性之於情。視其品。謂接物性情亦因性品高下而有別釋性止此情之品有上中下三。情之善惡視乎性故其品同為三不

復加以其所以為情者七。曰喜。歡曰怒。惱曰哀。傷曰懼。怕曰愛。戀曰惡。去聲恨也曰欲。食

禮記禮運云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勿學而能上焉者之於七也動。動作也而處。所止之地也中焉者之於

七也。有所甚。過有所亡。不及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於七也。亡與甚。直情而

行者也。言任情所偏至而行之不復求合於中也情之於性。視其品。交相為體即交相為用以上詮釋情性之品第孟子之言性曰。人之

性善。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荀子云人之性惡善者偽也揚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

惡混。不分也揚雄法言修身篇云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為善人修其惡則為惡人夫始善而進惡歟。孟始惡而進善歟。荀始也

混而今也。善惡分歟。揚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謂不知有品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

謂不知品有三叔魚。姓羊舌名鮒春秋時晉人之生也。其母視之。知其必以賄死。國語叔魚生其母視之曰是虎目而豕喙薦肩而牛腹谿壑可盈是不可

厭必賄死楊食。去聲音飼春秋時晉人之生也。叔向。姓羊舌名肸春秋時晉人其號也。謂必滅其宗左傳昭

年叔向生子伯石叔向之母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後果滅伯石食我字也食采於楊故號楊食我越叔。名也之生也。子文。姓闞名穀於

楚賢臣春秋時以為大戚。知若敖氏。子文之之鬼不食也。左傳宣四年楚司馬子旗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

若敖氏矣。子良不可。子文以為大慙。曰：人之性果善乎？言以為果善。則未可信也。后稷周先之生也。其母無

災。其始匍匐也。則岐岐然。疑疑然。詩大雅云：載生載育。時維后稷。又云：不圻不副。無災無害。又云：后稷匍匐。克岐克疑。以就口食。謂岐岐者。蓋意有所知。疑疑者

意有所識別也。文王周文之在母方孕而未生也。母不憂。既生也。傳師傳不勤。勞也。言不勞。傳之督責也。既學也。師

不煩。國語云：文王在母不憂。在傅弗勤。在師不煩。人之性果惡乎？言以為果惡。子亦未可信也。堯之朱。即堯子丹朱也。書云：無

之均。舜子商均。封於商水也。孟子云：丹朱不肖。舜之子亦不肖。即商均。文王之管蔡。武王既克殷。即紂子武庚。命弟管叔鮮蔡叔度霍叔處

且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成王命周公東征以討之。習習。非不善也。而卒為姦姦。瞽叟舜父也。書云之舜禹父也。書

於羽山。殛。之禹。習非不惡也。而卒為聖人。人之性善惡果混乎？謂果善惡混者。亦未可信也。故曰：三子

之言性也。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復筆有神。○以上駁曰：然

則性之上下者。終不可移乎？曰：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此論極是。尤有功於

孔子性相近之旨。是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補義更圍足。世稱韓文羽翼經傳者以此。其品則孔子所謂不移也

○點出宗旨。曰：今指當之言性者。異於此。何也？曰：今之言性者。雜佛釋教。老道教。而言也。雜佛

老而言者。奚言而不異。原性之作。其旨蓋懼世人溺於佛老。為明心見性之說也。故著其文於末。○以上就已意作結。而闢異端。衛正道之意。即藉以申明。

第二 荀卿論荀卿事見第一册第五册 十四李斯論文註中

蘇軾見第一册第十四

嘗讀孔子世家史記有孔子世家。觀其言語指論語所載。文章指所修六經。循循論語：夫子循循然善誘人。莫不有規矩規。所

以為圓之器。矩。所以為方之器。引伸之。凡有法度者曰規。矩。孟子曰。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不敢放言大言也。高論高遠之議也。言必稱先王。

孟子曰。孔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禮記曲禮云。必則古昔。稱先王。然後知聖人憂天下之深也。以上借孔子引起。一總。冒已有高屋建瓴水之勢。茫乎廣

之。不知其畔水邊。岸似遠矣。而非遠也。承上段意而推衍之。氣自展舒。浩乎大水。不知其津涯似深矣。而非

深也。其所言者匹夫匹婦之所共知而所行者聖人有所不能盡也。此數語即中庸夫婦之愚可以與知一

節大意。其中自為闡闢。語妙天下。竭力作勢。無非為壓倒荀卿地步。嗚呼是亦足矣。謂如孔子之道。亦已足矣。含何必放言高論意。使後世有能盡吾說

者。雖為聖人無難。謂行其說而充類至義之盡。即無難為聖人也。而不能者不失為寡過而已矣。謂不能為聖人。亦必能為寡過之人。子

路姓仲名由之勇名賜。子貢姓端木名賜之辯名求。冉有名求之智三人皆孔子弟子。此三者皆天下之所謂難能

而可貴者也。然三子者。每不為夫子之所悅。子路言志。能使國中有勇知方。夫子哂之。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季氏將伐顛突。孔子

曰·求毋乃爾是過歟·此類見於論語家語者頗多·皆孔子不悅三子之證·

顏淵名回·孔子弟子·

默然不見其所能·若無以異於衆人者·而

夫子亟稱之·

論語·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又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悅·

且夫學聖人者·豈必其

言之云爾哉·亦觀其意·

○着·之·所嚮而已·

夫子以為後世·必有不能行

其說者矣·

○此句是實·

必有竊其說而為不義者矣·

○此句是主·暗說荀卿李斯·

是故其言平易·正直

而不敢為非常可喜之論·

○暗說荀卿著書·

要在於不可易也·

○言夫子所言·久而無弊·故不可變易也·以上提出聖人作骨·竭力翻騰·實竭力

占定地步·看他一段總冒曲折奔赴·已二百數十言·似乎寬泛極矣·却處處有一個荀卿影子在·全篇文字·已籠罩淨盡·後文不過點染鉤摹而已·長公論文多類此者·如撮錯賈誼及留侯伊尹均是·一隅三反·思過半矣·已

怪李斯事荀卿·

○出荀卿·先帶定李斯·預伏歸罪地步·文筆如老吏斷獄·字句極平淡處皆有線索·

既而焚滅其書·焚書事詳第一冊第六·大變古先

聖王之法·於其師之道·不啻若寇讎·及今觀荀卿之書·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秦

者·皆出於荀卿而不足怪也·

○歸罪荀卿妙·

荀卿者·喜為異說·而不讓·不平易·讓·敢為高論·而不

顧·

務為非常·當可喜者·

其言愚人之所驚·小人之所喜也·

即與聖人背馳·

子思·孟軻·孔子孫·名伋·字子與·世之

所謂賢人君子也·荀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

出荀子非十二子篇·其言曰·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綸然而材·劇志大·聞見雜博·

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其僻遠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案飾其辭·而祇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軻和之·世俗之溝猶瞽瞍·嚙嚙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傳之·以為仲尼子游·為最厚於後世·是則子思孟軻之

也。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獨曰：人性惡。桀紂性也。堯

舜偽也。荀子性惡篇。其言曰：凡所貴堯禹君子者。能化性而起偽。偽起而生禮義。然則聖人之於禮義。積偽也。亦隆堯而生之也。用此觀之。然則禮義積偽者。豈人之性也哉。所賤於桀跖小人者。從其性。順其情。安恣

睢。以出乎貪利爭奪。故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由是觀之。意其爲人必也剛愎。狼戾也。意氣自用。而不遜而自許。太

過。彼李斯者。又特甚者耳。帶定李斯。以上推勸荀卿高論之流弊。今夫小人之爲不善。猶必有所顧忌。是

以夏商之亡。桀紂之殘暴。而先王之法度禮樂刑政。猶未至於絕滅而不可考者。

是桀紂猶有所存。而不敢盡廢也。補一筆。氣益廉悍。彼李斯者。獨能奮而不顧。焚燒夫子之

六經。焚書坑儒。古多用烹殺之刑。滅其國也。三代之諸侯。破壞周公之井田。開阡陌。此亦必有

所恃者矣。特字針對荀卿。是人臣無將筆法。彼見其師歷詆。音底。毀也。天下之賢人。自是其愚。以爲古先聖

王。皆無足法者。似斥王荆公口吻。不知荀卿特以快一時之論。而荀卿亦不知其禍之至於

此也。若爲荀卿開脫。不知正是爲荀卿坐實處。蓋惟其取快一時。不顧其後。所以貽害至此也。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刦。引論貼切。荀卿明

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與特字針對。之也。一句點出作意。坐荀卿罪狀止此。

以上坐實荀卿罪。一恃一激。兩字定案。孔孟之論未嘗異也。而天下卒無有及者。苟天下果無有及者。則

尙安以求異爲哉。○仍歸至孔孟正道作結。神龍掉尾。結構空靈。

此篇宜與第一册第五十四李斯論參看，增人無窮智慧。

第三 周公論周公·名且·周文王子·武王弟也·相成王·制作禮樂。

王安石見第二册第十二。

甚哉。苟。卿。之。好。妄。也。○一妄字駁定。載周公之言曰：吾所執贄贄·相見時以物爲儀也·周公所尊敬之人·故自執贄以見。而見者

十人。還贄禮·敵體相見·則還其贄·禮尚往來也。而相見者三十人。貌執者百有餘人。欲言而請畢事千

有餘人。語見荀子堯問篇·引周公告伯禽之傳。是誠周公之所爲。則何周公之小也。○一小字斷定翻案之根。○以上借荀卿成語翻案。偏師直搗。

尾而首應法。夫聖人爲政於天下也。○引出聖人來折荀卿。是蒞公意中之周公。吾初無爲於天下。而天下卒以無所

不治者。其法誠修也。故三代之制。立庠於黨。立序於遂。立學於國。註詳第一册第三·禮記學記云·家有塾·黨有

庠·衛有序·國有學。而盡其道以爲養賢教士之法。是士之賢。雖未及用者。而固無不見尊養

者矣。此則周公待士之道也。○以上以已意論周公所當爲·大處落墨·屑屑好名之說·自爾一筆抹倒。誠若苟卿之言。則春中戰

時楚相黃歇。孟嘗子田文。之。行。亂。世。之。事。也。豈。足。為。周。公。乎。○以上言論周公者宜如彼不宜如此。且。聖。世。之。士。各

有。其。業。講。道。道。理。習。藝。文。藝。患。日。之。不。足。豈。暇。於。遊。公。卿。之。門。哉。○又推開一步就聖世之士說。提出荀卿大謬處。彼

遊。公。卿。之。門。求。公。卿。之。禮。者。○複句。緊接。皆。戰。國。之。姦。民。之。徒。○非安分。而。毛。遂。○平原君公子勝客。曾自薦其能。謂如錐處囊中。得脫穎

而。出。侯。嬴。即侯生。為信陵君畫竊符救趙之策者。之。徒。也。荀。卿。生。於。亂。世。戰。國。時。不。能。考。論。先。王。之。法。即序序學校之制。

著。之。天。下。而。惑。於。亂。世。之。俗。遂。以。為。聖。世。之。士。亦。若。是。而。已。○就荀卿當時地位推勸其用意。深文周內。而筆特峭刻可喜。

亦。已。過。也。○以上挾荀論謬議之根。批卻導窳。讀書得間。且。周。公。之。所。禮。者。大。賢。與。則。周。公。豈。惟。執。贄。贄。上。執。贄。句。見

之。而。已。固。當。薦。之。天。子。而。共。天。位。也。○孟子云。勿與共天位也。勿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如。其。不。賢。不。足。與

共。天。位。則。周。公。如。何。其。與。之。為。禮。也。○反跌一筆。正意愈見圓到。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所乘之車也。

濟。人。於。溱。洧。二水名。古在鄭地。今河南鄭縣至西華縣之間。兩水合流處曰雙洧河。溱洧水淺。可乘車而渡。言子產以己所乘車。渡他人也。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

原見孟子離婁下篇。蓋。君。子。之。為。政。立。善。法。於。天。下。則。天。下。治。立。善。法。於。一。國。則。一。國。治。如。其

不。能。立。法。而。欲。人。人。悅。之。則。日。亦。不。足。矣。○孟子曰。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故為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言事涉瑣屑。則不勝

其煩。且亦無是政體也。使。周。公。知。為。政。則。宜。立。學。校。之。法。於。天。下。矣。○回應上文三代之制一段。不。知。立。學。校。○

向緊接
疾轉。而徒能勞身以待天下之士。則不惟力有所不足。而勢亦有所不得。○再屆應公卿之門

段。周公亦可謂愚也。○又振一筆。則荀卿之論意。如疑人說步。○以上反覆討論周公德業。注重學校。決不若荀卿所云。又曰。仰意。猶希望祿之士猶可

驕。正身之士不可驕也。二語亦見堯問篇。上云戒之。汝以魯國驕人幾矣。夫君子之不驕。雖閭室不敢自慢。即慎獨之意。

豈為其人之仰祿而可以驕乎。○引二語駁。鳴呼。所謂君子者。貴其能不易乎世也。乾

文言曰不易乎世。不成乎名。言不為世亂所變易也。荀卿生於亂世而遂以亂世之事量聖人後世之士。尊荀卿以

為大儒而繼孟子者。史記孟子荀卿列傳。已開先例。吾不之信矣。○以上引概論作結。後周公尾聲。得此一振。前段益有精采。

第四 六一居士集序

歐陽修。晚年自號六一。嘗云。吾有集古錄一千卷。藏書一萬卷。有琴一張。棋一局。置酒一壺。吾老其間。是謂六一居士。

蘇軾見第一册第十四册

夫言有大而非夸。諡法云。華言。無實曰夸。達者。智識明通者。信之衆人。凡庸之疑焉。○三句籠罩全篇作意。蘇文每於起筆着意。於斯益信。孔

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見論語。喪字去聲。失也。後死者。孔子自謂也。言天將喪失斯文之傳統。則我為後死者。

不得在斯文之列。與。亦去聲。下文云。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然則上二語與下文互為抑揚開闔。非決斷詞也。此處引為文與天相關之證。孟子曰。禹抑過。洪水。夏初有九年。洪水之患。孔

子作春秋。

書名。而予距楊朱。墨。墨翟。見孟子滕文公下篇。原文曰。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

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

蓋以是配。

相匹也。

禹也。

文章之得喪。

去聲。

何與。

去聲。

於天。就常人之見論之。文章空言。與天道

涉。而禹之功與天地並。言禹抑洪水。救昏墊。其功之高與天地並。

孔子。

孟子。

以空言配之。

不已。

夸。

乎。

上引孔孟配禹之說。暗爲六一占定地步。又從文章空言上作翻騰。語極空靈動盪。

自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

孟子之言行而楊墨之道

廢。

承上

天下以爲是固然而不知其功。

於天句。

孟子既沒。

有申。

名不害。學刑名。韓相。著書曰申子。

商

名鞅。衛庶子。相秦孝公。創變法。著書曰商君書。

韓非。

韓公子。名非。與李斯俱事苟卿。善刑名法律之學。著書曰韓非子。

之學。違道而趨利。

重利輕道。

殘民以厚

主。

助君虐民。

其說至陋也。

欺罔也。

其上。

上之人僥倖。

即妄求之意。

一切之功。靡然從

之。歷說申商韓非之弊。反跌出洪水之患句。

而世無大人先生如孔子孟子者。推其本末。權其禍福之輕重。

以救其惑。故其學遂行。秦以是喪。

去聲。失也。

天下。

陵夷。

不振也。

至於勝。

陳勝。廣。吳。廣。廣。

劉。

項。

項籍。字羽。

之禍。

死者十八九。

天下蕭然。

洪水之患。

蓋不至也。

可爲配禹之根。便

方秦之

未得志也。

使復。

去聲。

有一孟子。

翻騰筆。

則申韓爲空言。

作於其心。

害於其事。

作於其事。

害於其政者。

四語見孟子公孫丑篇。

必不至若是烈也。

甚也。

使楊墨得志於天下。

其禍豈減。

減少也。

於

申韓哉。由此言之。雖以孟子配禹可也。○以上申說異端如洪水。孟子當配禹之根由。太史公曰。蓋讀如葛。公言黃

老。漢膠西人。曹參為齊相。使聘之。其言曰。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曹參入相。俱從其說。治黃老之巨子也。賈誼見第一册第三十一。鼂錯見第一册第三十三。明申韓。錯不

足道也。而誼亦為之。余以是知邪說之移人。雖豪傑之士。有不覺者。况眾人乎。借

賈誼作翻騰。深致惋惜。不知全為六一作。輾影耳。雖豪傑不免。則六一之重可知。自漢以來。○說漢以下學術徐徐引入。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

多矣。晉以老老聃。著老莊子。莊莊周。著老莊子。亡。晉代士大夫。皆空談老莊玄理。不留意治術。故致亡國。梁以佛亡。梁代佛教盛行。如梁武帝且捨身同泰寺。其他可知。莫

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韓愈見第二册第五。○此是絕好過渡人物。如孟子推尊孔子。必從堯舜說起。由堯舜至湯。由湯至文武。所謂五百年必有名世是也。學者

以愈配孟子。蓋庶幾焉。○盤旋曲折至此。略作停頓。然後落到本題。方見從容遡陸。愈之後。三百有餘年。愈生於唐代宗大歷三年。卒於穆宗長

慶元年。歐陽公生於宋真宗景德四年。卒於神宗熙寧五年。自韓公之卒歲。至歐陽公始生之歲。僅一百八十六年。合兩公生卒計之。自韓生至歐卒。得三百零九年。而後得歐陽子。○直至此始提

鄭重。自孔孟說起。遞推至韓愈。如江河溯源。曲折數千里。而文筆又足以舉之。故為可貴。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二句即倒溯前數段文

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言歐文原本經術。所以足上追韓愈。而配孔孟。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

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更就文章之作。及其效用推演之。氣盛言宜。如讀史公贊離騷一段文字。故天下翕然合也。同聲也。師尊之。八

句推闡歐陽子文章大要。渾括一切。藻不妄抒。○以上從漢以來學術晦盲。提出韓退之作過渡。說到本題。大言炎炎。略作鎖筆。下文更發揮正面。自歐陽子之存。世之不說與悅同。

者譁而攻之。

攻者指錢明逸等。事在慶歷間。先是韓范富諸公以黨論去職。歐公上書辨之。小人皆憾公。會公孤甥張氏犯法。諫官錢明逸因以財產事及公。下開封府鞠治。府尹楊日嚴附會成獄。後戶部判官蘇安仁等

自其事。僑落龍圖閣直學士。罷都轉運按察使。降知制誥。知滁州。及至和問。小人又因胡宗堯不當改官事。攻公。逐出知同州。英宗治平時。又因濮議。為反對黨排擊。求去。未允。明年。三子棐登進士第。御史彭思永蔣之奇等以飛語污公。乃出知亳州。神宗熙寧三年。改蔡州。自號六一居士。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無賢不肖不謀而同曰歐陽

子。今之韓愈也。

句有神。○同顧一。

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

俱仁宗年號。

極

矣。而斯文終有愧於古。

○說歐陽前之無人。與韓文公頌碑所謂文起八代之衰句。同一用意。

士亦因陋守舊。論卑氣弱。自歐陽

子出。天下爭自濯洗。

濯洗。磨琢。

磨。以通經學古。

對於

為高。以救時行道。

對於

為賢。以犯顏

敢犯君之顏色。納諫主。

為忠。

○三句說得歐陽公言坊行表。極有關係。

長

上聲。

育成就。至嘉祐末。

仁宗晚年號。

號稱多士。歐陽

子之功為多。

○總贊一句。與上文孔孟之功呼應。

嗚呼。此豈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

○以上敘歐公生平。帶定功字。回照天字。結構

周密。歐陽子沒十有餘年。

指元豐間。

士始為新學。

王安石黨。

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真。識者憂

之。賴天子明聖。詔修取士法。

此指哲宗元祐間。司馬光奏請立十科舉士法。

風

上聲。同諷。

厲

勉勵。勉勵也。

學者專治孔氏。黜

擯去也。

異端。然後風俗一變。考論師友淵源所自。復知誦習歐陽子之書。

○以上敘歐公身後顯晦之關。

予得其詩文七百六十六篇。

入詩文集。

於其子棐。

即治平四年登進士第者。

乃次而論之曰。歐陽子

係

論大道似韓愈。○純以取譬狀其人格。此文法比古。論語者。臧武仲之智四句。國策史記。常用其法。論事似陸贄。○字敬輿。唐嘉興人。善論諫。有陸宣公奏議及翰苑文集。

記事似司馬遷。○即史公。有史記。詩賦似李白。○字太白。號青蓮。詳見第二册第十三。此非余言也。天下之言也。○以

上述序歐陽子諱修。字永叔。既老自謂六一居士。○見題注。云。○以姓氏名號作結。簡老。

第五 通鑑室記

朱熹見第二册第六十。

士之所以能立天下之事者以其有志。○志字是綱領。然於篇中為賓。而已。然非才。○能也。猶言能辦事者也。則無

以濟也。其志非術。○本技術義引申。凡推行之方法皆曰術。則無以輔也。其才。○才術二字是要目。而才字主中之賓。術字主中之主。○以上四句。提綱挈領。神注全

是以古之君子。未有不兼是三者。而能有為於世者也。○總鎖。從專然其所謂術者。從專

術字辨明。此道學之與英雄不同處。又豈陰險詭仄。○皆小人用術之惡狀。朝三暮四。○列子云。宋有狙公者。愛狙。乃謂之曰。與汝芋。朝

四而暮三。衆狙皆起而喜。今引用為愚弄他人意。之謂哉。亦語夫所以處事。○猶言辦之方。○處理事情而已矣。○以上專釋術之真理。語精。

營邱。○今為山東省昌樂縣。張侯。○邑令稱侯。仲隆。慷慨有氣節。○氣概節操也。常以古人功名事業自期許。不肯

碌碌上記云錄錄未有奇節與碌同。隨世俗上下。至其才器闕中寬曰闕也。博廣大。則又用無不宜。蓋臨大

事變而愈益精神。指麾以指麾示言命令也。猶猶言謀。處畫猶言謀。無一不中去聲。機會時地得其當也者○贊張侯處語有針對純為。

未嘗以是自足也。○緊接入術字。方且博觀載籍略說及通鑑。記覽不倦。蓋將酌斟酌。古揆量度。今

益求所以盡夫處事之方者而施之。○特提處事之方句。應上文注重術字。非特如世之學士大夫兀兀

不動。陳編舊書。掇拾拾取。華靡言詞藻。以為談聽之資。至其施諸事實。則泛然不切。

無據實而已也。○反振一段。正為求處事之方句添毫。一。直跌出通鑑室本義來。○以上敘入張侯。嘗客崇安今福建崇安縣。之光化精舍精潔之室曰精舍。光化。

也。題名。暇日新一室於門右。右側。不置餘物。獨取資治通鑑宋司馬光撰。為編年史之巨帙。上自戰國。下迄五代。凡二百九十四。

問。安危治亂之機。情僞吉凶之變。就通鑑內容而言。大者綱提領挈。細者縷析如絲縷。毫分如。

毛之辨別也。就讀者心得而言。心目瞭然明。無適往。而非吾處事之方者○再回應處事之方。宗旨愈復出。愈精采。如是蓋三

年矣。○鎖一筆。作小頓挫。而起居飲食。晏娛談笑。亦無一日而不在是也。○更承焚香對之句。應。

室之

卷。其後清人畢沅等有續資治通鑑。至陳鶴又撰明紀。數十帙。日一帙。亦

前軒俯視衆山。高曠。下臨清流。潔。邑屋臺觀園林陂澤之勝。地勢。月星雨露風煙雲物

景也。雲霞之景也。之奇。天文。反若有以開滌靈襟。言開發洗滌其胸襟。助發神觀。言輔助發達其神思觀察。者。就室外風景言。尤於讀是

書也。爲宜。令人神往。皆先生養氣中過來人語也。於是直以通鑑榜。題額也。之而屬。託委也。予記。以上敘述室之來由。天趣盎然。所謂一體生意也。至作記一語束住。下文乃發揮議論。又一筆法。予聞之。古今者時也。得失者事也。傳之者書也。讀之者人也。

○四句蟬聯而下。渾括通鑑作用大意。筆力嚴重之至。非尋常登臨玩賞之所爲可比。以人讀書而能有以貫通。古今定得失者。實。則不泥乎時。審定得失之機。宜。則不違乎古。

仁也。仁字是聖賢一生主宰。公於接物付物處。在在提出。皆胸中自然流露。不容勉強。此所以異於文家之作。直當作語錄觀。然却絕無迂腐氣。蓋人誠能卽

吾一念之覺。卽先儒所謂一隙之明也。孟子註云。覺。謂悟其理之所以然。者默。不言也。識去聲。同志。論語云。而固也。存之。則

目見耳聞。無非至理。而況是書先正。詩云。昔吾有先正。溫公。司馬光封溫公。之志。其爲典型。詩云。雖無老成人。尙有典

型。言典型。總會。言典型之總聚。簡牘淵才。言爲簡牘中淵雅之才。有如神祖聖詔。極言其隆重。所褒獎者。是亦豈不足以盡

其心乎。○就通鑑可讀之大概發論。有高挹翠言氣象。○以上推崇通鑑。今侯有當世之志。當世之才。又能因是書以求盡

其術。此豈苟然而已哉。○回應前提。層層俱到。而術字仍鄭重踏結。捫之有稜。○以上推崇張侯。然予猶欲進於行著習察。孟子

云。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注曰。著者。知之明。察者。識之精。注

之塗。使異時見於用者。無毫釐之差。謬誤也。易曰。差以毫釐。謬以千里。

則願以仁之說爲侯誦之。○補揭己意。更特提仁字。以見可貫志才術三項。此所謂言之有物也。○以上提出己意總結。是以承命不辭。○應屬予記句。

而記其本末。○應敘述兩段。因附以所聞如此。○應仁字一段作結。雖三語。節節都到。

第六

歸去來辭

有序○文體屬辭賦類。源出於詩。楚辭始大昌宗派。然後大別之爲騷矣。惟漢武秋風辭入之。頗近七古。彭澤此篇。則純騷偶而有韻者。殆辭家之圭臬也。

陶淵明

字元亮。及宋篡晉。遂改名潛。絕意仕進。初仕彭澤令。郡遣督郵至。吏白當束帶見之。潛歎曰。我豈爲五斗米折腰。即日解印綬去。賦歸去來辭。遂隱居栗里。

詩文高潔。有靖節先生集。

余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幼稚盈室。餼餅無儲粟。蘇長公評此爲奇句。謂餅中即有儲粟。爲物幾何。而陶公以此爲言。

生生所資。未見其術。親故多勸余爲長吏。脫然有懷。求之靡途。會得可

有四方之事。諸侯以惠愛爲德。○鏡當世事。詞旨斐然。固非矯爲高蹈者可比。家叔平御覽陶慶爲王孝伯參軍。太

貧苦。先生係陶侃曾孫。族人儘多顯者。遂見用於小邑。爲鎮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弦歌。以爲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爲彭澤令。○以上述爲貧而仕之事。於時風

波未靜。謂世亂未靖也。心憚遠役。彭澤今江西省彭澤縣。去家百里。先生居潯陽之栗里。公田之利。足以爲酒。故便

求之。及少日。眷然有歸歎之情。言之官不多日。便有求去之念也。何則。質性自然。非矯厲所

得飢凍雖切。違已交病。○語吾從天性中流出。絕無字。題憤激意。胸襟之高在此。嘗從人事。皆口腹自役。於是悵然慄

慨。深愧平生之志。猶望一稔。當斂裳宵逝。○言尚欲一年後從容而去。然則折腰之說。非本意也。尋程氏妹喪。於武

昌。情在駿奔。自免去職。○因妹喪欲往。故藉此辭職。以上述辭職歸田之情。仲秋至冬。在官八十餘日。因事順心。

言因目前之事。順吾心而行也。命篇曰歸去來辭。乙巳歲十一月也。○按年譜。是年先生四十一歲。以上序作辭本意。

歸去來兮。言去彭澤而來至家也。田園將蕪。胡不歸。○蕪。謂草也。胡。何也。以上自斷一句。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

獨悲。此心在求祿。則不能自主。反為形體所役。此我自為之。何悲之有。以上自責。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

覺今是而昨非。言前此求祿之事。固不可諫。今乃辭官而歸。猶可追改。如人行迷路。尚未及遠。可以早回。方知今日辭官之是。而前日求祿之非也。以上自悔。○自起至此。為一總冒。已寫盡歸去來之旨。

下乃從歸至家。遂段寫。舟搖搖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熹音熙。熹微。光未明也。言行舟而歸。風景自適。問前途之遠近。而恨晨光之未明。未由見路也。以上歸途。乃瞻衡宇。載欣載奔。謂所居之衡門屋宇也。載。則喜至家則欣然速奔也。僮僕歡

迎稚子。候門。小兒候於門側也。以上到家。情景逼真。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樽。蔣翊有幽居開三徑之句。先生亦慕之。言久不歸。已就荒蕪也。以上入門後景物。何等幽閒。引壺觴以自酌。眴庭柯以怡顏。倚南窗以寄傲。自

也。言有所託而自尊也。審也。容膝之易安。○以上室中樂事。何等曠逸。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

也。言有所託而自尊也。審也。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

也。言有所託而自尊也。審也。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

扶老也。以流憩。周流而憩息也。時矯首也。舉首也。而遐觀。望言遠也。雲無心以出岫。音就。山有穴者。鳥倦飛而

知還。景影同。翳翳也。漸陰也。以將入撫也。手按也。孤松而盤桓。不進也。以上室外田園之樂景。何等自然。○自舟遙至此。為歸來情景。歸去

來兮。○特提復一句。請息交以絕游。交游。當世貴人。暗指也。世與我而相違。復去聲。駕言。詩云。駕言出遊。兮焉。音煙。何也。求。

○以上再申歸去來之旨。乃有與世永絕意。悅親戚。指鄉里故人。之情話。○此下言絕交游之後。樂洛。琴書以消

憂。○再申室中景。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於西疇。謂有事於耕作也。疇。田也。或命巾車。即有幕之車。或棹孤舟。既

窈窕以尋壑。窈窕。長而深貌。壑。山澗也。亦崎嶇而經邱。崎嶇。險也。邱。陵也。○以上再申室外景。木欣欣

以向榮。泉涓涓。泉流貌。而始流。羨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謂已息交絕游也。○以上觸物

再提歸去來今至此。寫出歸後處境。及思想風趣。絕無利祿渣滓。穢其太清。已矣乎。○慨歎作結。寓寄也。形宇內復。去聲。幾時。曷不委棄也。心任去

留。胡為乎遑遑也。急不暇也。兮欲何之。言何不委棄世俗之心。任性去留也。遑遑。如有求而不得也。○此三句已收拾全篇大旨。下文乃更演繹之。富貴非吾願。

帝鄉不可期。言既不願為官。亦不望成仙。惟能如下文所云得日過日。快然自足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也。去聲。登東

皋。東面田疇也。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也。造化也。以歸盡也。終天年。樂洛。夫扶。天命復。奚

疑。謂乘陰陽之化。以同歸於盡。樂天知命。夫復何疑。此曠達之言。○天放之旨也。○以上慨嘆作結。樂天知命。通篇根據所在。

第七 山中與裴迪秀才書南·關中人·初與維及崔興宗俱居終後爲蜀州刺史·與杜甫友善·

王維字摩詰·唐太原人·天寶間·名極盛·爲尚書右丞·築輞川別墅·常與裴迪遊其中·工書畫·尤善山水·有右丞集·

近臘俗以十二月爲臘·月下景氣風景氣和暢和暖暢故山猶言故鄉·殊可過即指輞川·在藍田終南山下·一名輞口·輞水周舍下·右丞因築別業

馬有華子岡·飲湖·竹里館·足下方溫理·經·右丞晚年耽禪悅·布衣茹素·與裴迪等猥猶云謬不敢相煩

○以上敘將過輞川之事·輒便往山中憩休息感配寺一作感化寺·在藍田縣東南·與山僧飯訖而去○以上敘未至輞川前事·

北涉玄灊玄灊首·用潘岳西征賦句·南有玄灊素澹·在咸寧縣東·源出藍田縣東南流至咸寧縣界·又北入渭水·清月映郭殆即指藍田郭·夜登華子岡此即輞川別業

中勝景之一·摩詰畫輞川圖·有二十景·又集中輞川詩二十首·其名爲孟城坳·華子岡·文杏館·斤竹嶺·鹿柴·木蘭柴·藥黃泚·宮槐陌·臨湖亭·南垞·飲湖·樂家瀨·金屑泉·白石灘·北垞·竹里館·辛夷塢·漆園·椒園·即各賦

一首也·其華子岡詩云·飛鳥去不窮·連山復秋色·上下華子岡·惆悵情何極·裴迪同詠云·落日松風起·還家草露稀·雲光徒覆迹·山翠拂人衣·其風景可見一斑也·輞水淪漣詩伐檀篇云·河水清且漣漣·又云·

日淪兮與月上下寒山遠火明滅林外深巷寒犬吠聲如豹言其猛村墟夜春春米聲復

去聲·與疎鐘相聞昔人謂王摩詰詩中有此·此書亦然·此時獨坐僮僕靜默多思曩昔攜手賦詩步仄逕臨

清流也言由今憶昔·四攝手賦詩之景·如在目前也·○以上述輞川即夜之景·而曩昔一句·引起下文意想之景·當待春中草木蔓發春山可望輕條

小白條。出。水。白。鷗。矯。翼。也。露。溼。青。皋。也。麥。隴。朝。雉。鳴。斯。之。不。遠。儻。能。從。我。遊。乎。

○以上從想像春景。引起約游之興。意境中即畫圖也。末句跌宕有神。無意為文。而文筆自然脫俗。非子天機清妙者。豈能以此不急之務。相邀然

是。中。有。深。趣。矣。無。忽。○以上事從約游上作刺筆。然字一轉。因。馱。也。黃。蘗。本。作。藥。俗。稱。黃。柏。人。猶。言。採。藥。人。

往。不。一。宣。白。也。山。中。人。王。維。白。自。稱。山。中。人。隱。逸。脫。俗。之。意。

第八 答劉蒙書

蒙字子明。渤海人。能為詞賦。不舉進士。習茂才異等。又不欲自售。後舉遺逸。試第一。擢知潮陽縣。不肯行免役法。而條上其害。即投劾去。及卒。門生私謚之曰正思先生。

司馬光

字君實。宋人。封溫公。已見第一册第十九題。元祐黨碑文中。涑水注下。公有傳家集。

昔張伯松名疎。漢哀帝時人。與陳孟公俱為京兆吏。疎博學通達。以廉儉自守。而語陳孟公曰。世家子。好

任俠。事詳漢書游俠傳。人各有性。長短自裁。量度也。子欲為我。亦不能。吾而效子。亦敗矣。避。喜。揚。雄。酒。箴。謂。張。疎。

曰。吾與爾猶是矣。足下諷誦經書。苦身白約。不敢差跌。而我放意自恣。戒兒子。後漢初功臣。封新息侯。

○名嚴敦。援。傳有戒兒子書。欲其效龍伯高。時為山都長。之周慎謙儉。援書作敦厚周慎。又云。謙約節儉。此。不。欲。文。簡。用。之。也。謂。周。詳。謹。慎。謙。儉。儉。朴。不。欲。

其效杜季良名保·京兆人·時為越騎司馬。憂人之憂。樂音落人之樂也。光愚無似。何足以望萬一於

古人。一筆。○謙恭然私心所慕仰者。伯松。伯高。而不敢為孟公季良之行也。○以上引古人言行起首。

全篇主意已見。況幼時始能言。則誦儒書。儒家之言。習謹敕。謹慎整長聲去而為吏。則讀律令。法律功守

繩墨。本匠人所用以定方圓平直者。借為法度之通稱。齷齪急促局然為鄙細不廣大之人。側足並立於庸俗庸夫俗子之間。

不為雄俊奇偉之士所齒引為同類。日品題為日久矣。○以上承第一段意。先作自卑之詞。為與蒙不同意之根由。不意去歲

足下自大河之北。洋洋流動而來。蒙家渤海。宋時縣名。今山東濱縣。即舊武定府之濱州也。宋都汴京。今河南省會。自渤海至汴京。必渡河而北。故云然。游於

京師。負千鎰之寶。金二十兩曰鎰。值二萬金。言珍寶也。○此喻蒙挾高才求售。以下同。欲求良工大賈音古。居商也。而售之。乃幸

顧於陋巷。貧人之居。因得竊讀足下之文。窺足下之志。文甚高。志甚大。語古則浩博而

淵深也。微論今則明切而精至。其文能發揮古今。非不甚佳。誠不能不口誇而心服。譬如夔音夔。賢也。人之子。

終日環繞愛玩。跟上千鎰之寶。而不可釋也。咨嗟傳布。歎息不能得。乃傳同人共視之。訖終無一錢敢問其直也。價也。之高

下。知無力能購。故并便不敢問也。亦終於無益而已矣。○以上言已於蒙能慕而不能效。○譬語亦莊亦諧。筆姿絕妙。今者足下忽以親無

以養。兄無以葬。弟妹嫂姪家屬無以恤。賑貧之曰恤。策鞭馬裁書。寫信也。千里渡河。指某以為

歸指趨也。且曰以鬻賣也。一下婢婢女之資財也。五十萬五十萬。即五百千文也。以現世銀幣論。約合三百數十圓。異與也。

之。足以周濟事。○點出劉生借貸事。何足下見期待之厚。指某為歸。是期待之厚。而不相知之深也。不知某不敢

之行。是不相知之深。光得不駭驚。且疑疑惑乎。○先駭其貿然之誤。開出下文。方今豪傑之士。內則充滿朝廷。外則

布散也。郡縣力有餘謂財力有餘。而人可仰人可仰給於彼者。為不少矣。足下莫之取。乃獨左顧向左而顧。取

也。而抵至於不肖。豈非見期待之厚哉。○先解釋期待之厚語。光雖竊託迹寄託蹤跡也。於侍從之臣。公嘗

為學士知制誥。即文學侍從之臣也。月俸每月之俸金也。不及數萬。饜桂炊玉。○饜如桂。食如玉。言薪米之貴也。饜炊。俗言燒煮。朔晦不相續。謂月俸

支給。而後者未至。前者早罄。故不能相接續也。居京師已十年。囊儲舊物皆竭。囊中所藏之舊物皆盡。謂變賣易錢以濟用也。安所取五十萬。

以佐助也。從者謂僕從。亦之蔬糲。菜蔬之羹。糲。糲之飯也。乎。夫君子雖樂音施予同。亦必已有餘。然

後能及人。推己及人。非舍己從人。就其有餘亦當先親而後疎。先舊而後新。即孟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之意。光

得待足下裁周歲。同才。猶言甫及也。言相見後不過一年。俸亦謙詞也。得見不過四五。而遽以五十萬奉之。其餘

親戚故舊不可勝平聲盡數。將何以待之乎。○駁詰得是。此儒家一本之旨。所以與墨家兼愛不同也。光家居食不敢

常有肉。食之儉。衣不敢純全。衣帛。衣之儉。○溫公儉德最著。此等語絕非矯飾。故為可貴。若世人自奉極奢。而拒絕朋友通財之義。則不能以此藉口。何敢以

五十萬市一婢乎。而足下忽以此責之。豈非不相知之深哉。○再解釋不光視地而後

敢行。頓也。放足而後敢立。言謹敕足下一旦待之爲陳孟公杜季良之徒。光能無駭乎。

○再次釋駭足下服儒服。談孔子顏淵之道。噉也。警菽。豆之總名飲水足以盡歡於親。禮記云噉菽飲水盡其歡

斯之謂孝。孔子之言也。簞。竹器。食。瓢。盛水器。飲。足以致樂。音落於身。論語云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此顏淵之行也。而遑

遑。急貌焉。以貧乏有求於人。光能無疑乎。○再次釋疑○以上駁詰劉蒙四段。皆就平日周慎謙儉上發表。足下又責以韓退

之。名愈。見第二册第五題注所爲若光者。何人敢望退之哉。又以謙詞一駁。此亦實情。疑濫公於退之。即禮記所謂疑不於倫也。退之能爲文。

其文爲天下貴。凡當時王公大人。廟碑。立於神廟者墓碣。藏於墓中者靡不請焉。故受其厚謝。俗即

所謂謂筆也隨復。去聲散之於親舊。親戚故舊。跟上文親疏新舊來此其所以能行義也。言退之多潤筆金。故能行義。已則除月俸外。無他財也。

若光者。何人敢望退之哉。○復筆文氣提振光自結髮。猶云束髮。禮記。童子束髮以來。雖能行無所。言才能行爲無足述也

然實不敢錙銖妄取於人。此衆人所知也。取之也。廉潔亦少意則施之人也。靳也。音亦其

理宜也。取廉則財不足。財不足則不能不吝嗇而用之若既求其取之廉。又責其施之厚。是二行。去聲者。誠難得而

兼矣。○以上又從原書引退之說上解釋。駁得情理並足足下又欲使光取之他人。其尤不可之大也。此非直道之事。尤君子之所惡

微生高乞醯於鄰人。以應求者。孔子以為不直。論語。孔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注云。醯。醋也。人來乞時。其家無有。

故乞諸鄰家以與之。故夫子譏其曲意。徇物。掠美市恩。不得為直也。况已不能斯而斂也。之於人以為己惠。豈不害於恕乎。

推己及人為恕。今隱己之短。而掠人之美。是與恕相反也。故云害於恕。○以上又痛駁其取之他人之要求。大謬。足下之命。既不克承。受也。謂未能以五十萬應其求也。又費

辭以釋之。多費語言也。釋。解說也。其為罪尤深。○補謝一句。足下所稱韓退之。○即就所稱韓退之文作謝絕語。筆

亦云文章不足以發足下之事業。錢財不足以賄也。左右之匱也。急。○此二語韓文上下句易。○五句純引韓公答

載而往垂橐而歸。捆。收拾也。橐。囊也。管子小正篇。諸侯之使。垂橐而入。捆載而歸。今反言之。足下亮諒之而已。○五句純引韓公答

然而止。簡老之至。○以上借韓語作結。語氣確合。妙絕。

第九 報孫會宗書

楊 惲
字子幼。漢宣帝時為中郎將。楊敞子也。頗廉潔自持。以誅霍氏功。封平通侯。後與太僕戴長樂有隙。長樂告其誹謗無人臣禮。宣帝詔免惲為庶人。後失職家居。

治產業。起田宅。孫會宗作書戒之。惲答以書。即此篇也。後卒。為驪馬狼佐成告發。廷尉當惲大逆無道。要斬。妻子徙酒泉郡。

惲材朽行穢。言材質腐朽。而行事穢賤也。文質無所底也。幸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衛。謂父敞為丞相。已得蔭任子。為侍騎。

也。遭遇時變。以獲爵位。即指告霍氏謀反事。終非其任。卒與禍會。指與戴長樂互評得罪事。足下哀其愚蒙。賜

書教督。以所不及。殷勤甚厚。先謝賜書。然竊恨足下不深。惟其終始。而猥也。曲隨俗之毀

譽也。揮之好辨於此見之。言鄙陋之愚心。若逆指而文過。謂逆會宗之旨而文飾已過。默而息乎。恐違孔氏各言

爾志之義。故敢略陳其愚。唯君子察焉。入報書意。○以上報書緣起。語意已含不平。惲家方隆盛時。乘朱輪

者十人。朱輪者。以丹漆塗車轂。漢制。二千石以上得乘朱輪。十人者。言家族貴盛者之多也。位在列卿。爵為通侯。總領從官。與聞政事。

曾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與羣僚同心并力。陪輔朝廷之遺忘。

也。缺失已負竊位。論語曰。臧文仲其竊位者歟。素餐。詩云。不素餐兮。之責久矣。○作一頓宕。雖多謙詞。然實憤懣。懷祿貪勢。不能自

退。遭遇變故。橫被口語。即指戴長樂所告許者。長樂恃宣帝舊人。頗狂言。人或告長樂不宜如此。長樂疑即憚所為。乃亦告憚罪。謂高昌侯轡入北掖門。憚語富平侯張延壽曰。前聞有轡車抵殿門

。門闕折馬死。而昭帝崩。今復如此。天時非人力也。凡類此者。皆瑣屑諛語。指為悖逆絕理。身幽北闕。妻子滿獄。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

足以塞責。豈意得全首領。復奉先人之邱墓乎。此非幸語。正自恨語。故易得罪。○以上敘得罪始末。牢騷之至。伏惟聖主

之恩。不可勝量。君子遊道。樂以忘憂。賓小人全軀。說以忘罪。上竊自思念。過已

大矣。行已虧矣。長為農夫。以沒世矣。○連用三矣字。情詞慷慨不平。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園治

產以給公上。

謂給君上之賦稅。此句純針對免為庶人發揮。

不意當復去。用此為譏議也。

謂不意會宗亦以此為譏謗之議。○憚意中恃才聘辯。有不可一

世之概。遇物即發。不能自秘。筆鋒銳利。即得禍之根由也。此句一束。○以上憤會宗不明己意。

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

○此開筆實轉筆。胸注全神。將以發抒會意。

故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既。

終。沒也。既。盡也。臣子送君父之喪。不過三年。其哀亦有時而盡。○引此起下文。

臣之得罪已

三年矣。

○緊接上句。我已得罪三年。惶懼之懷。亦可以少殺也。

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羔斗酒自勞。

去聲。家本秦

也能為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拊缶。

缶。瓦器也。秦人擊之以節

歌而呼。鳥鳴快耳者。真秦之聲也。

其詩曰。蓋憚所自作也。

田彼南山。燕穢不治。意喻朝廷荒亂也。種

一。頃豆落而為箕。

音箕。豆莖也。喻賢人放棄。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

須。待也。言國既無道。但當行樂。欲待富貴職位。復何時可得耶。○純是含

護帶諄。憚之得禍在此。然文字俊利可喜。

是日也。拂衣而喜。奮袂低昂。頓足起舞。誠荒淫無度。不知其不

可也。○滿紙不可人意。然文章跌宕甚矣。○以上敘家居行樂。

憚幸有餘祿。方糴賤販貴。

指當時治販生產言。賤則糴之。貴則販之。商賈所為也。

逐什一

之利。此賈豎之事。汗辱之處。

漢世賤商。士大夫不屑與之齒。故憚云云。

憚親行之。下流之人。眾毀所歸。不寒

而粟。疎然毛縮也。

雖雅知憚者。猶隨風而靡。尚何稱譽之有。

○明明譏刺會宗。

董生不云乎。明明求

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董傳詩天人三

策中語。本傳作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今憚變易其文耳。

故道不同。不相為謀。論語

今子尙安得

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

○辨則辨矣。然純屬怨望。語○以上述已之無志。

夫西河魏土。

即指會宗所居。

文侯所興。有段

干木田子方之遺風。

魏文侯。戰國初之賢君。師卜子夏。田子方。聘段干木。不至。孟子曰。段干木踰垣而避。將何以加之。文侯曰。子方。仁人也。仁人。國之寶也。漂然。高遠貌。皆有節概。知去就之分。去聲。舉西河賢人。謂會宗本生禮義之鄉。頃者足下

離舊土。臨安定。

漢時西邊郡名。今甘肅固原縣治。漢初本荒地。武帝元鼎三年。置郡。

安定山谷之間。

有沂山烏水在其境。

昆戎。

指羌種。

舊壤。

子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哉。

於今乃睹子之志矣。

言會宗志識。忽然卑陋。殆為光中惡習所染。語氣已近變罵。○以上晉會宗無識。

方

當盛漢之隆。願勉旃。

之。結語憤絕。○憚為太史公外孫。此書宛然答任安書風致。難怨激更甚。卒罹慘禍。於此見專制朝文字獄之黑暗。而危有言孫之操。不可不慎於亂世也。

第十

答蘇武書

蘇武。漢杜陵人。武帝天漢初。以中郎將使匈奴。被留。鬻雪與旃毛并咽。仗節牧羝。居十九年。得還。拜典屬國。宣帝立賜關內侯。圖形麒麟閣。

李

陵

漢李廣孫。善騎射。武帝時。為騎都尉。使擊匈奴。將步騎五千。與匈奴相遇于浚稽山。殺匈奴數千人。單于欲引去。會陵軍候管敢亡匈奴。具言陵無後援。可取

狀。單于乃四面圍之。陵遂降。事聞。上怒族之。後蘇武歸國。常與通書。欲勸之歸漢。此即其答書也。

子卿

蘇武字。

足下。勤宣令德。策名

立名也。

清時。榮問

同聞也。即

休暢。

休暢通。

幸甚。幸甚。遠託

異國。昔人所悲。望風懷想。能不依依。不忍舍也。○以上先作寒暄及記憶語。昔者不遺也。遠辱還答。前陵與武書。

武有還答。慰誨勲勳。有踰骨肉也。弟兄陵雖不敏。能不愧然。○次謝還答書中之意。自從初降。以至今日。

身之窮困。獨坐愁苦。終日無覩。但見異類。韋鞬。音勾。臂衣。毛。毛。聲。吹去。幙。以禦風雨。謂以韋皮作臂衣。氈毛

作帳幕也。羶肉酪漿。以充饑渴。謂飲食與中土異。但牛羊羶臭之肉。及乳酪之漿。以為充飢解渴之具也。舉目言笑。誰與為歡。胡地

玄冰。冰厚而色玄。邊土慘裂。寒之甚。則土裂也。但聞悲風蕭條之聲。涼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

側耳遠聽。胡笳。樂器笛類。胡人捲蘆葉吹之。故名。互動。牧馬悲鳴。吟嘯成羣。邊聲四起。指笳曲馬鳴之屬。晨坐聽

之不覺。淚下嗟乎。子卿陵獨何心。能不悲哉。○次寫自初降以至當日之慘狀。與子別後。陵降。武尙在胡中。武歸時曾與之作

也。益復無聊。上念老母。臨年被戮。妻子無辜。並為鯨鯢。此指陵降後。武帝夷陵族。毋妻並戮。臨年。臨老之年也。鯨。海獸名。外形

似魚。其雌者為鯢。左傳云。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身負國恩。為世所悲。子歸受榮。我留受辱。命也如何。○一頓身

出禮義之鄉。而入無知之俗。違棄君親之恩。長為蠻夷之域。傷已。○更作一頓挫。令先君

之嗣。更成戎狄之族。又自悲矣。○又一頓挫。三折中無限冤苦。功大罪小。不蒙明察。孤負陵心。區區

之意。功。謂戰功。罪。指降虜。不蒙明察。謂誅及全家。區區之意。即下文所云陵不死有所為。欲報恩於國主是也。每一念至。忽然忘生。陵不難刺心。以

自明。刎頸以見志。謂不難自殺以表昔日之降，並非畏死。顧國家於我已矣。顧，念也。念全家被誅，國家與我恩義已絕。殺身無益。適

足增羞。故每攘奮臂忍辱。輒復苟活。此明不自引決之故。左右之人見陵如此。以為不入耳之

歡。謂富貴等事。來相勸勉。異方之樂。祇令人悲增切怛。憂悲也。耳。以上寫忽忽失心之狀。非人所解勸。一波三折。嗟乎子

卿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前書倉卒。音猝。未盡所懷。故復去聲略而言之。特提出知心二字。為欲寫心迹之發端。下文

乃重述戰敗降胡之事。昔先帝指武帝也。作書已在昭帝時。故云先帝。授陵步卒五千。出征絕域。五將失道。謂當時軍將有五。與陵相期不至。故

稱失道。猶言迷路也。陵獨遇戰。而裹萬里之糧。帥同率徒步之師。出天漢。當時人稱漢曰天漢。蓋以漢配天之意。此言出征於漢家境域之外。見

其遠之外。入強胡之域。以五千之眾對十萬之軍。策疲乏之兵。當新羈馬絡頭也。之馬。

○此段極力寫赴敵之難。是為後文戰敗作張本。然猶斬將搴音牽。拔取也。旗。追奔逐北。師敗曰北。滅跡掃塵。謂殺敵之易。如滅行跡。掃塵埃。

斬其梟帥。勇將也。使三軍之士視死如歸。陵也不才。希猶言不當大任意。謂此時功難

堪矣。堪。勝也。言此時功大不可勝比。以上敘戰勝之功。作一大曲筆。匈奴既敗。舉國興師。更練精兵。強踰十萬。單于匈奴王。

臨陣。親自合圍。客主之形。陵為客。匈奴為主。既不相如。步馬之勢。陵步卒。匈奴馬騎。又甚懸絕。疲兵再

戰。一以當千。然猶○再加一然猶。處處用緊筆。扶乘創痛。決命爭首。以少敵衆。見傷者多。然士卒用命。皆扶其創。乘其痛。爭為先首而戰也。死傷

積音慙。野餘不滿百而皆扶病不任干戈。○戰事作兩層寫。皆先敘極危險之境。轉逼竭。力支撐之狀。用筆亦如孤軍深入。十盪十決。然陵振臂

一呼。創病皆起。舉刃指虜。胡馬奔走。兵盡矢窮。人無尺鐵。猶復徒首奮呼。爭爲先

登。○寫得勇氣凜凜。當此時也。天地爲陵震怒。戰士爲陵飲血。○出力設色。單于謂陵不可復得。便

欲引還而賊臣教之。遂使復戰。○即指軍候當敢教。單于進攻事。故陵不免耳。○只一句說到敗降。極蘊藉。○以上敘敗亡之由。寫得精誠耿耿。仍以

是萬不得已。合下兩段。極力鋪敘。即功大罪小之註脚。昔高皇帝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當此之時。猛將如雲。謀臣

如雨。然猶七日不食。僅乃得免。○平城。今山西大同縣東。舊大同府之附郭縣也。高祖日將擊匈奴。至平城。爲匈奴所圍。七日不得食。且陳平秘計。使使至單于闐氏。圍乃得解。

○引高帝事。正是自寫處。與前寫危險境。同一用意。況當陵者。豈易去聲爲力哉。而執事者云云。○指漢廷執事之人。不斥言武帝也。云云。謂言也。言皆責

而降。苟怨陵以不死。然陵不死罪也。○頓挫。子卿視陵。豈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

哉。寧有背君親。捐妻子。而反爲利者乎。○語有頓角。其聲如慷慨悲歌。曲中變徵。然陵不死有所爲也。○說到正意。

何等曲折。故欲如前書之言。報恩於國主耳。○陵前此與武音云。若將不死。功成事立。則將上報國恩。下顯祖考。○申前書倉猝兩句。誠以虛死

不如立節。滅名不如報德也。○鎖句。昔范蠡不殉會稽之恥。○范蠡事越王句踐。越敗。困於會稽。後七年。用范蠡計。遂破吳。是

不殉恥而能復讎也。曹沫不死三敗之辱。○曹沫。魯將。與齊三戰而敗。失其境土。後魯與齊盟。曹沫以上首劫桓公於壇上曰。反所侵地。桓公許之。是報魯國之羞也。卒復句

踐之讎報魯國之羞區區之心竊慕此耳。言兩人究有後効，並非欺人之言。何圖志未立而怨已成。計

未從而骨肉受刑。此陵所以仰天椎心而泣血也。區二句意，即歸結功大罪小。足下又

云漢與功臣不薄。子爲漢臣安得不云爾乎。武方在漢廷爲臣，自當云爾。其實薄也。○跌一句妙。苦蕭樊囚繫，蕭何爲民請上

林苑·高祖怒。下廷尉·械繫之。此蕭何被囚事也。樊噲爲呂后妹夫·高祖病·或譏噲黨呂氏·欲盡誅戚氏及趙王如意之屬·高祖大怒·乃使陳平絳侯侯代將·執噲詣長安·此樊噲被繫事也。韓彭蒯醜·陳豨反

在長安·或告信將應·事覺·呂氏使武士縛信·斬於長樂鐘室·此韓信被殺事也。彭越反·高祖錯受戮·事見第

祖赦之·遷處蜀道·呂氏白上曰·徒蜀自遺患·不如誅之·遂夷三族·蒯醜·謂斬割成肉醬也。鼂錯受戮·一册·

第三十 周魏見辜。周勃免相就國·人或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捕治之·魏其侯寶嬰·坐灌夫罵丞相田蚡·不敬·論棄市·其餘佐命立功之士·賈誼

第一册第 三十一·亞夫·梁孝王與亞夫有隙·孝王每朝·常言其短·後謝病免相·以事下獄·嘔血而死·之徒皆信命世之才。抱將相之具而受

小人之讒。並受禍敗之辱。卒使懷才受謗。能不得展彼二子之選舉。二子·謂范蠡曹沫也·言才能者被囚

戮·不如二子之能雪恥報功也。誰不爲之痛心哉。○論薄字 第一層·陵先將軍。即李廣·功略蓋天地。義勇冠三軍。

徒失貴臣。謂衛青也·之意。剄身絕域之表。武帝使廣爲前將軍·從衛青擊匈奴·青自部精兵·而令廣出東道·迷惑失道·逾會師期·青使按問之·廣遂引刀自剄·此

功臣義士。所以負戟而長歎者也。何謂不薄哉。○明點薄字·是第二層·且足下昔以單車之使。適萬乘之虜。遭時不遇。至於伏劍不顧。流離辛苦。幾平死朔北之野。武奉使入匈奴·衛律欲武降·武謂屈

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衛律驚。自丁年。丁壯之年也。奉使。皓首而歸。武留匈奴十九歲。始以強壯出。及反。鬚髮盡白。

抱持武。武氣絕。半日復蘇。乃徙武北海無人處。老母終堂。生妻去帷。謂母死。妻嫁也。此天下所希聞。古今所未有也。折。一蠻蠻。南。一獠。北。之人。

尚猶嘉子之節。况為天下之主乎。折。二陵謂足下當享茅土。古者封諸侯。兼以黃土。且以白茅茅取其潔。黃土取王者覆四方。

之薦。受千乘之賞。謂封列侯。聞子之歸。賜不過二百萬。位不過典屬國。武自匈奴還。賜錢二百萬。即二千貫也。拜為

典屬國。秩中二千石。無尺土之封。加子之勤。而妨功害能之臣。盡為萬戶侯。親戚貪佞之類。悉

為廊廟宰。指田蚡等輩。子尚如此。陵復何望哉。且漢厚誅陵以不死。薄賞子以守節。欲使

遠聽之臣。望風馳命。謂歸于漢。此實難矣。所以每顧而不悔者也。論薄字第三層。借武事說到自己。陵雖孤

也。恩。漢亦負德。力屈而降。則孤恩。漢誅陵家亦負德。○兩句勁煞。鎖上開下。昔人有言。雖忠不烈。視死如歸。忠於君者。雖不必激烈。亦

不至愛死。陵引昔人之言。以伸己意。陵誠能安。而主豈復能眷眷乎。○申上意。言陵雖安於死。漢豈能復念我。眷眷。念也。男兒生以不

成名。死則葬蠻夷中。甘死匈奴中。誰復能屈身稽顙。還向北闕。天子之居。立臺於門外。中央闕而為道。名曰闕。史記高帝紀作東闕北闕。

使刀筆之吏。謂獄官。弄其文墨耶。○放筆直書。聲情激楚。願足下勿復望陵。○一句決絕。嗟乎子卿。夫復

何言。相去萬里。人絕路殊。生為別世之人。死為異域之鬼。長與足下生死辭矣。以

上以謝絕躡漢作結。未數語傷心悲絕。不忍卒讀。幸謝故人。勉事聖君。指漢光上。官傑等。足下胤子無恙。武在匈奴。曾娶胡婦。生子。

拜為郎。時尚在匈奴。故陵告以無恙。勿以為念。努力自愛。時因北風復去聲。惠德音。望武再賜書也。以上尾聲。李陵頓首。

第十一 送區册序

區册。人名。姓。

韓愈 見第二册 第五

陽山。唐時縣名。今廣東陽山縣。天下之窮處。窮荒之地。於天下為最。也。起首總提一句。陸有丘陵之險。縣境多山。不甚高峻。而交通多阻。土高曰丘。

大阜。虎豹之虞。憂患也。水有江流悍急。縣境有匯水。匯水。匯水一名陽溪。有龍宮灘三峽諸險。水勢湍急。橫波之石。有名三峽者。在縣東南七十

里。與英德縣接界。春水漲時。舟人待之經旬。不能上下。廉也。利也。侔也。劍戟。兵器。兩面有鋒而銳曰劍。有枝之刀曰戟。舟上下。括上水下。水而言。失勢。

破碎淪溺者。往往有之。或舟觸石破碎。或舟覆而淪溺。言常常見之也。以上敘陽山地形之險惡。懸郭無居民。郭。城郭也。縣地近郭之處。本應人烟稠密。今反

無居民。極窮其荒僻之狀也。官無丞尉。二官名。俱縣令之佐治官。秦漢以來有之。惟古者尉典兵。近世稱典史曰少尉。夾江荒茅。江之兩岸也。草名。多生水邊。篔簹。竹叢也。

竹之間。小吏。官府理文書者。今稱書辦曰吏是也。十餘家。皆鳥言夷面。蠻人言語侏儻。如鳥鳴聲也。夷面。謂面目獠怪。與中原人物不同。始至。言語

不通。一本作言說。不相通。畫地為字。無紙筆文牘。故惟有畫地成字以告之。然後可告。以出租賦。田賦曰租。凡稅皆可曰租。田租之斂入曰賦。古者兼徵兵而

言·故謂·奉期約·有期會約法之事·是以賓客遊從之士無所為·去聲·而至·賓客游從之士·求見官長·必有所為·或為名

·或為利·陽山荒僻窮苦若此·則必不能如所願·可知·故士亦必不至也·以上言陽山無賓客·愈待罪於斯且半年矣·貞元二十年·公貶謫為陽山令·故云待罪·有區生

者·誓言相好·猶言盟誓也·謂如有盟誓相約·共為好也·蓋區生慕公之名而從之·故公待之以親切之語·自南海·今廣東南海縣·舊廣州府附郭縣也·區生蓋南海人·擊·音拿·率也·本

擊·舟而來·升自賓階·東階也·古者賓自上東階·儀觀·容儀觀瞻也·一本作儀冠·甚偉也·坐與之語·文義卓然·特立之貌·又

高倚也·莊周·周人·著書曰莊子·云·逃空虛者·空虛寂靜之地·聞人足音·蹶音耶·足蹶音耶·蹶然·蹶音耶·足蹶音耶·而喜矣·二句見莊子·徐無鬼篇·况

如斯人者·豈易得哉·入吾室·聞詩書·儒書·仁義·儒教·之說·欣然喜·若有志於其間也·

此言其有志於學問·與之翳·凡隱蔽之皆曰翳·嘉林坐石·水邊石也·磯·水邊石也·投竿·釣竿也·而漁·捕魚也·陶然·樂貌·以樂·音洛·遺

外·謂遺棄聲色貨利之紛擾·而自處於物外也·而不厭乎貧賤也·區生雖貧賤·而能知自樂其樂·以上

之初吉日也·詩云·二月初吉·歸拜其親·蓋因新年將別公而歸·拜其父母也·酒壺·別時祖餞·酌酒贈行也·酌·既傾·倒出也·序以識·去聲·同志·別·

○以上結出贈序意·

第十二 陳情表

○文為奏疏之一體·表者·明也·義與章同·漢初始具此體·自東漢而後·與奏同為言事之作·唐宋以下·則通行賀表謝表外·惟進書用之·

李

密字令伯·三國末·蜀之健為武陽人·父早亡·母更適人·鞠於祖母·蜀亡·密晉武帝徵為太子洗馬·詔書屢下·促其就職·密遂上此表·武帝覽之曰·密

不空有此名·下詔褒嘉·聽其終養·

臣密言。臣以險釁。

艱難禍患也。

夙遭閔凶。

夙·早也。閔·憂也。指早孤事。○二句作總冒。

生孩。

嬰孩也。

六月。慈父見背。

謂

復面。行年四歲。舅奪母志。

舅·嫁其母。不令守節。

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親撫養。

臣少多疾病。九歲

不行。零丁。

或作伶。

孤苦。至於成立。

○以上敘幼時事·即下文所謂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也。

既無伯叔。終鮮。

上兄弟。門衰祚

薄。

謂門戶衰微。福祚淺薄也。

晚有兒息。

兒息得之甚晚。

外無替功強近之親。

替·周年服。如伯叔兄弟。大功九月。小功五月。如堂伯叔兄弟類也。強近·強為

親近也。如祖免以下同族者。強·讀上聲。

內無應門五尺之童。

謂僮僕也。五尺·幼小無知也。

煢煢。

孤獨貌。

子立。

單形影相弔。

影自相弔問也。

而劉母。

祖早嬰。

加疾。

俗作病常在牀蓐。

禡臣侍湯藥。

以上敘年長後與祖母相依無事。下文所謂祖母無臣。

未曾廢離。

○以上敘年長後與祖母相依無事。下文所謂祖母無臣。無

以終餘年也。

逮奉聖朝。

指晉朝言。諛頌之辭也。

沐浴清化。

猶沐浴於清平教化之中也。

前太守臣逵。

察臣孝廉。

以密為孝廉薦於朝。

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

去聲。奉

無主。

第一次陳辭不赴命。

情在前。

詔書特下。

拜臣郎

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

尋·俄頃之間也。拜官曰除。洗馬·太子屬官。

猥

音委。白

以微賤。

當侍東宮。

即太子宮。

非臣

隕

落也。首所能上報。

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

第二次陳

詔書切峻。

急切而

責臣逋慢。

逋·延緩。慢

倨也。

郡縣逼迫。催臣上道。也。赴都。州司臨門。急於星火。○連用察臣舉臣拜臣除臣。貴臣繼臣。文法錯落有致。是最後陳情語氣。臣欲奉

詔奔馳。則劉病日篤。不能廢。離。苟順私情。則告訴不許。因州縣之官。不肯順私情。臣之進退。實為狼狽。

此喻進退兩不得也。狼前二足長。後二足短。狼前二足短。後二足長。狼無狼不立。狼無狼不行之。使之相難。則進退不得。○以上寫出進退兩難之狀。以示不得不為最後具表陳情之意。

伏維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卹。言當時年老之人。俱得朝廷矜憐撫卹。況臣孤苦特為尤甚。○一頓。此句管書作危瀕之極。且臣

少事偽朝。謂蜀漢也。對晉而稱。歷職郎署。官至尚書郎。本圖宦達。不矜名節。言我本謀為官職。並非隱逸者流。以名節自矜也。今臣亡

國賤俘。音孚。軍所虜獲曰俘。至微至陋。猥蒙拔擢。寵命優渥。二字晉書作殊私。豈敢盤桓。不進也。有所希冀。

謂希冀自矜名節也。密本蜀臣。而固辭晉命。恐迹近嫌疑。以為將以名節自矜。故反覆辨白。言已非不欲就職。實由下文云云耳。

病垂危。如日暮景象也。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人命本危險淺薄。況劉之本垂暮耶。言朝不能計及夕也。○以上言並非不願就職。特有此不得已之故。臣

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為命。是以

有私情。區區不敢廢棄。晉書作遠。陳情之正文。至此已畢。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鳥鳥反哺其母。言我有

此烏鳥私情。乞畢祖母之養也。○以上更於無可陳情處。作懇切慰藉之詞。寥寥數語。委婉動人。純從心坎中流出。○連用況且臣今臣是臣。文氣婉轉相生。

臣之辛苦。非徒蜀之人士。

及二州謂梁益牧伯謂遠之所明知。皇天后土矢之天實所共鑒晉書作願陛下矜愍悲憐

也。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僥倖得諸意外卒保餘年。臣生當隕首晉書作死當結草左傳云

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子穎曰。吾死。嫁之。及困。又曰。殺以殉。穎乃從初言。嫁之。後與秦將魏武

犬馬怖懼之情。謹拜表以聞。○以表白及圖報意臣不勝音

第十三 論時政疏

魏 徵 字元成。唐下曲陽人。太宗時。拜諫議大夫。徵貌不揚而有膽氣。犯顏收諫。後以秘書監參預朝政。及卒。太宗歎曰。以銅為鑑。可正衣冠。以古為鑑。可知興替。以人為鑑。可知得失。徵沒。朕失一鑑矣。封鄭國公。謚文正。

沒。可知興替。以人為鑑。可知得失。徵沒。朕失一鑑矣。封鄭國公。謚文正。

臣聞求木之長上聲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四句是賓。引思○伏思

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此句是一篇主意。源不深而望流之遠。根不固而求木之長。德不厚

而思○又伏一思字。國之理舊唐書臣雖下愚。知其不可。而況於明哲乎。○跌宕有致。人君當神器

指帝位而言。之重。居域中之大。老子云。域中有四大。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將崇極天之峻。詩云。崧高維嶽。峻極於天。永保無疆

詩云·萬壽無疆·之休不念居安思危○又伏一思字戒奢○舊唐書作貪以儉○奢儉字特提德不處其厚○應上德厚情

不勝其欲○即不能戒奢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長者也○反繳足上文·即應起四句·作一鎖·以上引喻木本水源·提起君

位國事之重·一○君凡昔元首○承天景也命莫不殷憂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有善始○善

者實繁能克終○着者蓋寡○上疏本意·在此始終字着眼豈其取之易而守之難乎○承上一頓挫·詩云·靡不有初·鮮

克有終·蓋事之始必艱難·則人易注意·其終必意驕神倦·則人易疏忽·目論之·似乎取易守難·而實非也·昔取之而有餘今守之而不足何也○承上起下夫

在殷憂必竭誠以待下○所謂殷憂而道著既得志則縱情以傲物○所謂功成而德衰竭誠則

胡越為一體○胡地極北·越地極南·言疏遠之人也傲物則骨肉為行路○骨肉至親·傲物則骨肉嗟怨·視同行路·孟子所謂親戚畔之

也○此言竭誠與縱情之效果雖董督之以嚴刑震之以威怒○謂以嚴刑威怒制人終苟免而不懷仁○謂苟免於刑

謂民免而無恥也·貌恭而不心服○畏威而不懷德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載舟覆舟所宜深慎○論語所

朽索其可忽乎○荀子·民猶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韓非子·奔車之上無仲尼·書云·子臨兆民·懷乎若朽索之馭六馬·以上就居安思危句反覆開喻·逼出十思人君者誠

能見可欲則思知足以自戒○知足自戒將有作則思知止以安人○知止安人念高

危則思謙沖○謙沖以自牧○養也·謙沖自牧·三德懼滿溢則思江海下百川○江海雖大·下於百川·故能容納也·江海下百川·四德

樂盤遊也。敗獵。則思五思。三驅易云。王用三驅。三驅爲度。五德。以爲度憂懈怠則思六思。慎始而敬終慎始敬終。六

德。慮壅蔽則思七思。虛心以納下虛心納下。七德。。惡讒邪則思八思。正身以黜惡正身黜惡。八德。。恩所

加則思九思。無因喜以謬賞罰所及則思十思。無因怒而濫刑無謬賞濫刑。九德。。總此十思宏也。

茲九德總束兩語。以上十思正文。。簡能而任之說用人。。擇善而從之說聽言。。則智者盡其謀。勇者竭其

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十思之後。得此四種效果。。文武爭馳。君臣無事。可以盡豫遊之樂音落。

可以養松喬之壽赤松子。古之僊人。阮嗣宗詩云。仙人王子喬。難可與等期。蓋皆久視長生者。魏鄭公引之。以欲動太宗。蓋帝王無不羨長生。故豫遊之樂。下必繼以松喬之壽也。。鳴琴垂

拱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尚書武成云。垂拱而天下治。言垂衣拱手。不勞而天下平也。。不言而化。何必勞神苦思歸結思字。全篇俱振。。代下司職。

言代臣下百官之職事也。。役僕役也。勞也。陶淵明。聰明之耳目。虧無爲虧。缺也。損也。論語云。無爲而治者。其舜也歟。。之大道哉以

上言十思之大效作結。

第十四

出師表

建興三年。亮率衆南征。其秋悉平。乃治戎講武。以俟大舉。五年。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乃上此表。

諸葛亮

字孔明。漢末瑯琊陽都人也。躬耕隴畝。自比管樂。蜀先主三顧草廬。公以三分之業爲言。先主大喜。嘗謂子得孔明。如魚之得水。赤壁之戰。既定荊

臣亮言先帝

蜀先主名備漢中山靖王之後也靈帝時從州郡討黃巾賊有功除安善尉旋依公孫瓚又從陶謙為呂布所窘曹操擒布乃從之許時人以備為漢室宗裔稱之曰皇叔曾受董承等所傳獻帝衣

帶詔欲誅操事洩奔下邳尋依袁紹為紹使於劉表表卒曹操兵至遂奔孫吳有赤壁之戰與孫權合破曹軍尋入蜀破劉璋取成都時關羽留鎮荊州為吳所襲敗死先主怒欲報之連營七百里以攻吳為陸遜所敗先主退居白帝城章武三年崩於永安宮遺命以丞相亮輔後主禪 創業未半僅得蜀敗於秭歸遂 而中道崩殂天子死曰崩又曰殂落 今天下

三分魏蜀吳三分天下故稱三國 益州後漢時蜀地置益州即今四川省 疲弊疲勞也壞也 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以上起冒時語必稱先

帝忠誠溢於言表然侍衛之臣猶言近侍禁衛指武職言亦曰宿衛 不懈怠惰也 於內謂宮禁 忠志有盡忠之志願 之士忘身

不顧身也於外謂疆場 者已伏宮 蓋追先帝之殊遇特別之待遇 欲報也報答 之於陛下天子之階曰陛稱天子曰陛下 故

也誠宜開張聖聽稱天子曰聖聽聽言言宜開張言路也 以光光大之也 先帝遺德恢弘俱張大意不束縛也 志士之氣不

宜妄自菲亦薄也 薄即孟子自暴自棄意 引喻失義言所稱引譬喻不合義理 以塞音失不通也 忠諫之路也以上言臣下願忠引

起規勉 宮中指天子宮廷 府中指將軍幕府 俱為一體一律待遇不私厚於宮中 陟罰一作黜陟即升降官階也 臧否善惡分判也否音補美切 不

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作姦邪事犯科條法律 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職掌刑賞之專官 論其刑賞姦惡宜刑忠

善宜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也治也 不宜偏私使內中宮中 外中府中 異法也以上總提對於宮府用刑賞 侍中侍

郎二官名·俱天子親近之臣·郭攸之南陽人·以器業知名於時·為侍中·費禕音衣·字文偉·江夏·董允字休昭·南郡枝江·等此皆

良實志慮忠純良善誠實·忠是以先帝簡拔選也·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

無大小悉以咨問詢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裨益補闕漏言後主有闕失漏略之處·彼必能補益有所廣益嘗

將軍向寵向明之兄子·後主建興初·封都亭侯·為中郎督·典宿衛兵性行去聲淑均善也·均如一也曉暢明

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先主時·寵為牙門將·種歸之敗·寵營特完·故先帝稱之是以眾議舉寵為督

愚以為營軍壘曰營·舊制五百人為一營中之事悉以諮問問之必能使行列也·音陣列也·謂軍師行伍之列

親信親信優劣得所優者獎之·劣者黜之·即前文刑賞平明之理·亦跟性行淑均而來·僂親賢臣遠去

小人此先漢即前漢·亦可云漢之初年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專指桓靈所以傾頽

也○兩段特提·結上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時未嘗不嘆息痛恨嘆息而加以痛恨·深感之詞也於桓靈

也東漢二帝俱因信宦寺致亡侍中官名·主侍從·指郭攸之等尚書古官名·秦時主殿中發書·尚·猶主長史長·去聲·丞相府僚也

參軍官名·凡開府都督·皆有參軍事者·謂此悉貞也亮信也死節言能以死守節之臣也願陛

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三人皆公所進·恐出師後未必用·故又另囑·臣本布

衣躬耕於南陽。漢郡名。今河南南陽縣。舊南陽府附郭縣也。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名聞通達也。於諸侯。自述品行甚高潔。

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謙詞也。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公居隆中草廬。先主聞其名。三往聘之。始得見。諮臣以

當世之。事由是感激。感恩激發也。遂許先帝以驅馳。本馳馬之義。引申言為之奔走辦事也。此言出身之始。後值傾覆。建安十三年。

曹操迫備於當陽長坂。傾覆猶言兵敗也。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自昔至今。二十有一年矣。

先主備以建安十三年兵敗。遣亮使吳。求救於孫權。亮以建興五年上表北伐。自傾覆至此。却二十年。然則備始與亮相遇。在軍敗前一年也。○宕一筆。文有頓挫。先帝知臣謹慎。公一生盡此謹慎字。故

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先上於永安宮病篤。召亮。囑以後事。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建大業。又救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伏後遺詔句。受命以來

夙夜憂嘆。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言苟託付無效。則害先主知人之明矣。故五月渡瀘。音盧。水名。出牂牁郡。今四川瀘定縣。

深入不毛。建興元年。南中蠻部並起叛亂。三年春。亮率眾征之。其秋悉平。瀘水多瘴氣。三四月間。渡之必死。不毛。謂不生草木也。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

當獎。勉厲也。率。帶領也。三軍。古者大國三軍。後以三軍為全軍之通稱。北定中原。指魏也。謂向之不即伐魏者。以南方未定。有內顧之憂耳。今舉南征。當與北伐。庶

竭。最下之馬也。凡才最下等者。亦曰駑。捷亦曰鈍。此謙詞也。攘。亦除也。除姦凶。指曹氏。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漢東

舊都在洛陽。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心事誠懇如訴。○以上至於斟酌損益。

斟酌。俱注酒於器之義。引申為量度。事理之稱。損益。言多寡得平均也。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收到攸之禕允處。極有關係。願陛下託

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責攸之。

禕允等咎以彰昭示其慢不敬也。○復承上文。引起下一段總歸結。陛下亦宜自謀。以咨諏咨事為善道。察納

審察而收受之也。雅正也。言深追先帝遺詔○此句貫澈一篇主意。責重後主。應起段開張聖聽數語。臣不勝音升受恩感激。今當

遠離臨表涕零一本作泣。不知所云○以上回應前文作結。

第十五

後出師表

按本傳及武侯集俱不載此表。傳注載此文。云出張儼默記。漢晉春秋引之。

諸葛亮見上。

先帝慮漢賊蜀主漢後。故稱漢。魏篡立。故云賊也。不兩立即不並存也。王業不偏安據蜀一隅。則偏安矣。故託臣以討賊也。

○以討賊為一篇主義。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頓挫一筆。文情便婉轉關生。然不伐賊

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言不伐賊則是坐而待亡。故不如伐之為愈。是故託臣而弗疑也。○上一層託臣。是舉大義言。下

一層託臣。是就大勢言。○以上總冒。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憂慮之深。故寢食不安。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

五月渡瀘。深入不毛。見上。篤。并日而食。謂兩日惟供一日之食。臣非不自惜也。頓一顧王業不可得

偏全於蜀都。○承上不偏安句。故冒危難。去聲。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為非計。當時議者多疑。

·故表文特提。○引起今賊適疲也。勞於西。後主建興五年。亮攻祁山。南安天水安定三郡。皆叛魏應漢。關中大震。又務也。有事于東。是時曹

·下六段未能解之論。陸遜戰于石亭。·休兵大敗。兵法指孫子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以上為不可不出師之前提。以下乃分割其理由。高帝

即漢高祖劉邦。追溯前朝。以尊漢室也。明並日月。謀臣淵深。謂謀之深如淵水也。然涉險被創也。危然後安。今陛下未

及高帝。直言不避。惟武侯方可作是言。後世所罕聞也。謀臣不如良平。張良。陳平。而欲以長計。或作策。取勝。謂持萬全之計。不輕用兵甲也。坐

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此段言不可以坐定取勝。劉繇。字正禮。後漢末。袁術擾淮南。繇據曲阿。尋為孫策所破。逃至豫章。據郡未幾而卒。王朗。字景興。初為

會稽太守。孫策渡江略地。朗兵敗詣策。未為所用。曹操徵之。領魏郡太守。曹丕時。與吳論戰守。朗輒與謀。後以壽終。各據州郡。指曲阿。會稽。論安言計。動引聖人。謂

安危。言計策。動引古之聖人。不肯冒危難也。羣疑滿腹。衆難。去聲。辨難也。塞入胸。謂用人則妬賢嫉能。羣疑滿於腹內。臨事則畏首畏尾。衆難塞於胸中。今歲

不戰。明年不征。極言繇朗之因循。使孫策。權之兄。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此段引繇朗皆守一隅。以

致破敗者。引證蜀事最切。謂不可以不戰資敵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吳起。然困於南陽。與操

張繡戰於宛。為流矢所中。宛。即南陽縣也。險於烏巢。袁紹拒操於官渡。輜重萬餘。在古市烏巢。時操糧少。走許避之。烏巢。今在河南鄭縣西北。即舊鄭州是也。危於祁連。祁連。即今

東行者。操征西域。幾危於祁連。偏於黎陽。袁譚據黎陽。操方用兵吳蜀。譚兵逼迫其後。黎陽。今河南濬縣東北。舊屬衛輝府。幾平。敗北山。漢中之北山也。夏侯淵敗。操爭漢中。

• 運糧北山下。數千萬囊。趙雲遇也。乃入營閉門。操引去。雲播鼓震天。以大弩射之。操軍驚駭。踐踐墮漢水中。殆死潼關。關名。今陝西臨潼縣東。操討馬超韓遂。過於潼關。操將北渡。與許褚留南岸斷後。超將步

騎萬餘人來奔操軍。矢下如雨。孫白操。乃扶上船。然後偽定。謂非真。一時未耳。况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

之未解三也。○此段言難以不危而定。曹操五攻昌霸不下。東海昌霸反。操遣劉岱王忠擊之。不克。四越巢湖不成。魏以合

鎮。其東南巢湖在焉。孫權圍合肥。魏自湖入淮。軍合肥者數矣。然卒不能成功。任用李服。詳未詳。而李服圖。謂轉而謀操也。其未詳。之。委夏侯而夏侯

敗亡。操留夏侯淵守北邊。為先主所殺。先帝每稱操為能。猶有此失。况臣驚駭。下。何能必勝。此臣之

未解四也。○此段言難以庸才取勝。自臣到漢中。時亮率軍北駐漢中。中間期年。音周也。耳。然喪。去聲。趙雲、陽

羣、馬、玉、閻、芝、丁、立、白、壽、鄧、邵、鄧、銅。以上八人。皆蜀將姓名。等。及曲長。部曲之長。屯將。勒兵而守曰屯。又兵耕

七十餘人。突將無前。衝突之將。奮勇之 寶、叟、青、羌。巴夷曰寶。羌亦戎種。蓋亮南征所降之勁兵。散騎武騎。皆騎兵 一千

餘人。○一喪字直貫至此。蓋以上皆陣亡物故者也。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也。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指益州。之

所有。若復。去聲。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此段言緩則無

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謂守與戰。勞費正等。而不及今圖之。欲以

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此段言不早圖。則兵疲難以持久。○六未解俱用反說。駁倒羣議。獨仲已見。文勢層疊。意氣慷慨。夫難

平者事也。頓一。句起下。昔先帝敗軍於楚。蜀先主依劉表。表卒。子琮降操。先主方居樊口。操恐先主據襄陽。將精兵五千追之。及於當陽之長坂。先主乃棄妻子遁。當此

時曹操拊手。拊與撫同。擊也。拍也。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赤壁破操兵。西取巴蜀。進兵圍成都。取劉璋。

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斬夏侯淵。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漢室將興。是操之事。難料。○此段是實。然後吳更

違盟。關羽毀敗。赤壁戰敗。先主與吳約分荊州。使關羽守之。旋失利。孫權遣呂蒙襲羽。入荊州。穉子歸蹉跌。穉歸。地名。今湖北秭歸縣。先主痛關羽之亡。奮力復仇。為陸遜敗

於秭歸。蹉跌如人之顛仆。喻失敗也。曹丕稱帝。操子丕。廢獻帝為山陽公。自稱帝。○此段言漢又忽敗。是漢之事難料。凡事如是難可逆見。兩舉先主曹

臣之明所能逆覩也。乃以最近之事。影射後事。正與上六未解相照。見一本作料。○兩句收結一篇意思。純恃忠肝。○收束前事畢。臣鞠躬盡瘁。三國志注。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

義膽。不為時勢利害揣度之言。

第十六 通鑑赤壁之戰

通鑑。本名資治通鑑。上繼春秋。下迄五代。書凡二百九十四卷。溫公自言歷十九年而成。史家編年之例。春秋而外。實推此書為巨擘。○赤壁。山名。在今湖北嘉魚縣江濱。即三國時周瑜用火燒曹魏水兵處。○文採自通鑑中。為敘事體。兼有雜記傳狀兩類性質。蓋原出於首左也。

司馬光

見第八

初。指赤壁戰事之先。凡追溯由來。皆用此法。或曰先是魯肅。字子敬。三國時東城人。家富於財。周瑜嘗往見之。且求資糧。肅有米兩困。困三千斛。乃指一困與之。後事吳。累功為橫江將軍。聞劉表。景

升·幼知名·號人俊·獻帝時
卒。言於孫權。即吳大帝也。擊之子。策之弟。時據有江東地。領會稽太守。曰。荊州。漢分十三州之一。今湖北省西北全境當其地。

即是時劉表與國吳鄰接。是時吳境至武昌黃州間。江山險固。荊州南瀕揚子江。北枕荊山。沃野萬里。士民殷富。

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今劉表新亡。見上劉表注。二子不協。初。劉表愛少子琮。欲立之。出長子

琦為江夏太守。及表死。衆奉琮為嗣。琦與琮遂成讎隙。軍中諸將各有彼此。謂各助其黨相爭。或附琦或附琮也。劉備。字玄德。即蜀漢先主。詳第一冊。天下梟

雄。梟本鳥名。以其猛鷲。借為英雄之稱。或單用。如淮南子云。為天下梟。與操有隙。董承奉獻帝衣帶詔。欲殺操。劉備與聞其事。謀洩。備奔下邳。寄寓於表。表惡聲。

其能而不能用也。若備與彼協心。上下齊同。則宜撫安。與結盟好。如有離違。宜別

圖之。以濟大事。言備如助表子則姑與結盟。如彼此不協。則可乘之以取荊州及拒曹操。肅請得奉命弔表二子。並慰勞其軍中

用事者。及說備使撫表衆。同心一意。共治曹操。治兵敵曹操也。備必喜而從命。如其克諧。合

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為操所先。以上魯肅說權語。為引起赤壁戰事之根。權即遣肅行。到夏口。在今湖北夏

口是也。古以夏水入江之口得名。聞操已向荊州。晨夜兼道。兼程而進。言倍速也。比至南郡。今湖北江陵縣。即舊荊州府治。而琮

已降。備南走。肅徑迎之。與備會於當陽長坂。今湖北當陽縣。長坂坡。在其東。南百二十里。即備失妻子處。肅宣權

旨。論天下事勢。致殷勤之意。且問備曰。豫州。備曾為豫州牧。故有是稱。今欲何至。備曰。與蒼梧。今

西蒼梧太守吳臣太守姓名有舊謂舊交欲往投之。肅曰：孫討虜孫權以建安五年表為討虜將軍，故有是稱。聰明仁惠。

敬賢禮士。江表江左亦稱江表英豪咸歸附之。已據有六郡權兄策死時，有會稽吳郡、丹陽豫章廬陵及權并黃祖地，建為新郡，遂有六郡。兵

精糧多，足以立事。今為君計，莫若遺腹心，自結於東。吳地在東，故云。以共濟世業，而欲投

吳臣。臣是凡人。謂無才能之尋常人也。偏在遠郡。廣西偏遠。行將為人所併，豈足託乎？備甚悅。以上魯肅說備。

肅又謂諸葛亮見前篇注曰：我子瑜友也，即共定交。言遂與亮訂定交誼。子瑜者，亮兄瑾也。避亂江

東，為孫權長史。上官名，漢時丞相屬官。備用肅計，進住鄂縣之樊口。鄂古縣名，今湖北省會武昌縣是也。樊口，以樊山得名。寒溪水入江處。

曹操自江陵即荊州將順江東下。諸葛亮謂劉備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

○引入與吳合兵事。遂與魯肅俱詣孫權。亮見權於柴桑。山名，漢末以名縣，屬豫章郡。今江西德化縣西南九十里，有柴桑山。說權曰：海內

大亂，將軍起兵江東，劉豫州收衆漢南。漢水之南，或即指備當時所住鄂縣之樊口而言。與曹操共爭天下，今操

芟夷去草也，言兼并大難去聲略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用武之地。○為先主敗事

略一筆，俊邁得體。故豫州遁逃至此，願將軍量力而處之。○妙在令其自擇所處。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

抗衡。中國，指曹魏得中原之地。抗衡，謂相抵抗爭衡也。不如早與之絕。○此係正意，反若作賓。若不能，何不按兵束甲，北面而

事之。言以臣禮事魏也。○此係反激。反若主辭。可見詞令之妙。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此權立之初。受操表討虜之號。至而內懷

猶豫。本二獸名。性多疑。故喻人。臨事不決者。亦曰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音鍛。去聲。決也。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

豫州何不遂事之乎。○詩難根北。西事之句。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橫田氏族子。楚漢時相田市。漢高祖既定天下。田橫與其徒五百人遁入海島中。高

士慕仰。若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去聲。爲之下乎。○語氣排暴。神光四射。安得不激動孫權。英才蓋世。衆

權勃然。變色。貌。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

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聲乎。○故設一難。以覘孔明之意。亮曰。豫州軍雖敗

於長坂。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羽字雲長。從先主周旋。不避艱險。恩若兄弟。至先主去荊州時。別遣羽乘船數百艘會江陵。後相值共至夏口。

劉琦。即表長子。與少子琮不合。時從先主。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先述豫州軍勢。曹操之衆。遠來疲敝。聞追

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前漢書。韓安國曰。衝

風之衰。不能起毛羽。強弩之末。力不能入魯縞。顏師古曰。縞。素也。曲阜之地。善作之。尤輕細。按意謂強弩雖有力。然至其勢已盡。則雖魯縞之輕細。亦不能穿過。喻兵之勞疲。不復能取勝也。

故兵法。指古兵法書。

忌之。曰。必蹶也。上將軍。○兵法云。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次述操軍之過勞。有必敗之勢。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次述操兵之短。又

荆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又次述荆州之民可用，但四面欲得圍足，絕不露求乞相，下文可少帶過合兵語，卻占定豫州身分，孔明辨才於此可見。

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率率兵數萬，與豫州協規猶言合謀也，同力破操軍必矣。○只三語是求救，然仍若為

孫權畫策，名士態度活現。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荆謂劉備在荆、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矣。鼎足而三，仍有劉豫州身分，非尋常

求援語。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與其羣下謀之。○以上敘諸葛亮說孫權語，是時曹操遣去聲、權

書曰：近者奉辭伐罪，指伐劉表事，旌旗麾指，南指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一萬眾，方與將

軍會獵於吳。用春秋傳楚子對鄭昭公語，不言征討而言獵，其驕橫可想。權以示臣下，莫不響震。言如受聲響之震動也。失色。長上聲。史張

昭字子布，彭城人，有文學。初為孫策長史，權亦任之。等曰：曹公豺虎也。如豺虎之猛惡。挾天子以征四方，動以朝廷為辭。權

廷之詔今日拒之，事更不順。且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荆州，奄有其

地。奄，覆也。大有餘也。詩云：奄有九有。劉表治水軍，蒙衝一作蒙衝，巨艦也。、鬪艦作戰艦，乃以千數。操悉浮以沿江，

兼有步兵，水陸俱下。此為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言操占荆州，有長江之險，東吳不復能以長江拒操也。而勢力眾

寡，又不可論。愚謂大計不如迎之。○以上張昭請迎操之說。魯肅獨不言。權起更平聲。衣。更平聲，更衣如廁也。

肅追於宇下。屋宇之下也。權知其意，執肅手曰：卿欲何言。肅曰：向察眾人之議，專欲誤將

軍不足與圖大事。今肅可迎操耳。如將軍不可也。此亦開闔語何以言之。今肅迎操。承上兩

開闔語操當以肅還付鄉黨。品其名位。謂仍使鄉里察舉也。魏制。九品中正官人法。即附會鄉舉。里選而成。故凡人才定九等資格。謂由鄉黨所品評也。猶不

失下曹從事。漢制。守令屬有諸曹掾。今云下曹從事。乃諸曹從事之最下者。乘犢車。即牛車也。古之貴者。不乘牛車。漢末稍貴之。遂為常乘。從史卒。交遊士

林。喻士之多。謂京邑大都。四方賢士所聚也。累官故不失州郡也。積累官階。不難致太守二千石。將軍迎操。欲安所歸乎。願早

定大計。莫用衆人之議也。權歎息曰。諸人持議甚失孤望。今卿廓張大開大計。正

與孤同。時周瑜受使至番陽。番。蒲河切。鄆同。番陽地名。今江西鄆陽縣。肅勸權召瑜還。瑜已受命出使而行未遠。故可召還。瑜至。

謂權曰。操雖託名漢相。去其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父堅兄策。俱開創東吳。之

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吳有地當今江蘇。安徽。湖北。湖南。江西。浙江等地。兵精足用。英雄樂業。英雄之士。猶樂其業。言無

他志當橫行天下。為漢家除殘去穢。操既為漢賊。故以殘穢稱之。謂當除去也。況操自送死。以其來侵為送死。謂操有必敗之道也。瑜年少

氣盛。故其言若此。而可迎之耶。請為去將軍籌計畫之。今北土未平。馬超字孟起。父騰征西將軍。初

先主拜超為左將軍。韓遂。漢末為鎮西將軍。與超父馬騰相攻。後曹公遣鍾繇和解之。尚在關西。指潼關以西。今陝西省地也。為操後患。言操有後患。必敗。而操舍

同鞍馬。指陸軍。仗舟楫。指水師。與吳越爭衡。爭奪相抗衡也。言操兵不習水戰。必敗二。今又盛寒。極冷馬無藁草。

乾草也。言嚴冬則地上青草不生。馬無所食也。言操出軍不得天時。○必敗三。

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言操

兵不得地利。○必敗四。○此言與孔明不習水戰句同。但有詳略之殊耳。

此數者。○總東四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冒險而行。之將軍禽

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數萬人。進住夏口。保也。定。爲將軍破之。瑜欲率兵立功。權曰。老賊

斥曹。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紹與衡也。呂布劉表與孤。權自稱。耳。今數雄已滅。指二袁呂劉。

惟孤尚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此極表聽受瑜言之意。因

拔刀斫。擊也。謂以刃擊之也。前奏案。諸臣奏事之案也。曰。諸將吏敢復。去聲。有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言當斬也。

乃罷會。是夜瑜復見權曰。諸人徒見操書言水步八十萬。前言操治水軍八十萬。此云水步八十萬。當時追劉豫州者本係步軍。

而各恐懼。音之涉切。失氣也。怖也。不復。去聲。料其虛實。便開此議。謂迎操之議。甚無謂也。猶言無理。今

以實校。同較。比例也。之彼所將中國人。不過十五六萬。且已久疲。所得表衆。劉表舊部。亦極

七八萬耳。尚懷狐疑。狐性多疑。故凡多疑者云狐疑。夫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衆。言新附之人。心懷狐疑。未能出死力而爲之力戰也。未

衆數雖多。甚未足畏。瑜得精兵五萬。瑜自願將兵五萬。指操。自足制之。願將軍勿慮。權撫其背曰。

公瑾。瑜字。卿言至此。甚合孤心。子布元表。子布。張昭字。元表。按通鑑注。作秦松字。惟松字文表。元字恐有誤。諸人各顧妻子。

挾持私慮。

謂惟畏戰禍及己。

深失所望。獨卿與子敬。

魯肅字。

與孤同耳。此天以卿二人贊。

助也。成也。

孤也。五萬兵難卒。

讀曰猝。倉猝也。

合已選三萬人。船糧戰具俱辦。卿與子敬程公。

程公。江東諸將中。

善年最長。人皆呼爲程公。

便在前發。孤當續發人衆。多載資糧。爲卿後援。卿能辦之者誠決。

謂周瑜能辦操。

則自能決勝。

邂逅不如意。

不期而遇曰邂逅。謂兵相遇。而勝負或有不如本心之所期望者。

便還就孤。孤當與孟德。

曹操字。

決之。

上東吳君臣議決出兵。

遂以周瑜程普爲左右督。將。

去聲。

兵與備并力逆。

迎。

操以魯肅爲贊軍校尉。

使之贊軍謀。因以爲官稱。校尉本漢官。武職也。

助畫方略。

規畫方法。謀略也。

劉備在樊口。日遣邏吏。

巡緝之小官也。

於水次。

水濱也。

望權軍。吏望見瑜船。馳往白備。備遣人慰勞。

去聲。慰其勞苦也。

瑜曰。有軍任不可得委署。

委署。猶言棄置也。言有責任在身。不能棄置。或云。委署。委託他人也。

儻能屈威。

謂倘若能自屈其威而來見。

誠副。

猶言相稱也。

其所望。備乃乘單舸。

往見瑜曰。今拒曹公。深爲得計。戰卒有幾。瑜曰。三萬人。備曰。恨少。瑜曰。此自足。

用。豫州但觀瑜破之。備欲呼魯肅等共會語。瑜曰。受命不得妄委署。

此語指肅亦受主之命。不得動輒棄置。

責任也。

若欲見子敬。可別過。

平聲。謂過訪也。

之。備深愧喜。

愧者。自愧呼肅之非。喜者。喜瑜軍之整暇也。○以上敘周瑜領軍與蜀先主相見事。

進與

操遇於赤壁。

見題注。

時操軍衆已有疾疫。初一交戰。操軍不利。

果不出孔明之料。

引次江北。瑜

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字公覆·初從舉義兵·為別部司馬·後為丹陽都尉·以赤壁功拜武鋒中郎將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操

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鬪艦見前注·按杜佑曰·蒙衝以生牛皮蒙船·腹背兩廂開擊棹孔·左右有弩窗矛穴·敵

不得近。矢石不能敗。此不用大船，務於速疾，乘人之所不及，非戰船也。鬪艦則船上設女櫓，可高三尺，櫓下開擊棹孔，船內五尺，可建棚，與女櫓齊，棚上又建女櫓，重列戰敵，上無覆背，前後左右樹牙旗，幟金鼓。此戰船也。

艘計船數，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幕，令其外不見。上建旌旗，豫備走舸。按杜佑

舸者，船上立女櫓，置棹夫多，戰卒少，皆選勇力精銳者，乘人之所不及，金鼓旗幟列於上，亦戰船也。繫於其尾，先以書遺去聲·附操，詐云欲降。時

東南風急○一句為火烈·風猛前提，蓋以十艦最著入聲·附，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操軍吏

士皆出營立觀，指言蓋降。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應東，船往如箭。至

也。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頃之不多時，煙炎張去聲·附，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瑜等

率輕銳繼其後，雷擊或作搥·疾鼓，大震北軍大壞即敗。操引軍從華容道謂由此道可至華容也·華容·漢時縣

名·今湖北省監利縣·步走，遇泥濘謂泥水淤積，道不通。天又大風，悉使羸老弱兵負草填鋪積其上·使

之。騎乃得過。羸兵為人馬所蹈藉相踏踐·死者枕藉也，陷泥中死者甚衆○以上敘赤。劉備、周瑜、水

陸並進，追操至南郡見。時操軍兼以飢疫，死者大半。操乃留征南將軍曹仁字子孝，操從

弟洪之兄也。魏志稱其勇冠諸軍。時守南郡。後拜大司馬。

橫野

此封號光武時有之。以命王常。

將軍徐晃

字公明。河東陽人。後封陽平侯。

守江陵

今湖北江陵縣。

折

封號始此。取折衝千里之外之意。見晏子春秋。

將軍樂進

字文謙。陽平衛國人。時已封廣昌亭侯。後遷右將軍。

守襄陽

今湖北襄陽縣。

引軍北還

○以上敘擄敗北還。

此文強半用陳志周瑜傳參取操紀及魯肅傳敘次繁簡適宜足為敘事師法。

第十七

通鑑謝玄肥水破秦之戰

玄字幼度。安石從子。少穎悟。與兄朗俱為安石所器重。有玉樹芝蘭。生於庭階之喻。以肥水功

進號前將軍。肥。水名。在今安徽壽縣東。北流至肥口入淮。破秦戰事。在東晉孝武帝太元八年。

司馬光

見上

晉太元

東晉孝武帝年號。

八年

七月秦王堅

苻雄子。字永固。弒苻健子生自立。尋稱大秦天王。用王猛為相。國勢驟強。然猛主不伐晉。及猛卒。堅遂有圖南之志。

下詔

大舉入寇

即以兵攻入國境之謂也。凡兵作於外曰寇。又兵多曰大舉。

民每十丁遣一兵

十人中出一人也。

其良家子

漢李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謂有身家

者。與譎成有別。

年二十已下有材勇者皆拜羽林郎

後漢書百官志。羽林郎比三百石。掌宿衛侍從。

又曰其以司馬昌

明

即東晉孝武帝姓名。

為尚書左僕射

官名。見第二册注。

謝安

即安石。

為吏部尚書

同桓沖

勢還不遠。言不久可戰勝而歸也。可先為起第。築第宅也。此言東晉不日可平。當以此數人為臣。可先築第以待之也。良家子至者三

萬餘騎。讀去聲。拜秦州。今甘肅天水縣。舊秦州直隸州是也。主簿。官名。縣佐也。趙盛之。人姓名。為少年都統。官名。始於此。蓋所統

兵皆少年也。是時朝臣皆不欲堅行。獨慕容垂姚萇。垂字道明。燕主慕容皝之第五子。及慕容暉時。以功大為慕容評所忌。欲害之。垂乃奔苻堅。以為冠軍將軍。

封賓都侯。萇字景茂。姚弋仲之第二十四子。從兄義征伐有功。堅以為揚武將軍。步兵校尉。封益都侯。後垂為後燕主。萇為後秦主。及良家子勸之。陽平公融。字博休。堅

安樂王。堅時拜侍中。除中軍將軍。既而為車騎大將軍司隸校尉。太子太傅領宗正錄尚書事。轉司徒。陽平。地名。今山東莘縣。言於堅曰。鮮卑羌虜。暗指慕容垂及姚萇。慕容氏。鮮卑種也。姚氏

我之仇讎。常思風塵之變。以逞其志。言垂萇皆舊日仇敵。常思伺釁而動也。所陳策畫。何可從也。此

良家少年。皆富饒子弟。不閑軍旅。苟為詔諛之言。以會陛下之意。言良家子弟不可恃。良家少年。皆富饒子弟。不閑軍旅。苟為詔諛之言。以會陛下之意。

今陛下信而用之。輕舉大事。臣恐功既不成。仍有後患。悔無及也。堅不聽。言良家子弟不可恃。今陛下信而用之。輕舉大事。臣恐功既不成。仍有後患。悔無及也。堅不聽。

八月戊午。堅遣陽平公融督張蚝。音刺。人姓名。慕容垂等步騎二十五萬

為前鋒。以兗州刺史姚萇為龍驤將軍。督益州梁州。今山東省南部。今四川省南部。今陝西省

諸軍事。堅謂萇曰。昔朕以龍驤建業。未嘗輕以授人。卿其勉之。左

將軍竇衝。人姓名。曰。王者無戲言。此不祥之徵也。言忽以己之帝業許人。雖非事實。然已成讖兆。堅默然慕

容楷慕容紹二人俱垂之兄子言於慕容垂曰主上矯矜已甚叔父建中興之業在此行也

伺變而動果不出符融所料垂曰然非汝誰與成之必敗之先機甲子堅發長安戎卒即步六十餘萬

騎二十七萬旗鼓相望前後千里極言堅兵之衆九月堅至項城地名今河南項城縣涼州今甘肅武威縣舊涼州府治

之兵始達咸陽今陝西咸陽縣蜀漢蜀四川今成都縣漢中今陝西南鄭縣之兵方順流順長江而下幽冀幽州今直隸省地冀

州今直隸西部及山西東部地之兵至於彭城今江蘇銅山縣東西萬里水陸齊進運漕轉粟萬艘陽平公

融等兵三十萬先至潁口潁水入淮之口也地理志潁水東至下蔡入淮今安徽潁上縣南詔此言東晉孝武帝之詔以尙書僕射

謝石謝安之弟為征虜號封將軍征討大都督武職之尊者以徐兗二州刺史謝玄安兄奕之子為前鋒

都督與輔國號封將軍謝琰謝安子西中郎將漢時有五官中郎將以四方分之此仍其故號也桓伊桓宣族子字叔夏等衆共

八萬拒之使龍驤將軍胡彬人姓名以水軍五千援壽陽今安徽壽縣琰安之子也以上鋪敘

較之符秦大為減色是時秦兵既盛都下震恐懼秦一謝玄入問計於謝安安夷然夷坦也平也言坦然無

異於平日也答曰已別有旨旨意也言已別有旨也既而寂然玄不敢復去聲言乃令張玄重

請安遂命駕出遊山墅山下園廬也今人亦稱別墅親朋畢集與玄圍棋設局對奕賭墅謂以墅為賭注相賭也安棋

常劣於玄。下子安不
如玄。是日玄懼，便為敵手。心懼，則手法失常。
故安能與敵。而又不勝。安遂遊陟。登山至

夜乃還。桓沖深以根本為憂。○此寫晉人
懼秦二。遣精銳三千入衛京師。謝安固却之曰：「朝廷

處。上聲。
理也。分。去聲。
辦也。已定兵甲無闕。西藩宜留以為防。時沖以師十萬攻襄陽，不克，退屯河南。
故曰西藩。於東晉疆域為西境也。沖對

佐吏。諸藩府參佐
為佐吏。歎曰：「謝安石有廟堂之量。猶言可以任
宰相也。不閑將聲，略今大敵垂至，方游談

不暇。遣諸不經事少年拒之。指玄琰桓伊等，俱
年少未有經驗者。眾又寡弱。天下事已可知，吾其左衽矣。

衣衽在左，夷狄之俗。符秦氏種，夷狄也。故云。論語：孔子曰：吾
其被髮左衽矣。○以上敘東晉諸臣之震恐憂危，及謝安之識量過人。冬十月，秦陽平公融等攻壽陽。癸

酉克之。執平虜將軍徐元喜等。東晉諸臣為符
融所執也。融以其參軍。軍府幕僚也。
今言參謀也。河南郭寔為淮

南太守。時淮南郡本治壽陽，秦既
得之，以郭寔為太守。慕容垂拔郟城。今湖北
鄭縣。胡彬聞壽陽陷，退保硤石。水經注云，
淮水東過壽

春縣，又北經山峽中，謂之硤石，對岸山上結二城，以防
津要。今安徽壽縣及鳳臺縣間有下蔡鎮，即其地也。融進攻之。秦衛將軍。蓋與禁衛
軍者。梁成。人姓等帥

入聲。眾五萬屯。駐紮
也。於洛澗。水經注：洛澗上承死馬塘，北歷秦墟，下注淮水。
謂之洛口。今安徽定遠縣壽縣間新城村南。柵淮。以木為柵，扼
據淮河設險也。以

遏東兵。遏，阻也。東
兵，即指晉兵。謝石謝玄等去洛澗二十五里而軍。憚成不敢進。○此寫晉人懼秦
三，愈逼愈緊。

胡彬糧盡，潛遣使告石等曰：「今賊盛糧盡，恐不復。去聲。
再也。見大軍，秦人獲之。獲胡彬所潛
遣之使。

送於陽平公融。融馳使白秦王堅曰：賊少易擒，但恐逃去。宜速赴之。謂晉兵少而易擒，久則反縱

之逃去，不如速赴機會也。堅乃留大軍於項城，引輕騎去聲，輕捷之騎兵也。八千，兼道就融於壽陽。遣尙書秦

朱序字次倫，初仕晉為梁州刺史，鎮襄陽，苻堅兵圍之，城陷，被執，至此始遣來說降。來說謝石等，以為強弱異勢，不如速降。音杭，言秦強晉弱，不

如速自歸降也。序私謂石等曰：若秦百萬之衆盡至，誠難與為敵。今乘諸軍未集，宜速擊

之。若敗其前鋒，則彼已奪氣。奪去銳氣。可遂破也。苻融利在速進，朱序亦利在速進，傳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兵機貴神速，捷足者勝，英雄所見略同也。

石聞堅在壽陽，甚懼。此寫晉人懼秦四，加一甚字，竭力緊逼。欲不戰以老秦師。謝琰勸石從序言。以上極寫秦強晉弱，

晉軍帥不敢有必勝之望。十一月，謝玄遣廣陵相廣陵，本漢郡，今江都縣。漢制，郡國置守相以掌文治，讓去聲。如宰相。劉牢之字道堅，彭城人，漢元王之裔，史稱

其鬚眉驚人，沈毅多計畫，時玄鎮廣陵，以牢之為參軍，領精銳前鋒，百戰百勝，號北府兵。帥精兵五千趣平聲，同趨。洛澗。未至十里，梁成阻澗為

陳去聲，同陣。以待之。牢之直前渡水，擊成大破之。斬成及弋陽太守通鑑注云，曹魏分西陽，斬春

使王詠領太守耳，弋陽於唐時為光祿黃三州地，今湖北東北境，黃岡，蕪水等縣，及河南之潢川，光山等縣是也。王詠又分兵斷其歸津。津，齊渡處也。秦步騎奔潰。

崩壞而潰散也。爭赴淮水。士卒死者萬五千人。執秦揚州刺史王顯等，盡收其器械軍實。謂

中實，用物也。如糧餉。於是謝石等諸軍水陸繼進。秦王堅與陽平公融登壽陽城望之，見晉兵

部陣嚴整。又望八公山。

在今鳳台縣西北五里。肥水之北。淮水之南。山名。因漢淮南王劉安有八公來見。並能鍊丹成仙。故云。

上草木皆以為晉兵。

顧謂融曰。此亦勍敵。何謂弱也。

勍音勁。強也。蓋符堅意中輕晉。今見此。不覺自失。故作此懊喪之詞也。

憊然始有懼色。

秦兵逼肥水而陳。

去聲。

晉兵不得渡。謝玄遣使謂陽平公融曰。君懸軍深入而置陳。

去聲。

逼水。此乃持久之計。非欲速戰者也。若移陳少。

去聲。

卻使晉兵得渡。以決勝負。

不亦善乎。

玄計蓋欲使之移動。然後施其乘便之術也。

秦諸將皆曰。我衆彼寡。不如遏之。使不得上。可以萬全。

堅曰。但引兵少卻。使之半渡。我以鐵騎蹙而殺之。蔑不勝矣。

堅若聽諸將之言。則晉軍危矣。堅終為一驕字所敗。蓋至此。

而投鞭斷流之成見尙未化也。

融亦以為然。遂麾兵使卻。秦兵遂退。不可復止。謝玄謝琰桓伊等引兵。

渡水。

即渡肥水。

擊之。融馳騎略陳。

去聲。

欲以帥退者。

率同。

馬倒為晉兵所殺。秦兵遂潰。玄等。

乘勝追擊。至於青岡。

通鑑注云。去壽春縣三十里。按即今安徽壽縣縣境內。

秦兵大敗。自相蹈藉。

踐踏枕藉而死。

而死者蔽野。

塞川。

入聲。填滿也。

其走者聞風聲鶴唳。

音戾。鶴鳴之聲也。

皆以為晉兵。且至晝夜不敢息。草行露宿。

涉草而行。不敢由路。宿於野次。不敢入人家。皆懼追兵也。

重以飢凍。死者什七八。

此段結束。

秦兵敗狀。

初秦兵少卻。朱序在陳。

去聲。

後呼曰。秦兵敗矣。衆遂大奔。序因與張天錫。

字純緞。涼州牧張軌裔孫。駿之少子。自軌為涼州牧。至天錫凡九世。至是天錫從符融為征南司馬。融。

敗來歸。復爵平郡公。拜金紫光祿大夫。徐元喜即被執之平。皆來奔。獲秦王堅所乘雲母車。晉制。雲母車以雲母飾轎車。臣下不得乘。以賜王公。

古今注云。石虎皇后乘輦。以純雲母代紗。四望皆通徹。復去。取壽陽。執其淮南太守郭褒。晉復取壽陽。故秦所置太守見執。堅中去流矢。

不知誰何所發之矢也。俗呼亂箭。單騎走至淮北。飢甚。民有進壺飧。熟食曰飧。字林云。水澆飯也。豚脾脾。腹也。俗名搭股。者。堅食

之。賜帛十匹。縣十斤。辭曰。陛下時堅稱尊號。厭苦安樂。洛音。自取危困。臣為陛下子。陛下為

臣父。安有子飼音伺。奉養也。其父而求報乎。弗顧而去。堅謂張夫人曰。吾今復去。何面

目治天下乎。潛音山。涕流貌。然流涕。○以上敘秦軍敗狀。與前晉軍憂懼狀。遙遙相對。文筆如翻雲覆雨。陰晴立變。奇觀也。是時諸軍皆潰。惟

慕容垂所將三萬人獨全。堅以千餘騎去赴之。世子寶垂子名也。垂在燕。曾受吳王之封。故其子稱世子。言於垂

曰。國家傾覆。天命人心。皆歸至尊。即指垂。但時運未至。故晦迹。音輜。晦復國之形迹。故臣服於堅也。自藏耳。

今秦主兵敗。委身於我。言來投止也。是天借之便。以復燕祚。燕平聲。國名。即慕容氏所據。前為符堅滅者。祚。位也。福也。此時

不可失也。願不以意氣微恩。謂顧念前日相待之恩。忘社稷之重。垂曰。汝言是也。然彼以赤心誠至

也。投命於我。若之何害之。天苟棄之。不患不亡。不若保護其危。以報德。徐俟其

釁而圖之。垂實好名。非真有保護符堅之心也。既不負宿心。即報恩。且可以義取天下。垂此言有君人之度。奮威將軍慕

容德慕容皝少子垂之弟也曰秦疆而并燕秦弱而圖之對於垂侯贊而圖言之此為報仇雪恥非負宿心也

兄奈何得而不取釋舍也猶言拱手讓人也數萬之眾以授人乎德志在立功與世子寶意略同垂曰吾昔為太

傅所不容指慕容評也初垂敗晉兵於枋頭威名大振太傅評忌之垂奏旌賞立功將士評皆抑而不行太后可足渾氏素惡垂與評密謀誅之太宰恪之子恪等告垂垂不肯居首亂名謀益急乃與世子令將

逃龍城符堅兵追之垂遂與其子令寶等奔秦符堅天悅郊迎執手禮之甚至置身無所猶言無地也逃死於秦秦主以國士遇我垂初至秦秦

都侯堅相王猛惡垂雄略勸堅殺之堅不從以為冠軍將軍封賓恩禮備至後復為王猛所賣無以自

明秦主獨能明之猛既欲殺垂乃引垂子令為參軍猛至洛陽賂垂所稅金熙詐為垂使者謂令曰吾已東還汝可為計也令乃將舊驕詐為出獵遂奔燕守將安樂王臧於石門猛即表令叛狀垂懼而出走

及藍田為追騎所獲堅引見東堂慰之曰卿家國失和委身投朕賢子志不忘本猶懷首丘書不云乎父父子子無相及也卿何為過懼而狼狽若斯於是復垂爵位恩待如初此恩何可忘也若

氏運符堅氏種故云必窮吾當懷集關東以復先業耳關西會非吾有也言但當規復關以東收燕舊地不欲利秦地以

怨報德也冠去聲軍行參軍趙秋曰明公當紹復燕祚著於圖讖圖圖讖讖音觀讖緯也皆言將來得失之先兆也言垂當為燕

主圖讖已言之今天時已至尚復去聲何待若殺秦主據鄴都鼓行鼓以進兵故曰鼓行而西三秦亦非

苻氏之有也即關中地堅所都也漢初為三秦王分地垂親黨多勸垂殺堅垂皆不從悉以兵授堅平南將

軍慕容暉即燕主降苻堅者屯鄆城聞堅敗棄其眾遁去至滎陽今河南滎陽縣慕容德復去聲說暉

起兵以復燕祚。曄不從。○以上敘秦敗後諸臣謀變之狀。及垂之能報德。謝安得驛傳馬也。古者置驛備馬。以遞送文書。書知秦兵已

敗。時方與客圍棋。攝也。書置牀上。了無喜色。圍棋如故。客問之。徐答曰。小兒輩遂

已。破賊既罷。還內。圍棋既罷。則還入寢室也。過戶限。不覺屐齒之折。木屐也。晉人喜著屐。屐下有橫木曰齒。心中驚喜。足履地不愼。故

屐齒觸戶限而折斷。○以上敘謝安對於晉兵勝後之態度。應前圍棋賭墅一段。章法極密。按中稱安矯情鎮物。通鑑注謂大敵壓境。一戰破之。安得不喜。屐齒之折。未可為安警。愚謂安自識過人。而喜怒恆情。未免矯枉過正。此等處皆晉人

好談風度之結習。於得失殊無關係也。丁亥。謝石等歸建康。東晉都城。今江蘇江寧縣。得秦樂工。能習舊聲。於是宗廟始備

金石之樂。晉懷帝永嘉之亂。伶官樂器。皆沒於劉石。江左初立宗廟。以無雅樂及伶人。省太樂並鼓吹令。是後頗得登歌食舉之樂。猶有未備。太寧末。明帝又訪阮孚等增益之。咸和中。成帝乃復置太樂官。鳩集遺工。而

尙未有金石也。及慕容儼平冉閔。鄴下樂人頗有來者。謝尚鎮壽陽。採拾樂人。以備大樂。并製石磬。雅樂始具。王猛平鄴。慕容氏所得樂聲。又入關右。至是獲其樂工揚蜀等。閑習舊樂。於是四廂金石始備焉。乙未。以

張天錫為散騎常侍。見第二册注。朱序為琅琊內史。琅琊郡。晉時國。今山東蘭山縣。內史。官名。於諸王國置之。職如太守。

第十八 讀刺客傳

王安石見第三册。

曹沫春秋時魯將。史記注云。左氏穀梁俱作曹劌。有勇力。事魯莊公。將去。而亡人之城。又劫天下盟王。管仲因勿倍同背。爽約也。

以市售也。猶買也。信一時沫與齊戰。三敗北。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齊桓公許與魯會於柯而盟。既盟於壇上。

魯城壞。即際齊境。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歸魯之侵地。既而桓公欲倍約。管仲曰。不可。夫貪小利以自快。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如與之。魯所失地盡復。可也。以上評曹沫事。淡淡著筆。而貶沫之旨。自含著其中。

予獨怪智伯國士豫讓。讓晉人。警事范中行氏。無所知名。去事智伯。甚尊寵之。及趙鞅魏滅智氏。趙襄子釋之。又吞炭為啞。襄子出。豫讓伏橋下。馬驚。襄子乃數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何不為之報讎耶。讓曰。范中行氏以衆人待我。我故衆人報之。智伯以國士待我。我故國士報之。請以衣界我。擊之以代仇。襄子乃以衣與豫讓。讓三躍擊衣。伏劍而死。豈顧不用其策耶。言既為國士。即當有保全智氏之策。今書傳無聞。或智讓誠國士也。曾

猶乃不能逆策。預料三晉趙。韓。魏。救智伯之亡。一死區區尚足校哉。言國士之待遇。豈但恃亡後也。不足較。猶不爭此也。○讓實有魏橋下。蓋刺客徒爭意氣。多不合大義。荆公此貶。的係正論。其亦不欺其意者也。謂徒能不欺己意而已。○本用記贊中語。其無國士實際。聶政售於嚴仲子。政怪之。仲子因露報仇意。聶政以母老辭。及母死。政乃言願為知己者用。足以鍼砭刺客。聶政售於嚴仲子。政怪之。仲子因露報仇意。聶政以母老辭。及母死。政乃言願為知己者用。

刺殺俠累。售。猶言賣身。因仲子金多而政許以死也。○用售字精刻。荆軻參於燕太子丹。荆軻。衛人。好讀書擊劍。之燕。會太子丹質秦亡歸。求報秦皇者。因軻武見田光。光因薦荆軻。久之。乃請以樊將軍首。及督亢地圖使秦。刺秦王於殿上。左手把秦王袖。右手持匕首。刺之。未至。秦王驚。自引而起。環柱走。軻刺卒不成而死。衆。養也。此兩人者。汗隱困約之時。

政以屠爲事。荆軻與狗屠酒人遊。皆隱於汗隱之中。困約皆窮也。自貴其身。不妄願知亦曰有待焉。謂政軻困窮時。皆不願妄以身許人。不知自重也。中含有惜其止於爲刺客意。○待字着眼。及讀下旬。始知此待字中已寓褒貶。彼挾道德以待世者何如哉。謂刺客之有待。其功業止如是。若夫挾持之具。乃爲正當之

彼挾道德以待世者何如哉。

謂刺客之有待。其功業止如是。

若夫挾持之具。乃爲正當之

此兩人者。汗隱困約之時。

自貴其身。不妄願知亦曰有待焉。

謂政軻困窮時。皆不願妄以身許人。

中含有惜其止於爲刺客意。○待字着眼。及讀下旬。始知此待字中已寓褒貶。

道德。則其效果。有益於天下國家爲何如哉。○
提高一層作結。含毫泐然。言短而意味深長。

刺客猶今言暗殺。本背人道。亦公理所不許。顧世恆多其能行義。實亦彼善
於此之說耳。荆公欲發其隱。詞旨婉約。褒貶得中。一結尤雋。

第十九

諭巴蜀檄

漢武帝時。使唐蒙略通夜郎。中道。徵發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爲發轉漕。蒙
餘人。用軍與法。斬其渠率。巴蜀人大驚恐。上聞之。乃使司馬相如往責唐蒙

等。因諭告巴蜀人以非上之意。即此檄也。○文體係詔令類之檄告。始見
於戰國策之張儀檄告楚相。後世軍中遇有急事。則以羽插之。亦謂之羽檄。

司馬相如

字長卿。蜀郡成都人也。少好讀書擊劍。慕蔣相如之爲人。乃自名相如
。善屬文。游梁孝王宇下。著子虛賦。及武帝好文辭。以爲郎。會巴蜀事

起。乃使相如作檄。後病死茂陵。
所著辭賦。今傳司馬長卿集。

告巴蜀太守蠻夷。

指南夷西
變等。

自擅。專權自
恣也。

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

○起溯
源而來

。有咳唾隨風
落九天之概。

陛下卽位。存撫。

保存而安
撫之也。

天下安集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

國名。
居北方。

。今蒙古地也。
漢時常寇邊。

單于。

匈奴之君
主也。

怖駭。恐懼
貌。

交臂。以臂相交
喻親近也。

受事。屈膝。

跪也。求
和也。

請和。康居。

國名。
去長安

萬二千三百里。今新疆伊犁
邊外俄領中央亞細亞地。

西域。漢時西方諸國總名
。卽今新疆省地。

重。

平。譯說曰。越裳重譯。謂屢經翻譯而始通也。
春秋

納貢。貢
土

物也。稽顙來享。謂頓首於中朝以獻誠也。享。獻也。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音潘於。漢南海郡賁縣治。即南越地。今廣東番禺縣。太子

入朝。漢書注云。南越為閩越所侵。漢以兵救之。南越蒙天子德惠。故遣太子入朝。所以云弔也。太子名嬰齊。越有三。閩越其一也。南夷之君。西犍健之長。南夷。指夜

種名。禮記。西方曰蠻。在漢時為犍為郡。故連犍言之。一本無犍字。常效貢職。不敢惰怠。延頸舉踵。仰望。喁喁然。本魚口上向貌。引伸為衆人向慕

意。皆嚮風慕義。欲為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以上歷敘四方內屬之事。即到南夷西犍不能自致之由。開出下文。

夫不順者已誅。指匈奴。而為善者未賞。指南夷西犍等。誠心。故遣中郎將往賓之。中郎將即指

謂以賓禮撫綏之也。以上特提三句。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調發衛士也。漢時巴郡蜀郡分治。以奉幣帛。謂發巴蜀士

乃奉幣往賓西南夷。非主戰也。衛使者不然。不然。猶不測。言發巴蜀之士。靡有兵革之事。戰鬪之患。謂並無

事與兵革之患也。今聞其乃發軍興制。謂發三軍之衆。而用軍法誅其渠帥。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

為轉粟運輸。郡守又徇其私意。擅自為之。皆非陛下之意也。總一句先釋蜀人之驚恐。落落大方。以上提出奉使西南夷本意。而以皆非陛下意為要領

。下文所謂患使者有司之若彼。用釋巴蜀人民驚恐者止此。以下便入責備軍士正義。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當時巴蜀士民

多有亡逃。或即自殺者。其洵懼搖惑之象。絕無軍人資格。故相如喻之以義。特提二句。緊接上文。使兩層大意分明融洽。夫扶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懸於棊棹

寇。有寇則舉之。燧積薪也。有寇則燔之。烽主晝。燧主夜。皆攝取。弓而馳。荷承之也。戈而走。流汗相屬。接也。連。惟恐居

後觸白刃冒流矢議或作義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謂一往直前無反顧施踵之意恍如人之各欲

報其私彼承上邊郡之士豈樂死去聲生非編列編列版籍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謂吾所稱邊郡之士獨非猶

是人民同戴一君主耶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去聲而樂人臣之道也謂因計慮深遠愛身愛國家重於愛身

能盡人臣之道也○應非人臣之節句與上彼豈句拍合丰神動宕音節鏗鏘故有剖符之封剖解也解符之牛以封諸侯也析珪儋爵析中分也圭玉有青白二色白藏

天子青在諸侯儋同擔儋爵猶言擔荷此爵位也位為通侯即列侯也本名徹侯避武帝諱曰通秦制爵級二十最尊者曰徹侯金印紫綬或食縣或食鄉亭得臣其所屬吏民處列東第

甲宅也居帝城之東終則遺顯號美名也如爵號諡法之類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逸

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自故有句至此皆係人臣之褒榮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

野草二語皆戰死沙場事而不辭也以上舉邊郡之士之所當為者示以標準今奉幣役至南夷折入巴蜀現事即自賊殺或亡

逃抵誅身死無名諡為至愚死而有諡可恥及父母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

遠哉拍合前段邊郡之士兩兩比較故曰度量相越丰神動宕然此非獨行者指奉幣役者之罪也撇開一筆乃從根本上發論父兄之教

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上聲恥而俗不長上聲厚也謂根本教育上受病所以有此惡現象其被

刑戮不亦宜乎以上責備巴蜀士民正文詞婉而意嚴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指發軍與制驚懼子弟等事而言悼不肖愚

民之如此。指當行者二句而言。○雙承上兩層大意。故遣信使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貼非陸下意說。因數之以不

忠死亡之罪。○貼破刑戮一段說。讓二老孝悌。漢置鄉官。三老主教化孝悌力田。以不教誨之過。○再貼父兄之教句說。○以上總承全篇兩層大意。因揭

明所以不得不激諭之理由。使蜀人亦必深願聞此激諭。以自寬解而進以戒勉。詞氣於溫藉中寓嚴厲。仍於嚴厲中寓慈祥。極言文行遠之能事。相如之以文實顯於漢世者。於此可證。方今田時。重煩百

姓。含悼不肯愚民意。已親見近縣。謂已親見近縣情狀。故有此激諭。恐遠所也。即遠處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

急下。發布也。縣道。漢制。萬戶以上曰縣。縣有蠻夷曰道。使咸喻陛下之意。無忽。謂不可忽視。命令戒飭之辭。○以上總結激諭大意。

第二十 白馬篇

○此樂府五言古詩。以篇首二字名。例如第二册之種麻篇。

曹植 字子建。三國魏武帝曹操子。文帝丕之弟也。善屬文。凡為詞賦。援筆立成。史稱其有七步捷才。文帝嗣立。頗不悅其所為。深加貶抑。後封陳王。今

傳曹子建集。

白馬飾金羈。羈。馬絡頭也。以並為之。故云金羈。連翩西北馳。下文云。揚聲沙漠。故向西北馳也。借問誰家子。幽并游俠兒。

幽并。二州名。今直隸山西地。史記有游俠傳。謂結交游而任俠者。○以上由所乘馬敘入其人。少聲。小去鄉邑。謂游俠兒不戀鄉邑也。揚聲沙漠。匈奴地有沙漠。即翰海。垂

也。宿昔。猶言平日。秉也。良弓。楛矢。音悟。孔子曰。肅慎氏貢楛矢。何參差。音稽疑。不齊貌。控弦破左的。控。引也。所

傳云·控弦四十萬·**右發摧月支**·漢西域國名·月讀若煙·或云·藝經謂馬射左邊爲月支·**仰手接飛猱**·猱·猿屬·凡物飛·的·射之鵠·

馬蹄·散馬蹄·謂馬馳逐也·○文選評云·此·**狡捷過猴猿**·勇剽若豹螭·猴猿俱狡而捷走·猿無尾·猴類犬·倒裝句·蓋身俯則馬馳·故仰於前也·

似淺而小·性兇暴·能捕食他獸·螭·亦猛獸·若龍而黃·無角·與蛟同類·○以上歷敘游俠兒之技能及勇力·**邊城多警急**·○此下乃·**胡虜**·即指匈奴·**數**·入聲·**遷**·

移羽檄·凡軍中檄文·上插以羽·謂之羽檄·**從北來厲馬**·猶言策馬·**登高隄長驅**·近也·**蹈**·踏其地·**匈奴**·國名·今

侮辱之·**鮮卑**·部落名·今俄領西伯利亞地·**棄身鋒刃端**·言勇士既効命疆場·則當棄身於鋒刃之端·安

兒之忠義·棄身二字爲前提·結束上文·下文乃暢說不顧性命之大道理·**父母且不顧也**·**何言子與妻名編壯士籍**·謂編入兵籍也·**不得**

中顧私·言中心不得念其私事也·**捐軀**·猶言棄身·**赴國難**·去聲·**視死忽如歸**·管子云·三軍之士·視死如歸·○以上大

軍人之資格·古今人何遠不相及耶·吟諷數過·神爲之王·

第二十一 諫逐客書

秦始皇初拜李斯爲客卿·會韓人鄭國來間秦·以作注激渠·已而覺·秦宗室大臣皆言於秦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爲其主游間於秦耳·請一切

逐客·李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此書·時始皇十年·○此文實奏議體·與尋常書牘迥殊·

李斯·楚上蔡人·仕秦爲丞相·始皇既并天下·法令多出其手·焚書令亦由於斯之一言·及二世立·有請督責書·後爲中車府令趙高所讒·具五刑·

死

臣聞吏也。法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〇一句駁倒。昔穆公求士。秦穆公。名任好。五霸之一。〇即就本地風光述之。不必更取他國事為證。絕好實

料西取由余於戎。由余。西戎人。助穆公成霸。東得百里奚於宛。楚宛人。初事虞公。虞亡。遂入秦。迎蹇叔於宋。蹇叔。岐人。時遊宋。

故迎求不豹公孫支於晉。不豹自晉奔秦。公孫支遊晉歸秦。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穆公用之并國二

十。皆西戎部落。遂霸西戎。〇以上穆公用客一。孝公用商鞅之法。鞅。衛人。公孫氏。奔秦。因景監求進。移風易俗。指變法事。民以

殷盛國以富強。百姓樂音落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勝楚魏而獲其軍實。舉地千里。至今治強。

〇以上孝公用客二。今並歸功於儀者。蓋以儀為秦相。皆其所主謀也。惠王用張儀魏人之計。拔三川河洛伊也。之地。西并巴蜀。惠王時。司馬錯請伐蜀。滅之。後武王欲通車三川。令甘茂拔宜陽。

北取上郡。魏納上郡十五縣。按上郡。當今陝西東北。綏德縣等地。南取漢中。攻楚漢中。取地六百里。包九夷。楚

之夷有九種。制鄢郢。楚二大邑。鄢。今湖北江陵縣。郢。今宜城縣。東據成皋。成皋。周之東境。當時要塞。今河南汜水縣。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

六國之從。音宗。六國相結以攢秦謂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〇以上惠王用客三。昭王得范雎。魏人。廢穰侯。

太后弟魏冉。又封於陶。穰。地名。今河南鄆縣。逐華陽。將軍華戎也。亦封高陵。華陽。今四川廣元縣東。二人專權害政。故廢逐之。強公室。杜絕私門。蠶食諸侯。

侵削土地。如蠶之食葉也。使秦成帝業。〇以上昭王用客四。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〇總束二句。下即轉入正意。由此觀之。客

何負於秦哉。○又作一反振筆。眉目清晰。語氣充足。向使○猶言尚使。假設辭也。四君卻客而不內。○同。納。同。竦士而不與。○純用反筆。

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強大之名也。○結完上文。乃入時事。方以為說正意矣。偏又用反筆。發出許多譬喻。滾滾不窮。奇絕妙絕。今陛

下致崑山之玉。○于闐國有崑岡出玉。○忽接寶玩服物言。筆所未到氣已吞。有隨○隨侯珠。相傳光昭十二乘。和○下和璧。趙得之。秦昭王欲以十五城易之。之寶垂明

月之珠。○珠光如明月。○出大秦。服太阿之劍。○古有干將歐冶鑄劍。一曰龍淵。一曰太阿。阿。讀平聲。服。即佩也。乘織離之馬。○織離。駿馬名也。荷

之良馬也。建翠鳳之旗。○以翠鳥之羽。結為鳳形。以飾旗。樹立靈鼉之鼓。○鼉皮可以冒鼓。其鼉必甚巨。故曰靈鼉。此數寶者秦不生

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謂此等寶玩。無一為秦之土產。而始皇悅之。則又何故。說。同悅。○作問辭一頓。謂此等寶玩。無一為秦之土產。而始皇悅之。則又何故。說。同悅。○作問辭一頓。謂此等寶玩。無一為秦之土產。而始皇悅之。則又何故。說。同悅。○作問辭一頓。

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此一折挺接。文筆峭絕。上既順說。下便倒說。則是夜光之璧。○如下和璧。係楚產。不飾朝廷

犀象之器。○犀牛角最貴。象有長牙。可為箸及他器。俱產日南諸國。不為玩好聲。鄭衛○二國名。今河南新鄭淇縣等地。之女。○非秦人。不充後

宮而駿馬馱隄。○音決提。亦良馬名。馬皆產代北。不實外廐也。○養馬所。江南金錫○見貨殖傳。不為用西蜀丹青○畫

之色。不為采。○句法不拘於排偶。氣勢已極宕折。可以止矣。偏又作兩節。寫。而筋脈靈活。運用不窮。是以但見其妙。不覺其煩。所以飾後宮充下陳。○猶言後列也。

娛心意說悅。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總束一句。即承上作。復疊筆。呼應絕妙。則是宛珠之簪。○宛地之珠。飾簪。傅

機之珥。○傅讀附。珥音二。謂以珠玢附。着於珥。珥。充耳之珥也。阿○平聲。齊東阿地。綺之衣。錦繡之飾。○謂阿地所出繒帛為衣。錦出於蜀。繡出於吳。皆非秦產。不

進於前而隨俗雅化。謂雅善愛化而能隨俗。猶今諺言時髦也。佳冶窈窕。佳妙。冶容。窈窕。幽閒也。趙女不立於側也。語氣

采色爛然。可以止矣。又偏衍。出下節。強弩穿甲。勁勢未已。夫擊瓿叩缶彈箏搏髀。瓿。汲水器也。缶。瓦器。箏。瑟類。古十二弦。後爲十三弦。髀。音卑。股骨也。擊叩彈搏。皆所以節歌。

而歌呼嗚嗚。楊惲書云。仰天拊缶而呼烏烏。快耳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樂記云。桑間濮上之音。謂桑林之間。亦衛地也。韶虞

樂武象。樂。周武。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瓿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

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謂取異國之樂舞。既以快意。又適觀也。與前何也。遙應。今取人則不然。上文數敘甚多。詞藻稠疊。然皆反面文字。無法收拾。勢

成擁腫。今只用一句折轉。卻將上文包羅在內。捷趨下文。安得不令人歎爲筆妙。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逐。就取人正意而言。只此四

句。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致諸

侯之術也。雙承收拾上文。又一筆宕開。暗應先世用客四段。卻不粘住逐客說。故妙。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強者士勇。

此下本完足上意。而文字上又起波瀾。是以泰山不讓土壤。言衆土並積。無所讓也。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言百川並容無所擇也。

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衆庶。故能明其德。又下兩種譬喻。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

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史記以黃帝。顓瑊。帝嚳。堯。舜。爲五帝。三王禹。湯。文之所以無敵也。此段應跨海內制諸侯句。今乃

棄黔首以資敵國。黔首。黑也。秦謂民爲黔首。以其頭黑也。卻賓客以業諸侯。謂徒資諸侯以立功業也。使天下之士退而

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
謂以兵借寇，以糧送盜也。○以上一段，始正言逐客事。

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
○收完崑山之玉以下二段。士。不。產。於。秦。願。忠。者。衆。
○收完昔穆公以下四段。今。逐。客。以。資。

敵。國。損。民。以。益。讎。
謂無補於秦民，而徒增許多讎我之人。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
內既無賢，皆往事他國，是樹怨於外也。求。國。

無。危。不。可。得。也。
○又收地廣人衆一段，正文完足。

全篇得力於取譬，所謂如擊鼓多擊邊，中心無幾下也，動人處盡在此，秦王得書，即除逐客令，復李斯官，文辭之感人亦烈矣。

第二十二 集古錄目序

歐陽公晚年自號六一，其首題即曰六一，有集古錄一千卷，即此錄目是也。

歐陽修

見第一册第五十五。

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強。
謂惟好與有力，始能聚珍奇古怪之物也。○一起雖泛論，而全神直注集古，好與有力為一篇柱意。有。力。而。

不。好。好。之。而。無。力。
謂二者不能兼，反接筆交互說來。雖。近。且。易。
去聲。容易也。有。不。能。致。之。
○承上疏解好與有力之關係，一篇總冒意止此。下文乃

用資主法說出。證。據。來。象。犀。虎。豹。蠻。夷。山。海。殺。人。之。獸。
象出南方熱帶之地，極偉大，有牙可製器。虎、豹，俱猛獸，皮有文采，此下乃總言之。謂蠻夷之地，山海之間，凡能殺人

之獸。如熊。蛟。蝮。然其齒。角。皮。革。及他獸。可聚而有也。○點聚字作一頓。因取之獸者不可合下。文。故另點。第一層珍奇之物。寶。

玉出崑崙流沙萬里之外。古稱玉出崑崙。即崑崙山也。又稱于闐國。按崑崙山脈。今在新疆南境。青海及西藏間。于闐即天山南路之和闐地也。流沙漢唐時稱白龍堆。今嘉峪關外戈壁是也。和闐尙

在其西南。故曰萬里之外。經十餘譯。漢西域有三十餘國。唐宋時亦多外國。每國有語言。則必繙釋而後通。歷十餘國然後抵中國。故云經十餘譯也。乃至于乎中國。○玉

南海常生深淵。珠生蚌中。其始因砂礫。窺入蚌殼之內。蚌體分泌真珠寶質。附着其周圍。久之光潤滑澤。遂成真珠。今採珠者以印度洋錫蘭島等處為多。每冬令。採珠船咸集。船底有絳石繫繩。沒者五人為班

次。胸前各懸小筐。拾取珠貝。約二分時。船人收繩。援之出水。一夕中可入水四五十。若久滯水中。口鼻多流血。若遇鯨魚。則身體糜爛矣。其事與歐公說略同。探者腰絙而入水。絙。繩也。腰繫繩而入

也。形色非人。海水鹹而熱。令人變易形色。往往不出。則下飽蛟魚。鯨魚亦名蛟。今作蛟。蓋即鮫字之訛。○珠二。蓋金礦於山鑿

深而穴遠。此即今之開礦法也。今用機器開鑿。故較古人事半功倍。篝火餼糧而後進。以籠覆火曰篝火。餼。乾糧也。礦穴黑而深。既入不能即出。故須篝火攜乾糧而進。其

崖崩窟塞。礦中率支巨木為柱。以防崩陷。然往往亦有因地力變動而失事者。崖指已鑿之兩壁。窟即礦洞。言兩崖崩陷。礦穴被塞也。則遂葬於其中者。率常數十

百人。○金礦其遠且難而又多。死禍常如此。○總束上文三節。然而金玉珠璣。珠之不圓者曰璣。世常兼

聚而有也。○再點聚字。取之山水者。三物合點。故云兼。第二層珍奇之物亦寶。因珠玉金是常貴之物。取法又有一定。故另分一層寫。下文乃入集古正面。凡物好之而有。力則

無不至也。○復提好與有力。再入正文。○湯盤。商湯所用之盤。大學注為沐浴之器。其文則荀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是也。孔鼎。○即左傳孟僖子稱正考父之鼎銘。所謂

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予敢侮。饋於是。饗於是。以餽子口。是也。岐陽之鼓。即周宣王石鼓文。太史籀所書我車既攻。我馬既同等句是也。岱山。即秦李斯秦山刻石。

鄒嶧即嶧山、會稽即會稽之刻石。三種刻石。皆秦始皇頌功德文。丞相李斯所書小篆。與夫漢魏以來聖君賢士桓碑、雙

立爲桓、碑之雙立亦借稱。彝器彝、常也。常器曰彝。如盛酒器名。彝祭是也。銘、詩、序、記、皆題表下至古文、古代蝌蚪文。字曰古文。籀、周太史籀所

篆、秦丞相李斯作小篆。分、漢蔡琰以八分寫隸曰八分書。隸、秦下柱人程邈作隸書。諸家之字書皆三代以來至寶。中括鐘鼎碑刻。墨迹字畫。怪奇

偉麗工妙可喜之物其去人不遠。非在萬里外。山海間。其取之無禍。非入水。然而風霜、兵火、禍

湮淪磨滅散棄於山崖墟莽之間未嘗收拾者由世之好者少也。○反折入好字。與珠玉金等

力而不好四句、幸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足。○反振力。字周到。故僅得其一二而不能使其聚

也。大抵好古者皆清寒之士。故於有力一層。尤覺欠缺。○反跌聚字。含有感慨意。夫力莫如好好莫如一。○此一字跟好字而予性顛專而

嗜也。亦好。古凡世人之所貪者皆無欲於其間。○既善立地步。又善脫去自家。故得一其所好於斯好

之已篤則力雖未足猶能致之。○承上寫好有力。精神飽滿。即敝所以得集古之故。故上自周穆王周天子名滿。好游以

來下更秦漢隋唐五代。梁·唐·晉·漢·周·南·北·東·西·九州。冀·青·兗·荆·梁·雍·豫·徐·揚·禹奠之九州名也。名山

大澤窮崖絕谷荒林破塚神仙鬼物詭怪詭也。奇也。所傳莫不皆有。○敝所得古來之物之由來。以爲集

古錄以爲傳寫失真故因其石本。即石刻之真本。軸裝爲卷而藏之有卷帙。書衣也。古人於書皆爲卷子。以囊盛之曰帙。

次第。而無時世之先後。蓋其取多而未已。故隨其所得而錄之。○敘既得之後。所藏所錄之法。又以

謂聚多而必散。無系統部勒之。則必易散。乃撮採取也。其大要。別為錄目。因并載夫可與史傳正其

闕謬者。闕失而舛誤者。以傳後學。○此亦係絕大學問。顧亭林氏究心金石。其說即本乎此。庶益於多聞。○敘所以別為錄目之故。以上正寫錄目事由。或

譏予曰。物多則其勢雖聚。○收結聚字。章法極嚴。聚久而無不散。何必區區於是哉。謂何必勞心於錄目。予

對曰。是吾所好玩而老焉可也。謂得愛玩至老死。終其身足矣。誰能必其久聚而不散。象犀金石之聚。其能果不散

乎。○挽上文珍奇之物。兩段。節節相應。予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以上收束全篇議論。暗結好有力字。孫月峯評云。臨了把聚字生出散字。作一波。倒捲上文。不但照管篇首象犀

等物。即中間世人所貪皆無欲等句。脈絡皆動。古人運思之巧。與夫筆力之大。却非不學者思議得來。

歐集此序後有跋曰。昔在洛陽與余遊者。皆一時豪雋之士也。而陳郡謝希

深善評文章。河南尹師魯辨論精博。余每有所作。二人者必伸紙疾讀。便得

余深意。以示他人。亦或時有所稱。皆非余所自得者也。宛陵梅聖俞。善人君

子也。與余共處窮約。每見予少有可喜事。懽然若在諸己。自三君之亡。余亦

老且病矣。此序之作。既無謝尹之知音。而集古錄成書。恨聖俞之不見也。悲

夫嘉祐八年歲在癸卯七月二十四日書錄之以備參考

第二十三 十一年求賢詔見漢書高帝本紀文。○文為詔令類之下詔體。帝王用之。清代曰上諭。曰旨。略同。今錄本篇及下篇。以備文格。

漢高帝略見第一册 第一題注。

蓋聞王者有天下者稱王。三代之制也。莫高於周文即周文王。名昌。伯伯讀去聲。同霸。者莫高於齊桓齊桓公春秋五霸之一名小白。

皆待賢賢字。○點出賢字。人而成名起。○以上雙引上霸王起。特提賢人。今天下賢者智能智與能即賢者之分量。豈特也。古之人乎。

以王伯自期。又以古人期。上。患在人主不交交字猶存古義。即禮記大學文所謂與國人交。止於信是也。蓋漢初尙有戰國養士遺風。高帝又豁達大度。故尙行此種文字。後世則罕見矣。故也。士

奚由進奚。何也。○歸咎人主。頓挫極醒。今吾以天之靈用左傳中常語。謂天子稱天也。賢士大夫極得旁求之體。定有天下。

以為一家禮記云。天下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亡同。絕也○即始皇子孫傳至萬世之意。而用之於求賢。較為懇切。賢人已

與我共平指開創。之矣○頓宕有神。而不與我共安利指守成。之可乎○二句開闢動宕。高帝制作雄心。流露紙上。賢士大

夫有肯從吾游跟交字來。者吾能尊顯之謂以名位利祿相酬報。帝王之所以操縱人才者在此。其所得人才。恆懷僥倖之弊亦在此。布告天下使

明知朕意稱朕始於秦皇。後世帝皇常用之。御史大夫官名。侍御史之長。主糾察官吏。權比宰相。昌周昌。下相去聲。後稱丞相。國俗名宰相。相國鄼

音贊。蕭何封贊侯。鄼侯下諸侯王。諸侯及諸王國也。御史中執法。官名。御史大夫之副貳也。亦曰中丞。掌殿閣祕書。糾察吏官。下郡守。

郡太守也。○此敕詔令頒行之次第。其有意稱明德者。意實可稱明德。非偽士明德即賢字之詮解。必身勸爲之駕。郡守等親自往勸。出仕爲之駕車。遣詣

相國府。詣。至也。相國府即詣蕭何府第。署行義年。署。書也。義讀同議。謂書明其行次及儀容年紀也。有而弗言。郡守等知而不舉。覺免。事發覺則免其官。謂郡

守當以舉賢爲考成也。年老癡病。音隆。疾病也。勿遣。年老及有疾病之人。雖賢有德。不能當官治理。故勿遣也。○以上論郡守舉進之法。意極鄭重。

第二十四 元狩二年報李廣詔

匈奴。後與衛青忤。青言廣數奇。不令當單于。旋迷失道。有罪當下吏。遂自剄。○文體同上。

漢武帝漢五世主。名徹。景帝子也。雄才大略。多所創作。史家與秦始皇並稱。

將軍者國之爪牙也。詩祈父云。祈父。予王之爪牙。喻所以禦侮也。司馬法。兵書名。相傳秦司馬穰苴著。實則周時已有之。即夏官司馬之法典也。曰登車不

式。遭喪不服。兩語司馬法文。言軍禮。主帥者登車不式於人。所謂介冑者不拜也。式本作軾。車前橫木。車行有所敬禮。則撫車之軾也。遭喪不爲喪服。古稱墨經從戎。軍事急。不能徇私情也。振也。

旅。古者五百人爲旅。撫。循也。師。萬二千五百人爲師。以征不服。率三軍之心。同戰士之力。故怒形則千里竦。

驚也。威振則萬物伏服。是以名聲暴明也。於夷貉。音陌。北狄之名也。威稜。音倫。言有芒角也。愴。音淡。猶動也。

乎鄰國。○以上言軍帥之職。反應自陳謝罪之不可。行詞氣雄勁。好大喜功之心。躍然紙上。夫報忿除害。捐殘去殺。○暗指妾殺。語有涵蓋。朕之所圖於

將軍也。○特提三語。承上啓下。若迺乃免冠。○去冠也。徒跣。○徒步而跣。足也。稽顙。○叩首頓額。於地。請罪。豈朕之指○同旨。

也。哉。○以上解釋其請罪之意。豁達中含戒勉意。將軍其率師東轅。○車轅向東。行也。彌節白檀。○彌。少安也。節。指帥之徽幟物也。言少駐然後進也。白檀。縣名。漢時即屬右北平郡。今直隸承德縣境。以臨右北平盛秋。○右北平郡。今直隸盧龍等縣地。舊永平府屬也。謂盛秋馬肥。恐虜為寇。故令戒嚴也。○以上三句責廣進行。勁氣直達。如見專制帝王之野心。

第二十五

秋風辭

有序。按此篇史記漢書藝文志俱不載。惟昭明文選有之。○文為辭賦類之辭體。此篇體尚與詩近。其近於楚辭者則為騷。若後世之辭。乃純係駢儷文。

漢武帝

同上

上此史臣記載。稱帝之辭。行幸古帝王所至之地。曰行幸。河東河東郡。今山西南境。祠后土漢武好修祀典。故常舉祠禱之事。后土。地祇也。顧視帝京指即

漢西京。今陝西長安縣是也。欣然中流。時蓋在汾河中泛舟。故云中流。與羣臣飲燕。上歡甚。乃自作秋風辭。曰。序文。秋

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鴈南歸。禮記云。季秋之月。草木黃落。鴻鴈來賓。○就時節風景引起。蘭有秀兮菊有芳。懷

佳人。呂氏謂指羣臣。兮不能忘。○兩句因物托思。寓意遙深。泛樓船漢書註云。大船上起樓曰樓船。兮濟汾河。汾水為山西省之大川。源出寧武縣之

管涔山。南流經忻縣太原汾陽霍縣臨汾縣。至榮河縣入黃河。橫中流兮揚素波。○以上泛舟情景。簫鼓鳴兮發棹歌。引棹而歌。曰棹歌。歡樂

音極。極兮哀情多。禮記云：樂不可極。文中子云：樂極哀來，悔心之萌也。

少壯幾時兮奈老何。

忽作傷逝之想，此神仙長生之說，所由入也。〇以上即景生悲。

第二十六

原君

〇按此明夷待訪錄中之一篇。先生生於明季，日擊覆亡之禍，故對於生民樹君之義，探源立論，剴切異常。

黃宗羲

字太冲，號梨洲，明季餘姚人。好讀書任俠，曾袖椎擊仇家，既而折節肆力於學，著作極富。清康熙間始卒，有南雷文集明夷待訪錄等書。

有生之初。

即太古草昧時代。

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興之，有公害而

莫或除之。

〇從公利公害適到君字，伏下文為君之職分張本。

有人者出。

〇暗說立君。

不以一己之利為利，而使天下

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為害。

不避私害。

而使天下釋其害。

〇暗說君之職分，立義正大。

此其人之勤勞

必千萬倍。

即千萬倍。

於天下之人，夫以千萬倍之勤勞而已，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之人

情所欲居也。

〇以上劈空而起，俱暗說立君本意，但從利害公私勤苦安樂上比較，則後世人君之謬誤自見。

故古之人君，

〇點出君字。

量而不欲入者，

禮記：量而後入，謂量度己力之能否而後進也。

許由務光是也。

三人皆讓天下者。許由堯時人。莊子云：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又股湯讓天下於卜隨務光，皆不受而逃。

入而又去

之者，堯舜是也。

論語：孔子云：堯舜有天下而不與焉。蓋堯禪舜，舜禪禹，故曰去之。

初不欲入而不得去者，禹是也。

孟子云：禹避舜之子於

陽城。天下諸侯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後傳子啓，是不得去也。

豈古之人有所異哉？

好去聲。

逸惡

去聲。

勞亦猶夫

音扶。

人之

情也。○曲一筆。正為折入後之人君作勢。後之為人君者不然。○折入緊要。以為天下利害。○跟上文利害來。文情一縷。之權皆

出於我。○權出於我四字。誤盡後世人君。我以天下之利盡歸於己。以天下之害盡歸於人。亦無不可。

惟極我字之私意。勢必至利己而害人。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公。後世所謂急公奉上者。

乃對於人君而言。可謂大謬。然所以馴至此者。皆權出於我四字釀成之。始而慚焉。始亦知私天下可媿。如漢高帝得叔孫通。方知皇帝之尊。曹操畏清議。乃曰吾為周文王。是羞惡之心。猶未盡滅也。久而

安焉。後世專制之毒害。原自習慣上來。視天下為莫大之產業。傳之子孫。此意創自秦始皇。而漢高帝因之。受享無窮。漢高

帝所謂某業所就。孰與仲多者。高帝九年。置酒未央宮。上奉玉卮為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羣臣皆稱萬歲。

其逐利之道。之情不覺溢。滿而外。之於辭矣。○產業之一證。此無他。古者以天下為主。君為

客。即孟子民為貴。君為輕之義。凡君之所畢世而經營者。為天下也。實能知付託之重。不敢自肆。今也以君為主。天下

為客。既久而安。視為產業。則反客為主宜矣。凡天下之無地而得安寧者。為君也。孟子所謂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率土地而食

人肉。罪不容於死者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腦。肝腦者。括人之血肉而言。史稱肝腦塗地。猶言血肉狼藉也。離散天下

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產業。曾音存。猶不慘然曰。我固為子孫創業也。謂倚託於取天下之美名。而

陰行其為子孫創業之實。絕不一念民生之慘狀也。○寫得陰慘刻毒。後世君主。確有此情。不嫌過甚也。其既得之也。敲剝天下之骨髓。從事聚斂。搜括民財。如敲擊人民之

骨。而剝取其髓也。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淫樂。聲色貨利。無不惟其所欲。視爲當然曰。此我產業之

花息也。猶言產業之利息。卽子金也。商家謂贏利曰花紅。俗語蓋本乎此。造句奇妙。然則爲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當頭棒喝。向使

無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反掉兩句。應首段有生之初。嗚呼。豈設君之道固如是乎。○總

束一句。○以上言後世人君。以天下自私自利。視爲己之產業。故爭奪與淫樂。皆爲大害。未句掉轉。引起下文議論。古者天下之人。愛戴其君。比之如父。擬之

如天。古書多君父並稱。左傳云。君。天也。○回。應上文古之人君一段。乃知頌揚亦自有由。誠不爲過也。今也天下之人。怨惡其君。視

之若寇讐。孟子曰。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讐。名之爲獨夫。尙書獨夫紂。孟子云。殘賊之人謂之獨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固其所也。猶云宜也。

而小。儒規規之貌。焉以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此宋儒所主張之說也。語出莊子人間世篇云。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

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按此語氣。君字並不專指一統帝王說。後世因訛貽誤。則大失矣。至桀紂之暴。猶謂湯武不當誅之。而妄傳伯夷叔

齊無稽之事。史記伯夷傳。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讓國逃至周。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夷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夷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采薇於首陽山。遂餓而死。然史公以經籍不載其事。傳文多作疑詞。漢經生注疏。亦不及叩馬事。故曰無稽。乃兆人十億曰兆。萬姓崩

潰。崩壞而潰。散也。之血肉曾不異夫腐鼠。莊子秋水篇云。鷓鴣得腐鼠。鷓鴣過之。仰而視之曰嚇。腐鼠謂已腐之死鼠。當棄之糞物也。豈天地之大於

兆人萬姓中獨私其一人一姓。傳云。一姓不再與。指一代之君也。乎。○說後儒以君臣之謬論誤天下。痛快淋漓之至。先生生於明季。目擊專制君主之罪惡。故發爲抗論如

乎。○說後儒以君臣之謬論誤天下。痛快淋漓之至。先生生於明季。目擊專制君主之罪惡。故發爲抗論如

此·深有感於興亡之故·非好爲激詞也·

是故武王聖人也·

能誅紂

孟子之言聖人之言也·

能倡民貴君輕之說

後世之君

欲以如父如天之空名禁人之窺伺者·

此意專爲佔奪產業防衛起見·苟可據守產業者·不惜殘民以逞也·皆不便於其言至

廢孟子而不立·

吾人已有廢孟之說·宋李觀著朋孟·明太祖時·謂孟子視君如寇讎之說·有妨君臣大義·議廢其祀·不列於學宮·非導源於小儒乎·

誤·實足以導人君於不義·

雖然·使後之爲君者·果能保此產業·傳之無窮·亦無怪乎其私之也·

就一層言之·下文純以利害相比附·

既以產業視之·人之欲得產業·誰不如我·

言天下爲公·則人皆無所利於此·若既視爲產業·則爭奪者白爾遽起·情勢然也·

攝緘滕·

固扃鑰·

一人之智力不能勝天下欲得之者之衆·遠者數世·近者及身·其血肉之崩潰在其子孫矣·

說得慘毒·下文便引出證據來·

昔人願世世無生帝王家·

而毅宗之語公主亦曰·若何爲生我家·

哉斯言·回思創業時·其欲得天下之心·有不廢然摧阻者乎·

是故明乎爲君之職分·則唐虞之世·人人能讓·

許由務光·非絕塵也·絕塵而馳·猶言無人能追及也·不明乎爲君之職分·則市井之間·人人可欲·

由務光所以曠後世而不聞也。○以上雙承雙收。就職分言。是對上等人說法。然君之職分難明。謂即使職分難明而利害易曉。

以俄頃為時甚短。淫樂○應上淫樂。不易無窮之悲。○應上世世無生帝王家數語。雖愚者亦明之矣。○以上更就利害上收結。是對下等人說法。

先生生明清之際、痛心中原逐鹿、禍及生靈、因推本立君之大義、言衆人之所不敢言、當時目爲怪論、今日視之、則大輅椎輪、彌可貴也、

第二十七 柳子厚墓誌銘 ○文體爲碑誌類之墓誌體。誌亦作志。凡刻文而納諸壙中者。使後日有所稽考。皆屬之誌。文似傳。銘語近詩。古人所作。

或有誌無銘。或有銘無誌。或誌銘俱備。後世則類用俱備一體。此文即是。

韓愈 見第二册第五。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字更興。魏文帝恭帝時人。有文名。爲拓跋北魏之姓氏。按魏本鮮卑。相傳黃帝之裔。黃帝以土德王。鮮卑人謂土爲拓。謂后爲跋。拓跋。猶言土后也。

魏侍中。官名。見前出師表注。封濟陰。北魏郡名。今山東定陶縣西北。公曾伯祖奭。字子郡。拜中書令。因忤武后。爲許敬宗所陷。殺之。沒其家。爲唐宰

相。與褚遂良。字登善。唐太宗貞觀時。爲諫議大夫。及高宗將立武后。力諫。叩頭流血。貶官。以憂卒。韓瑗。字伯玉。唐京兆三原人。遂良諫立武后。力救之。亦貶死。俱得罪

武后。死高宗朝。皇考諱嶺。曰。有尊老孤弱在吳。願爲宣城令。從之。以事母棄太常博士。太常寺

求爲縣令江南。蓋就近其後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肅宗時。嶺上書言事。擢左衛率府兵曹。佐郭

要州司馬。權貴人死。乃復聲。拜侍御史。官名。居殿中。察非法。號爲剛直。所與遊皆當世名人。以上

先世事。子厚少精敏。達也。精銳而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貞元

初登進士第。嶄然。高峻貌。見頭角。衆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詞。科名。蓋取博學。而文章宏麗者。授集賢

殿正字。官名。蓋稱校讎之役。僬倭。傑廉悍。其文章有俊傑之氣。而廉隅精悍也。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諸子百踔

音卓。踔越也。厲。騰躍之貌。謂屈服其同座之人也。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

人。謂顯宦權要之人也。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貞元唐德宗十九年。由藍田今陝西藍田縣。尉官

縣令之副也。拜監察御史。官名。唐時各道設監察御史。主察官吏。順宗即位。拜禮部員外郎。官名。禮部尙書之屬官也。遇用事者

得罪。例出爲刺史。未至。又例貶永州司馬。用事者。即指王叔文。初。子厚與王叔文章執證二人善。及叔文得政。引子厚。將大用。及叔文敗。得罪。凡同黨

皆貶謫。永貞元年。八月。憲宗即位。貶叔文渝州司戶參軍。九月。子厚貶邕州刺史。十一月。遂貶永州司馬。永州。今湖南零陵縣。居閒益自刻苦。謂既至永州後。刻苦求學也。務記

覽。爲詞章。汎濫。言其廣。停蓄。言其深。爲深博無涯涘。猶言邊岸也。而自肆於山水間。子厚既遭竄逐。涉履巖嶂。

崎嶇埋厄。蘊騷人之懣悼。寫情敘事。動必以文。為騷文十數篇。元和年號。宗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偕出

為刺史。而子厚得柳州。元和十年三月。自永州司馬徙柳州刺史。柳州。今廣西馬平縣。即舊柳州府也。既至。嘆曰。是豈不足為政耶。

即孔子何陋之有意。因其土俗。為設教禁。謂教化及禁令也。州人順賴。順其教令。且倚賴之。其俗以男女質。音至。典也。猶今言抵押。

錢約不時贖。言及期不贖回。子本相侷。利息與本金之數相同。則沒為奴婢。收沒所質男女為奴婢。重利輕人。以人為貨。非公道也。子厚與

設方計。即方法也。民愚不知取贖之法。故子厚為之畫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如受雇之傭。必有價值也。足相

當。則使歸其質。謂計其歷年傭值之數。足與所質之錢數相當。即以此數取贖。而使主人歸其所質之男女也。觀察使道。官名。後世稱之曰道。今稱道尹。下。謂舉其法以告屬官也。凡上

級官行文至下級官曰下。其法於他州比。音彼及也。一歲免婢。免為奴婢也。而歸者且千人。柳州政績見羅池廟碑。獨書贖子一節。是撮其有德於民之大

者。○以上敘子厚在柳州政績之一斑。如讀林肯放奴事。敘筆簡潔。衡山。湘水以南。衡山湘水。俱在湖南永州境內。其南則今湖南南境。廣西之北境也。為進士者。皆以子

厚為師。師子厚之文學。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為文詞者。曾受子厚之指教而發之於文章者。悉有法度可觀。有皆

規模制度可觀覽。○以上敘子厚文學傳布事。其召至京師而復聲。為刺史也。即前例召。時元和十年三月也。中山。古郡名。今直隸涿州縣境。即舊定州是也。

劉夢得禹錫亦在遣。謫貶也。中當詣播州。今貴州遵義縣境。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遵義在萬山中。苗蠻雜

居。煙瘴重疊。尤重於永柳。故云云。而夢得親。有老母。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

子俱往理。

子厚與夢得文字交耳。所言切摯若此。其風義可知。

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

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

時御史中丞裴度上奏曰。禹錫誠有罪。然母老。其子為死別。良可傷。上曰。為人子尤當自謹。勿貽

親愛。此重可責。度曰。陛下方侍太后。不宜有此。上良久曰。朕所責為人子者耳。然不欲傷其親心。謂左右曰。度終愛我切。明日改高錫連州。連州。今廣東連縣。○以上敘子厚篤於交誼事。下文乃放大議論。

嗚呼。士

窮乃見節義。

謂至窮苦時。始見其節義也。○一句提撮。

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徵也。

逐。

追隨也。詡詡。音許。誇言也。

強。

笑語以相取。

謂肯相下也。

握手出肺肝。相示好。指天

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

音倍。○加二語形容盡致。

真若可信。

○已為僞字張本。

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

比。

○此面說得極輕。正激射上文一段。

反眼若不相識。

坑坎也。暗。

不一引手救。

救之起。

反擠之。又

下石焉者。

○引喻痛切。○自今夫直實至此。

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為。

○罵得痛快。

而其人自視以為

得計。

○反面文止此。

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愧矣。

○以上就上文事實發揮。純從子厚與夢得反面着力。一噴一醒。一承一收。包孕一部社會史。神味從史公伯夷屈原

等傳得來。所謂氣盛則聲之高。下言之長。短皆宜也。○昌黎文千古不磨。特於此等處見之。

子厚前時少。

去聲。

年勇於為。

為。讀去聲。猶言助也。即指子厚黨助王叔文事。

自貴重。顧藉。

顧藉。猶顧惜也。愈上留守相公啓云。無一分顧藉心是也。

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有氣

力得位者。推挽。

即史公無有力者贖罪意。

故卒死於窮裔。

子厚終於柳州。裔。邊遠之地也。

也。○以上總寫子厚生平。且悲且惜。

使子厚在臺省。

指為監察御史時。臺省。稱其地。

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

自不斥。

○三語中有惜子厚附叔文意。承上不自貴重來。

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去。用不窮。

○承上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來。○此段反

振起下意。是資格。

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

○應上自永州司馬例召。仍去柳州刺史。及卒死於窮裔等句。

雖有出於人。

猶言出人頭地。為將相。致富貴。

其文學詞章。必不能自力。

○暗應居間益自刻苦一段。

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斥窮二字一轉。極為子厚喜幸。蓋文公所以

傾倒於柳州者。惟文章學業耳。○此段從然字直貫到無疑也。作一句讀。

雖使○又一轉。更深切。

子厚得所願為將。

去聲。主兵者。

相去聲。俗呼宰相。於一

時以彼指文章傳後。易此。

○即將相。

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

文章傳後事。是高等人所知。將相則世俗衆人之所謂榮也。此中消息。難以明言。故以得失

聽人自辨。○此段就子厚地位。深一層說。睥睨一世。足為子厚增聲價。而語帶規諷。意極含蓄。

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

以十五年七月十日。歸葬萬年。

唐時縣名。今陝西咸寧縣治。蓋子厚祖墓所在。

先人墓側。子厚有子男二人。長

聲。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

俗稱遺腹子。

女子二人。皆幼。

○以上敘生卒年月及家族。

其得歸

葬也。費皆出觀察使河東。

與子厚先籍同。

裴君行立。

元和十二年。裴君行立為桂管觀察使。子厚即其部屬也。

行立有節概。節操氣概也。

重然諾。

謂既諾必踐也。

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為之盡。

盡心力也。○以上帶敘裴君行立。

竟賴其力。葬子厚於萬

年之墓者。

賴此人得扶柩歸葬也。蓋子厚子幼。難得裴君之費。而無虞運。則無囊事之人也。

舅弟盧遵。遵涿

古涿州。清順天府涿縣。

人性謹順。學問

不厭。自子厚之斥也。貶官。遵從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將經紀。猶言料量處置也。其家庶幾平聲。有始終者。○以上帶敘盧遵。銘曰。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銘。語簡朴有則。

第二十八

潮州韓文公廟碑

即唐韓愈。愈以憲宗元和十四年。因迎佛骨上表極諫。貶潮州刺史。穆宗長慶元年。召還。潮州人思之。因立廟以祀。

○至宋時蓋又修建也。
○此為碑誌類之碑文體。

蘇軾見前。

匹夫。無位之民也。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

引古聖賢語遠說入。○兩語屹如山峙。相傳東坡先生作此碑時。不能得一起語。草數十易。不愜意。忽得此兩句。

想見神來得意時。

是皆有以參

與天地為三曰參。

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

猶言死也。

有所為矣。故申呂自嶽降。

詩云。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甫即呂也。書呂刑。禮記作甫刑。而傳說音孔氏傳以為呂侯後為甫侯是也。申。申伯也。○應上句生有自來。

為列星。商武丁得傳說為相。後卒。相傳乘東維。騎箕尾。比於列星。○應上句逝有所為。

古今所傳。不可誣也。

○收束證據頓住。

孟子曰。我善養

吾浩然之氣。

○忽提出氣字。

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

入乎

天地之間。卒同然遇之。則

王公失其貴。晉楚春秋時大國失其富。孟子晉楚之富不可及也良平張良陳平漢之謀臣失其智。賁育孟賁夏育古之勇士失其

勇。儀秦失其辯。張儀蘇秦戰國游說之士是執使之然哉。頓上起下語有力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

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刻畫氣字故在天為星辰在地為河嶽幽則為

鬼神而明則復去聲為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純從天人理想上發揮以極推尊文公之量以切立廟之本旨非好為翻空也以上言古今聖賢歿後必為神

是一篇總冒自東漢以來從史事引起道喪去聲文弊非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並起暗指佛老文公尊儒衛道故從反面跌入歷唐

貞觀太宗年號開元玄宗年號之盛輔以房玄齡字喬孫杜如晦字元明二人太宗相姚崇崇字元之宋璟璟字廣平二人玄宗相而

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非有世家憑藉談笑而麾之言其力量有餘裕也天下靡然從公復去聲歸於

止。跟道雙文弊句來蓋三百年於此矣。宥句有神文起八代之衰東漢魏晉宋齊梁陳隋而道濟天下之溺

公原道等文足救人心之陷溺忠犯人主之怒憲宗迎佛骨入禁中公上表極諫憲宗怒怒欲罪之裴度等力救乃貶潮州而勇奪三軍之帥鎮州亂殺帥田弘正而立王

廷濬詔公宣撫衆皆危之公至對廷濬力折其黨廷濬畏重之四語括韓公生平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應前起段作複筆結住下

文再用提筆振起。蓋嘗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以為可以智力勝惟天不容僞。必以精神感智可

以欺王公。貼人說不可以欺豚魚。易中孚象曰信及豚魚注云豚者獸之微賤魚者蟲之幽隱貼天說。力可以得天下人。不

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天。○四句承上起下。故公之精神。能開衡山之雲。公有謁衡山南嶽廟詩云。我

清風。潛心默禱若有應。豈非正直能感通。須臾盡掃衆峯出。仰見突兀撐晴空。即此句所本也。○天。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謂以諫佛骨事貶潮州。○人。能馴鱷魚。飛

類之猛大者。能害人畜。之暴。潮州有鱷魚之患。公爲文投水中。鱷西徙六百里。集中有祭鱷魚文是也。○天。而不能弭也。止皇甫鏞李逢吉之謗。憲宗

得公潮州謝表。頗感悔。欲復用之。皇甫鏞忌公。奏改袁州。宰相李逢吉。惡李紳。欲逐之。遂以公爲京兆尹。特詔不盡參。而除紳中丞。紳果劾奏公。公以特詔自解。紳不服。交闕不已。宰相以臺府不協。遂兩罷之。是不能止謗也。○人。

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即指潮州立廟祀公。○天。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公自觀

入仕。貶山陽。貶潮州。移袁州。行軍潮州。宣撫鎮州。是不能一日在朝也。○人。蓋公之所能者天也。所不能者人也。○點出天人。如土委地。趁勢收住。

○以上論公之精誠及其遭際。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爲之師。自是潮之士。皆篤於文行。延

及齊民。也。平民至於今號稱易治。○以上在潮政績。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

學道則易使也。去聲。論語陽貨篇子游所述。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以

上廟祀之誠。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即太守署中。民以出入爲艱。前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補

一筆。元祐宋哲宗年號。五年。朝散郎官名。宋時爲散職。王君滌名來守是邦。爲潮州太守。凡所以養士治民

者。一以公爲師。民旣悅服。○又補敘王君一筆。亦題中應有之義。則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聽其所民謹同

趨之。卜地於州城之南七里。期音基，周年也。年而廟成。○以上記新廟，下文忽作辨難，文情湧起。或曰：公去國萬

里而謫於潮。不能一歲而歸。謂不及一歲即去也。歿而有知。其不眷戀於潮審矣。軾曰：不然。公

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既以神而言，則何嘗不在潮。○水在地中之喻，新妙。而潮人獨信

之真。思之至。焄蒿悽愴。禮記祭義篇云：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鄭註云：焄，香臭也。蒿，氣蒸出貌。言鬼神精氣，隨香臭而蒸上，使人接之，則精神悚然。故云悽愴。若或

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反而言之，既謂之神，則何嘗專在潮。○跟水在地中句作掉筆，更妙。元豐神

宗年號七年。詔封公昌黎伯。古郡名，今直隸昌黎縣。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點出廟額。潮人請書

其事於石。○點出碑。○以上敘新廟作碑之事由。因作詩以遺之。去聲，音位。投贈也。使歌以事公。近乎樂章。其詞曰：

公昔騎龍白雲鄉。莊子云：乘彼白雲，游于帝鄉。○歌以是起者，即跟碑文。篤首之申呂嶽降傳說列星等句而來，純從神字上發揮。手扶開雲漢分天章。詩云：俾彼雲漢，爲章於天。謂雲霞之光彩。成天之文章。而公以妙手偶得者也。天孫爲織雲錦裳。天孫，織女名。言天若令織女爲公織就雲錦之裳。飄然乘風來帝旁。

言公之降神自天。下與濁世掃粃糠。莊子云：塵垢粃糠，粃糠，穀皮也。濁世，世也。喻世俗文章之蕪穢。○以上言公自天而降，蔚爲一代文宗。西遊咸池略扶桑。

淮南子云：日出陽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謂公四遊咸池浴日之地，而略過于扶桑拂日之方。草木衣被昭回光。公之文章，光輝發越，被及草木，猶日月之昭回於天而有光明也。○以上言公之文

學德業，光被四表。爲民物所瞻仰。追逐李名白，號青蓮。杜名甫，字子美，號少陵。參翱翔白甫俱唐名人，公之文章，足追逐及之，而與之參列翱翔乎其間。汗流籍

籍

張籍皇甫湜。雖同有名於時。而不及公遠甚。日光激射。則他影俱消。曰滅。籍。湜。走。且。僵。故。媿。汗。如。流。而。卒。不。能。追。及。至。於。儂。仆。也。

沒。反。從。下。照。曰。倒。影。言。其。餘。諸。文。家。更。不。足。道。髣。髴。為。公。之。光。輝。所。奪。可。望。而。不。可。接。也。○以上言公之文章道德。人不能及。作詩諫佛譏君王。即指佛骨表。要觀南海窺

衡。湘。被。謫。潮。州。政。涉。嶺。海。故。云。觀。南。海。又。窺。衡。山。湘。水。也。歷。舜。九。疑。山。名。在。蒼。梧。零。陵。舜。所。葬。處。吊。英。皇。堯。二。女。娥。祝。融。先。驅。海。若。藏。

南海之神曰祝融。海若亦海神。公涉嶺外海道。祝融為之先驅於前。而海若亦率怪物以斂藏。約束蛟鱷如驅羊。即指鱷魚文。驅羊。言其易也。○以上言公之德足以感人。威足以鎮物。鈞

天無人帝悲傷。中央鈞天。見漢書郊祀志註。言天無事必下。名雞下。羞。進也。言牲雞之薄祭。所以表誠也。於歎聲。粲荔丹與

爆牲雞下羞我觴。爆音雹。爆牲。爆牛也。一名犂牛。粵地之野牛。雞下。粵人凡於歎聲。粲荔丹與

蕉黃。言歎美陳列之品。惟丹荔與黃蕉耳。公羅池廟碑。荔枝。黑兮蕉葉黃。東坡先生引用其語也。○以上廟中祭品。公不少留我涕滂。傷公已歿。滂。音旁。涕下也。翩然被

髮下大荒。公詩云。翩然下大荒。被髮騎麒麟。東坡用此語。蓋祝其來享也。○歌詞有聲有色。仍以歿而為神作結。

第二十九

鷓說鷓鳥名。鸞屬。唐書言禁進犬馬鸞鷓。與鷓並稱鷓鳥。即此。○文亦寓言。

柳宗元見。

有鷺。猛鷺食。日鵲者。穴於長安。縣名。唐京都。今陝西長安縣。薦福浮圖。薦福。寺名也。塔亦呼浮圖。蓋寺後有塔也。寺在今陝西咸寧縣南三里。隋煬帝時

建·武后天授元年·改名薦福寺·有塔十四級·俗呼小鴈塔·有年矣·浮圖之人·此指寺中僧徒·室宇於其下者·居塔下·伺之甚熟·禮記內則云·雞尾不盈握·

其出入情狀·為予說之·借他人告語說入·情景方能逼真·曰·冬日之夕·是鵲也·必取鳥之盈握者·謂冬夕鵲畏寒·乃取小鳥之體·燠其爪掌·左右互易·蓋用為取燠之

言不盈一握·完而致之·不傷其毛羽·以燠·音郁·燠也·其爪掌左右而易之·謂冬夕鵲畏寒·乃取小鳥之體·燠其爪掌·左右互易·蓋用為取燠之

具·而不傷其命也·且則執也·執小鳥也·而上浮圖之跂·跂本義·為人之竦立·屋簷外出者似之·詩云·如跂斯翼·毛傳言如人之跂竦是也·俗亦呼飛簷·焉·縱之·去放

也·延長·其首以望·極其所如·謂目窮小鳥之所往·往必背倍而去焉·謂不向小鳥所飛之方向也·苟東矣·則是

日也不東逐·南北西亦然·鵲本驚鳥·須逐擊小鳥而食之·獨此鵲因既取小鳥援爪·便不欲殘食其生命·故既縱之·不復向所縱之方取鳥·如報功然·以上述寺僧窺見鵲之行爲·意思純妙

筆致雅潔·是鳴呼·孰謂爪吻也·口喙也·毛翮·音核·羽也·之物·指鳥類狀態·而不為仁·不殘鳥·義·不忘報·器·器猶言道

耶·是固無號位爵祿之欲·人因好名·里閭親戚朋友之愛也·人因有情·出乎殼卵

離鳥須母哺而食者·曰殼·卵·鳥子也·而知攫食·攫鳥而食·決裂之事爾·決鳥之體而裂之·不為其他·言驚鳥舍攫食外無他事·凡食·疑作禽

類之飢·惟且為甚·夜中無所得食·且必甚飢·體驗語如讀禽經·且補一筆出下文仁義尤有力·今忍而釋之·以有報也·報懷爪掌之功·是不

亦卓然有立者乎·能忍能報·則仁義之道立矣·用其力·應懷爪掌·而愛其死·應縱去·以忘其飢·應且·又遠而

違之·應是日不東二語·非仁義之道耶·應仁義器句·恆其道·一其志·應說者語氣中必字·不欺於心·應忍·斯固世

之所難得者也。○數語似鶻似人。贊歎中無限譏諷。略一結束。再起下文。余又疾恨也。今之說時俗之曰以煦煦韓文。煦煦為仁。煦而

嘿同。徐徐其行徐徐而俯俯首也者善之徒。皆柔順慈祥之態。如是者世必不疑其為惡人。以翹翹而厲炳炳而白者

暴之徒。翹翹。高竦貌。厲。猛也。炳炳。章著貌。白。坦也。世且疑為暴徒。今夫梟亦作鴞。角鴞之類。惟無毛角。鶴鶴。角鴞也。俗名貓頭鷹。有毛角。

晦於晝而神於夜。晝伏夜出。二禽皆然。鼠不穴寢廟。詩云。鼠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循牆而走。○仍就鳥類折入正意。語妙雙關。是不

近於煦煦者耶。○一證今夫鶻其立趨然音傷。跳貌。亦與躍同。其動若然音畫。急遽有聲也。其視的然瞭明

之貌。其鳴革然。或作戛然。亦作格。狀其鳴聲之怪直也。是不近於翹翹者耶。○二證由是而觀其所為則今之

說為未得也。觀夫鶻而知時俗之語。未足為是。○以上忽引時俗語。隨引隨駁。言中有物。仍跟仁義發揮。孰若鶻者。吾願從之。毛耶。翮耶。胡

不我施。言使我為鶻。亦所願也。寂寥太清也。天空樂音以忘飢。○應忽飢忘飢句。用韻語作結。○六語用韻。若歌者頌。令人愉然意遠。

第三十 梓人傳

孟子言梓匠輪輿。本之周禮考工記。又尚書有梓材篇。惟考工記之梓人為筍簞。為飲器。為俛。並無建築宮室之說。尚書梓材言椳斲。亦係操斧斤者。皆與此傳中所言不符。按孟子言大匠。考工記言匠人。則掌室字營造之事。其品格與此傳同。柳州用梓人字者。殆與匠通用歟。

柳宗元見前。

裴封叔名璋·子厚之第在光德里。唐時京城·中里巷名有梓人款也。其門願傭也。租賃隙隙字。猶云空

處住也。焉。所職也。尋引八尺曰尋·十丈曰引。規矩所以為圓方之器。繩墨引繩彈墨·所以為平直之器。家不居龔斷龔·石所

以磨斧斤·斲·斫也。之器此二語便伏下文笑駭。問其能曰吾善度。入聲·量材視棟字。上棟下

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也。所謂度吾指使。○暗伏宰相之職而羣工役焉。捨我衆莫能就一字。呼

頭。故食音嗣·食祿也於官府。吾受祿三倍。三倍於工役作於私家。對於官府言·則尋常居戶曰私家吾收其值大半。

焉。○一段以言語代敘事·似正文矣·下文卻作一折他日入其室。其牀闕足也。少一足而不能理也。修理曰將求他工。余

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祿嗜貨者。即虛聲純盜意·○故作一折其後京兆尹唐京城內地方長官曰京兆尹·與今之京兆尹同

將飾也。修建官署。俗呼衙門余往過焉。委積積羣材。會衆工。先寫或執斧斤。或執刀鋸。皆環

立向之。梓人。○點梓人左持引。量右執杖。指揮而中處焉。上聲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

視木之能勝任與否。揮其杖曰斧。斲削彼執斧者奔而右。就所揮處也顧而指曰鋸。截斷彼執鋸者趨

而左。○寫梓人俄而斤者斲。刀者削。斲與削有大小之異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音綴者。

○寫梓人三。其不勝聲。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愠焉。○寫梓人四畫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俗即

呼打樣·蓋照此圖樣建築也。

計其毫釐。十絲曰毫·十毫曰釐·十釐曰分。

而構造大廈。巨屋也。

無進退焉。寫梓人五·既成書於上。

棟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字也。梓人之姓字。

凡執用之工不在列。寫梓人六·余園。

也。視大駭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工且大·是極贊語·寫梓人六節中·句句含有下文議論·尤多包孕·盡為下文張本·

繼而歎曰。轉彼將舍其手藝。應不居響斷之器句。

專其心志。應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句。

而能知體要者歟。大體與主要也·體要二字是一篇之

領。網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其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送承專其心智句寫作二層。

乎此也。○承一句·指點梓人與宰相極似之理·以上贊美梓人·連下三者歟字·方轉入正意·如黃河之流·九折而入海·何等委曲·下文便以宰相為主位·就梓人行爲·一一對勘·章法井井可按。

者本於人。言治天下者無他謬巧亦本於人爲而已。

其執役者爲徒隸。徒役皂隸·從下級說起·即先就上文衆工應照·層次一絲不亂。

爲鄉師。掌一鄉教養。

周官稱鄉老。周官稱鄉老·以下俱本周制。

里胥。里中胥役也·俗稱地保。

其上爲下士又其上爲中士爲上士。以上三級爲下級官。

又其上爲大夫爲卿爲公。以上三級爲高級官。

離而爲六職。家宰司徒宗伯司馬司空也·後世爲吏戶禮兵刑工·判而爲百役也·判·分也。

外薄四海有方伯連率。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後世稱布政使曰方伯·是也·又十國以爲連·連者率·率同帥。

郡有守邑有宰。

皆有佐政。秦制·郡置守·縣置令·此云邑宰者·仍古名也·佐政·如丞尉之屬。

其下有胥吏。胥吏·皆在官府就役者·所謂庶人在官是也·胥·俗呼差役·吏·俗呼書辦。

又其

皆

有

佐

政。

此就王都

以內言。

外薄

四海

有方伯

連率

郡有守

邑有宰

皆有

佐

政。

其下

有

胥吏

又其

有

下皆有齋夫版尹。漢制。鄉小者置齋夫一人。職聽訟。收賦稅。版尹。尚書周官作版尹。謂險地之尹長。或云掌版籍者。未知孰是。皆指鄉官佐治職而言。以就役焉。猶衆。

工之各有執伎。同技也。以食力也。○先出衆工。猶衆工一。彼佐天子相。去聲。天下者舉而加焉。指而

使焉。對於上節各官職而加乎。其上。有指使之權也。條也。處理也。其綱紀。凡以總而御分者皆曰綱。別絲縷。使不亂曰起。引伸為法律道理。而盈縮焉。猶言操縱也。齊其

也。割一也。法制。法律制也。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猶梓人二。擇天下之

士。使稱。去聲。相稱也。其職。舉賢。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安民。視都知野。視野知國。視國知天

下。言不濫邇。不忘遠。所謂治天下如示諸掌也。其遠邇細大。可手據其圖而究焉。明瞭詳悉。不啻有圖可按也。猶梓人畫宮

於堵而績。功也。成績也。於成也。○猶梓人三。能者進而由位也。之。使無所德。不拜爵公朝。不能者

退而休之。亦莫敢愠。即雖勞不怨。雖死不怨殺者意。不銜。音眩。自媒求售也。能。不矜名。不親小勞。不侵衆官。禮記

云。大臣不親細事。梁書王恢云。彭祖代吏。近乎倥偬。謂大臣親細事。近乎越職。日與天下之英才討論其大經。對小勞衆官言。中庸云。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猶言大綱大法。

猶梓人之善運也。用也。衆工而不伐也。矜誇也。藝也。○猶梓人四。夫音扶。然後相去聲。道得而萬國

理矣。○單承一句。側出第五段變化。相聲。道既得。萬國既理。天下舉首而望曰。吾相。去聲。之功也。後之

人循跡。惡其政績。而慕曰。彼相。去聲。之才也。士或談殷周二代。之理。治道。者曰。伊尹。傅說。周

周公召召公爽其百執事接第一節之勤勞不得而紀姓字不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

用者不列也。○猶梓人五。○以上闡發相道。與梓人相合處。文勢層疊。句法有變化。大哉相擊乎。通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

贊作總收束。即宕起不知體要一段。其不知體要者反此。○應上體要作翻騰。以恪勤為公。○親小勞矣。以簿書為尊。○使衆官術

能矜名親小勞。侵衆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掉轉上文。听听音銀。同斷。辨爭貌。於府廷而遺其大

者遠者焉。○不知體要。所謂不通是道者也。猶梓人而不知繩墨之曲直規矩之方圓尋

引之短長。○複應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句。姑奪衆工之斧斤刀鋸以佐其藝。○反應不居鑿斲之器。及指揮衆工一段。又不能備

其工。○一身兼衆役必不能工。此自然之勢。不知體要之害如此。以至敗績用而無所成也不亦謬歟。○此段就上五猶梓人意。反

乃另發或曰彼主為室者。○營建室屋之主人。儻或發其私智牽制梓人之慮。○謂主人出其私意。強梓人之聽從其命令。奪

其世守。○周禮冬官考工記云。守之世謂之工。而道謀是用。○詩云。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言築室而與行道之人謀之。人人得為異論。不能有成也。雖不能成功。

豈其罪耶。○非梓人之罪。亦在任之而已。○此段詰難。乃以梓人事暗說君主任相當專一意。而折入正文。仍側重自處一方面。通篇意歸一綫。余曰不然。夫繩

墨誠陳規矩誠設。○禮記經解篇云。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誠猶言果也。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

張而廣也。○即不可欺曲。直方圓意。由我則固不由我則圯。○壞也。彼將樂去固而就圯也。則卷其術。

論語云。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默其智。悠爾而去。即悠然。謂遠去也。不屈吾道。○句句是說相道。合則留。不合則去。聖賢出處之大節也。是誠良梓

人耳。其或嗜其貨利。忍而不能捨也。孟子所謂焉有君子而可貨取。今貪利而不去。是貨取矣。喪去聲也。其制量。屈而不

能守也。制度分量。即暗說繩墨規矩。棟撓音鬧。平聲。屈也。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不能委罪於君主。○以上又

從梓人立說。喻相道尊嚴。不能屈己以從人君之欲。與梓人不能喪其制量。以徇主人之利正同。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故書而藏之。○總束喻意正意。歸結一句。

梓人蓋古之審曲面勢者。周官考工記云。或審曲面勢。以飭五材。註云。審察五材曲直方面之形勢以治之。按冬官指國有六職。百工居一。是即司空之職也。與梓人掌職異。子厚因事實為解

釋耳。今謂之都料匠云。唐時俗稱。今或呼作頭。余所遇者楊氏。潛其名。○以補筆作結。雅有別趣。

第三十一 拾甲子年事

此唐季藩鎮間軼事。故以紀年法為題。○文體為雜記類之書事體。拾者。猶言拾得其事而書之也。

羅隱

見第一册第二十八。

太和唐文宗年號中。張谷詳未詳納邯鄲趙之舊都。今直隸邯鄲縣。人李嚴女。備歌舞具。謂備歌舞之用。如伎樂也。及長上聲。大

妍美也。麗豐足。殆不似下賤物。謂其姿態優秀。非下賤人物也。又能傳故都即指邯鄲聲。有時涼曉哀轉。同轉。歌聲轉

也。歷歷見趙家之遺臺老樹。謂歌中語。雖驚離弔往之懷。似不能多也。言其歌聲動人。令人髮

弔往之文人。寫其悲歎之狀。亦不過如是也。○狀歌聲之妙。雅也。為谷所愛。因目曰新聲。○以其歌名之。一往情深。句法亦悲情韶秀。昭諫多逸才。於此可見。

來歷及色藝。及劉從諫得父封。從諫。唐敬宗文宗時昭義節度使。鎮澤潞。治上黨。劉悟子也。悟卒。知留後。持金幣徧賂朝貴。李逢吉王守澄等為之請。遂拜節度使。父即指劉悟也。谷以

窮遊。謂因窮困而宦遊也。佐其事。新聲亦從去。然性本便慧。俗言乖巧也。雖谷之起居謀慮。皆預有承

迎。謂能先意承志。故頗聞中外消息。謂藩鎮及朝廷之情勢也。○以上敘新聲能知時事。為下文進諫張本。時從諫得志後。勾聚亡命。謂

結聚。犯罪逃亡之人也。以窺脅朝廷。窺伺朝廷間隙而脅制之。大為四方人怪訝。有實其事於谷者。以其實事告谷。谷

不以介意。不動其意也。新聲曰。妾於公直巾屨。古人謙言嫁女曰侍巾櫛。蓋言侍奉瑣事也。屨。膠也。俗呼鞋。閒狎玩者耳。親狎而玩弄。

非尊敬者。除歌酒外。新聲專事歌酒。蓋家伎之類。不當以應顧命。○先聲明不當進言。然食人之食。憂人之憂。傳云。食其祿

者。忠其事。又韓信對劇通語。○理之常也。况妾乎。言雖女子。亦當忠於所天。前日天子授從諫節度使時。劉

既卒。表其子從諫嗣。朝議方未許。從諫乃徧賂朝右。於是李逢吉王守澄為之請於敬宗。敬宗乃以晉王為節度大使。從諫主留事。晉王為帝所愛。從諫饋獻相望。未幾。拜從諫節度使。非從諫有戰野之功。拔城之績。蓋以其先父挈齊還我。去就間未能奪其嗣耳。淄青節度使李師道反。遣悟拒魏博田弘正軍。旋疑悟。欲殺

之。事洩。悟乃激衆入郛。殺李師道等。事聞。朝令以悟為義成軍節度使。封彭城郡王。而公不幸為其屬。則牽

旋移鎮澤潞。齊即指李師道。謂悟有滅師道之功。朝廷依違兩可。姑聽從諫留後耳。而公不幸為其屬。則牽

制之道。在此不在彼也。謂牽制而保全之。惟在服從朝命。不宜從諫為逆。此指服從朝命。彼指從諫為逆。自劉氏奄有全趙。澤潞。古趙國地。故云奄有

全趙·詩云·奄有九有·注奄·覆也·大有餘也·更平聲·換也·改歲時·猶言有年也·未嘗聞以一縷一蹄為天子壽·一縷·喻幣帛之細者·一蹄

·喻牲牢之細者·謂非特不入朝·而指使輩率無賴人也·即指勾聚亡命事·且章武朝·未詳·數鎮·指魏博成德淄青平

盧·顛覆·憲宗七年·魏博田興降·穆宗元年·成德王承元降·又憲宗朝·淄青李師道為劉悟所殺·皆以雄才傑器·言田興等其才過於從諫·尙不能固天子

恩·况從諫擢自兒女子手中·悟卒·時朝廷無意授從諫·從諫備賄宦官宮妾·始得請·故曰擢自兒女子手中·一旦襲承·荷·去聲·擔荷·荷也·擔家

業·苟不以法而得功·謂非有功·亦宜不以法而終必被征討族滅此倚伏之常數也·老子云·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而

又卒伍佻險·輕佻·險·言語不詳·同祥·當時必有逆跡·為新聲所見·故云然·是不為齊鬼所酬而死于帳下者幸

矣·此指李師道事·師道鎮淄青·故簡稱齊·劉悟初依師道·用從諫偵悉陰事·遂背而殺之·以功得封·後悟因巫言師道為崇·竟惶恐嘔血死·故新聲亦引此事言·必為齊鬼所報仇·死于非命·且致夷滅·孰謂公從

其事反不知其事者哉如不能早折其肘臂·謂制其部下·以作天子計·謂谷力不能制其部下·圖謀從諫·使歸命朝廷·

則宜脫族西去·唐都長安·居澤潞之西·故謂即不能舉事·亦當脫此羈絆·西歸京都·大丈夫勿顧一飯恩以骨肉腥健兒衣

食·一飯·用淮陰侯受漂母一飯事·腥·血腥也·謂勿因一飯之恩·隱忍不去·致自己受戮·以血腥沾染健兒之衣食也·○以上新聲偉論·寫得悽婉慷慨·才識兼備·令人心折·言訖·悲涕流落·淚

落·狀下谷不決者三月·新聲復進·謂更諫也·以其業不用也·縊死之·恐禍及·縊會昌·武宗年號·

中·從諫死·其子謀邀節鉞·族之·從諫子積·本弟之子也·及病·與妻裴氏謀置為嗣·死後·匿不發喪而求如河朔故事·時宰相李德裕力斥之·乃敕河朔各鎮進討·大將郭誼誘積殺

以降。并滅其族。谷竟從逆。谷與張沿陳揚庭等十一族皆駢誅。○以上終言谷事。嗚呼。謀及婦人者必亡。見左傳云。謀及婦人。宜其死也。而新聲

之言。惜其不用。○三語論贊。言簡意賅。余前過太行。山名。在澤潞境。時有傳。去聲。騶傳也。吏能道。敘述也。當時

事。因拾於簡編。因拾取其事。編於簡冊之中也。今見昭諫所著讒書中。○以所聞來歷作結。

第三十二 祭夫徐敬業文

敬業。名悌。梁吏部尙書徐勉次子也。幼聰敏。能屬文。起家著作郎。轉太子舍人。掌書記。累遷洗馬中舍人。猶管書記。出入宮坊者有年。以足疾出爲湘東王友。俄遷晉安內史。未幾卒。○此篇係祭告類之祭文體。女子能文。尤爲可貴。本編錄祭文僅此。

劉令嫺。敬業妻也。劉孝綽妹。二姊並有文學。令嫺爲最。時稱劉三娘。悌卒。勉本欲爲哀辭。見此文。乃開筆。附南史劉孝綽傳。

維梁大同武帝年號五年。新婦妻之自稱謹薦少牢。羊豕之屬。曰少牢。於徐府君。本稱父及祖。今以稱夫者。尊之之詞。與新婦對用。之

靈。對於死者稱靈。曰。惟君德威猶言備禮。禮智才兼文雅。文章爾雅。兼有之也。學比山成。論語譬如爲山。言積學也。辯同河

瀉。口若懸河。如瓶瀉水。皆喻善辯也。明經擢秀。漢以來俱設明經科。擢。拔也。秀。秀才。言其早登科第也。光朝振野。有光於朝廷。振名於草野。調逸許中。

魏都於許。多文士。聲高洛下。晉都洛陽。人才所聚。世稱機雲入洛。含潘安度陸。機。雲。兄弟。超終軍邁賈。誼。○四人皆文學著名者。言敬業能

過之也。○以上敘敬業人品。二儀既肇。易云。太極生兩儀。謂陰陽也。判合始分。男女判合。則爲夫婦。簡也賢依德。乃隸屬夫君。謂

賢德·得祿 敬業也。外治徒舉。內佐無聞。謂敬業能舉外治而已。無內助之才。謙詞也。幸移蓬性。頗習蘭薰。自稱蓬草劣性。得嫁才士。如入芝蘭之室也。

式傳琴瑟。式·庶幾也。琴瑟之好。見詩經。相酬典墳。三墳五典。古書。謂夫婦能以文學相酬答也。以上敘遇人之淑。輔仁難驗。論語以友輔仁。謂此言未驗也。神

情易促。謂神情忽變。以疾促其天年也。轉到病卒。電碎春紅。霜凋夏綠。電音薄。雨冰也。謂春方華而電降。夏木盛而霜滲。喻天折也。句哀豔。躬奉正衾。

親觀啓足。謂親自正其衾。又啓而視其手足也。論語·曾子曰·啓予足。啓予手。一見無期。百身何贖。詩·黃鳥云·如何贖兮。人百其身。以上敘及死喪。嗚呼

哀哉。文乃入死後語。一勸作提筆。下生死雖殊。情親猶一。起下文。生前嗜好。敢遵先好。去聲。言生前嗜好。手調薑橘。味。敬

業所好也。素俎空乾。音。奠。觴。徒溢。喪祭曰素俎。空乾。謂無人饗食。空見其乾朽也。雖滿溢於觴外。不見飲者。悲詞也。昔奉齊眉。異於今日。

日。梁鴻得孟光爲妻。舉案齊眉。相敬如賓。今日食雖陳列於案。而夫已不見。故云異也。以上入祭字正面。情詞悽婉動人。從軍暫別。且思樓中。言夫出從軍。不過暫別。而樓中思婦。猶思之

不。薄游未反。尙比飛蓬。詩·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言夫出游。則無心膏沐也。如當永訣。永遠訣別也。永痛無窮。以上四句展開。從旁面逼入。兩句

拍合。語益悲慘。百年何幾。泉穴方同。言百年亦無幾時。則同穴之期不遠矣。以同穴收結。文情並至。

第三十三 上言世務書

謂上書言當世之務也。此係奏議類。

徐樂 漢燕郡無終人。前漢書有傳。

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如土之崩不在瓦解如瓦之碎解古今一也○突提兩語作冒勢如山立何謂土崩秦

之末世是也○還他證陳涉後名勝初發難者詳見第一册注無千乘去聲一車四馬曰乘千乘者諸侯也之尊尺土之地身

非王公大人有名之家族之後鄉曲即鄉里之譽非有孔子曾參名墨子翟名之賢陶朱范即

蠶之後之齊稱陶朱公猗頓魯猗頓以鹽鹽起家見史記貨殖傳之富也然起窮巷奮棘矜棘戟也矜戟之把也偏袒

也露臂大呼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救恤也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

而政不修上二者為上下之情不通下者則任法不任人之弊也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為資也此之謂土崩○指點親切故曰

天下之患在乎土崩○以上申解土崩之證據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即漢景帝時七國之變見第一册第三十二疊錯論注

還他證七國謀為大逆即反叛號稱萬乘之君七國皆強大之諸侯與陳涉相反帶甲數十萬○反應棘矜

威足以嚴其境內○應尺土之地句財足以勸其士民○應陶朱猗頓之富句然不能西攘也奪尺寸之地而

身為禽同於中原者周亞夫實嬰等將兵討七國甫一月而事平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

也○再曲當是之時先帝指景帝之德未衰○拾高先帝正為鍼砭武帝而安土樂俗音落之民衆故諸

侯無竟同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以上申解瓦解之證據由此觀之天

下誠有土崩之勢。雖布衣窮處，上聲。猶居住也。之士，或首難，去聲。首發難也。而危海內。陳涉是也。

况三晉。指韓趙魏三國。本晉地所分立也。陳涉兵也。不踰時。而張耳陳餘立武臣為趙王。周市迎魏咎為魏王。張良勸立公子成爲韓王。之君，或存乎。○交互說。作宕筆。天下雖

未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勢。雖有強國勁兵，指七國。不得還踵，音走。反走也。而身爲禽。同擒。吳

楚是也。况羣臣百姓能爲亂乎。言必不能爲亂。此二體，猶言二種事體。者安危之明要。明白之要語。賢主

之所留意而深察也。○以上雙承上兩節。結束引證。故事。下文乃入現狀正面。問者，猶言頃問。曩者。關東，漢都關中。故以中原各地爲關東。五穀數

不登，數。入聲。屢屢也。登。成熱也。年歲未復，飢饉之患。未及恢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漢武征匈奴。撫西域。開西南夷。極意張大邊境之事。故云。

推數循理，推測氣數。依據事理。而觀之，民宜有不安。不安是土崩之根。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去聲。輕易也。

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點一。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萬種化治之原理。明於安危之機。修之

朝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防土崩於未成。也。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意在使武帝節用愛人。

游燕之囿，擴大游宴之囿。圍。淫從，去聲。放縱也。恣，恣肆也。之觀極馳騁，馳馬也。之樂自若。言其常無所廢損也。金石

絲竹之聲，不絕於耳。○再作一種句法。爲聲。○近戰國策士口吻。幃幄之私，指妃妾。俳優，幻戲之弄者。朱儒，短小可玩弄者。之笑。

休息邊事，但不欲明言耳。○複點一筆。鄭重屬明。正文止此。下特推闡上意以暢所言。

不乏於前。色及玩戲。而天下無宿留也。憂。名何必夏子。猶言禹湯。俗何必成康。周之二王。是時風俗純厚。言不必追慕古人也。

雖然。○說已汗漫。急收到本位。臣竊以為陛下天然之質。寬仁之資。同而誠以天下為務。則禹湯

之名不難侔也。並而成康之俗未必不復去聲。興也。○雙承上兩句。此二體者立。○應上三體。然後處

尊安之實。揚廣譽於當世。親天下而服四夷。餘恩遺德。為數世隆。南面背依。依同辰禮記

云。天子負斧辰。南向而立。背與真義通。攝收斂也。袂而揖王公。此陛下之所服也。○此段諛頌。即根夏子成康申說。揣摩武帝喜功好大之心而發。亦非

淨文。臣聞圖王不成。其敝足以安。言但用其敝末之法。猶足以安天下也。安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威而不

成。奚征而不復哉。○聲三語應上文。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患。句作結。

第三十四 送李愿歸盤谷序

按同時有兩李愿。一隱盤谷。一為西平王晟子。攷此序作於貞元十七年時。西平子正為宿衛將。又公有和盧郎中送盤

谷子詩。時為元和七年。西平子方為節度使。又宋本此序。後有一跋云。隴西李愿。隱者也。不干譽以求達。每輟光以自晦。跡寄人世。心游□清。樂人智於□之間。信

古今一時也。昌黎韓愈知名之士。高愿之賢。故敘而送之於□。縣大夫博陵崔俠。披其文。稽其實。是用命工勒石於谷之西偏。以旌不朽云。唐貞元辛□歲建丑月。渤海

高從□。可知此李愿為栖隱士。決非晟子。

命焉。不可幸而致也。謂非遜世鳴高。特不欲強而求之也。○著窮居而野處。上聲。居處也。升高而望

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敝居處之幽。採於山。美可茹。食也。釣於水。鮮可食。○敝飲食之適。

起居無時。惟適之安。○敝晨昏之逸。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有樂於身。孰

若無憂於其心。○儼然隱者自得語。所謂委心任運也。車服不維。繫也。刀鋸不加。刑賞不相及。理也。亂不知黜陟。升降也。

不聞。朝政不相關。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為也。○又極寫世外有此輩丈夫。閒適得妙。我則行之。○結住本意。與上文不可幸致句緊照。

兩層夾出下文人物。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趨趨。音咨。欲行不行之貌。口將言而

囁囁。音業如。欲言不言之貌。處上聲。穢汙而不羞。觸刑辟。音關。法也。而誅戮。傲倖於萬一。言並無才能。徒望萬分之一之微倖。

可以得官耳。老死而後止者。不得不肯止。必至於老死。此是不安於隱。不能為第二節之丈夫。而又不得為第一節之丈夫。其於為人賢不肖何如也。

此其人視前兩節人物。孰賢孰不肖。其等第當何如。世人必有能辨之者。○只一句。收盡一篇意。最有含蓄。愿意蓋謂前兩種大丈夫皆可為。獨此一種求乞者不可為。以隱者與貴人相提並論。當非退之所心許。只以願自語寫之。此亦文之狡獪處。

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壯字妙。蓋以其並非志在高隱。特有乘時得位之志。而不肯求乞耳。故曰壯。諸家注或云壯其能高隱。是未審壯字之意味者也。與之酒。

而為之歌。○歌結有別趣。曰。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可以稼。謂可耕種。盤之泉。可濯。洗濯也。可沿。循行也。盤之阻。險阻與世相隔。

也。誰爭子所。無人與之爭地。窈窕而深廓也。其有容繚繞而曲如往而復。此四句承盤之阻句生發出來，極力形容地之

幽妙，狀盤谷止此。下文乃就居處抒寫。嗟盤之樂兮。樂且無央。央，盡也。承上起下關鍵。樂字虎豹遠跡兮。蛟龍遁藏。鬼

神守護兮。呵禁不祥。言盤中無虎豹蛟龍之患，且若有為之呵禁不祥，其安適如此。起下二句頌禱辭。飲且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

所望。言即此已足，終身可無他望。膏吾車兮秣吾馬。以膏塗車轄，謂駕車也。以秣草飼馬，謂將行也。從吾子於盤兮。終吾生以

徜徉。音常羊，自得之貌，送友卻說得自己欲往，與會淋漓，文情跌宕極矣。

第三十五 送孟東野序

名郊，唐武康人，少隱常山，性孤介寡合，為詩有理致，最為文公所稱，引為忘年交，登進士，調深陽尉，有投金瀨，平陵城，郊愛

其水木幽勝，日常往來而案牘自理，後隨鄭餘慶鎮興元為參謀，卒，張籍等私諡曰貞曜先生，有東野集。

韓愈見上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起手擒鳴字，一篇大旨已定，下文跟此層層寫去，直貫到東野以詩鳴句為止，文勢如長江大河，朝宗東海，而此一句，則其崑崙發源地也。草木之

無聲。風撓。易云，撓萬物者，莫疾乎風。注云，撓，散也。之鳴。草木水之無聲。風蕩之鳴。水鳴其躍也。或激之。

孟子云，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顛，激而行之，可在山。其趨也。或梗也。之。其沸也。或炙也。之。猶煮也。而皆有鳴意，錯綜得妙。

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金石鳴三。人之於言也亦然。○說到人。淺一層義。有不得已者而後言。其歌

也有思。其哭也有懷。○歌哭是暗說鳴。凡出乎口而為聲者。○有鳴字在內。其皆有弗平者乎。○人言之鳴四。

樂也者。○突然說樂。實根金石之聲來。鬱鬱積於中而泄泄於外者也。擇其善鳴者而假之

鳴。○提出善字假字。為下文議論伏線。金石絲竹匏土草木。○金鐘。石磬。絲琴瑟。竹簫管。匏笙。土埴。革鼓。木祝敔也。八者物之善鳴者也。

鳴五。維天之於時也亦然。○突然入天時。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以

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鳴。○句雅正。四時之相推敔。○同奪。猶言代謝。其必有不得其平者

乎。○天時之鳴六。其於人也亦然。○又收轉。更深一層。○此精字。義乃暢發。文章妙蘊。人聲之精者為言。文辭之於言

又其精也。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上文已兩用擇善假字。此以文辭又其精者。而加一尤字。實主之位秩然。而又字與尤字。正是關鍵血脈。首尾相應。

其在唐虞。咎陶禹。其善鳴者也。而假以鳴。○咎陶禹。善鳴一。夔弗能以文

辭鳴。又自假於韶樂。以鳴。○尙書稱帝舜命后夔典樂。○夔善鳴二。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尙書有五子之歌。因夏王太康盤遊無度。厥弟

五人。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五子善鳴三。伊尹鳴殷。○伊尹善鳴四。周公鳴周。○周公善鳴五。凡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

善者也。○總束一句頓住。第一段完。再提孔子。周之衰。孔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傳曰。天○此天字。應上文天字。將

以夫子為木鐸。

見論語。儀封人所稱。木鐸。金口木舌。振以警衆者也。

其弗信矣乎。

○孔子之徒善鳴六。

其末也。莊周

楚人。著書曰莊子。

以

其荒也。唐也。

○莊周七。微有貶辭。

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

名平。楚同姓。憂愁幽思而作離騷。

鳴者也。

○臧孫辰孟。子荀卿九。楊朱。我。

臧孫

辰。

即魯大夫臧文仲。亦有文詞者。

孟軻。

即孟荀卿。名況。著書曰荀子。

以道。

傳聖賢之道。

鳴者也。

○臧孫辰孟。子荀卿九。楊朱。我。

墨翟。

墨子兼

管夷吾。

管子治齊。著書曰管子。晏嬰。字平仲。著

老聃。

姓李。名耳。字伯陽。著老子。

申不害。

以黃老利名之學相韓昭侯。著書曰申子。

韓

非。

韓公子。與李斯俱事荀卿。善刑名法律之學。著書五十六篇。名韓非子。

脊到。

韓大夫。著書四十六篇。

田駢。

齊人。好談論。時稱談天口。

鄒衍。

齊臨淄人。著書十萬餘言。有大九州

之說。名重列國。燕昭師事之。

尸佼。

音攬。魯人。商鞅師之。著書曰尸子。孫武。齊人。善用兵。事吳闔閭。著兵法十三篇。

張儀。

魏人。相秦。主連橫。蘇秦。國相。主約從。

之屬。皆以其術鳴。

諸子百家十。○此十人。或邪說。或功利。或清淨寧一。或刑名慘刻。或尙殺伐之計。或用縱橫之謀。皆非吾道。故公以一術字括之。與他之善鳴者自有別。

秦之興。

李斯鳴之。

楚上蔡人。秦丞相。善文章。作小篆。

漢之時。司馬遷。

字子長。漢龍門人。作史記。

相如。

蜀成都人。武帝時為郎。有賦檄封禪等文。

揚雄。

字子

雲。亦蜀人。有諸賦。與太玄法言等書。

最其善鳴者也。

○李斯十一。兩司馬揚雄十二。○第二段完。

其下魏晉氏。

鳴者不及於古。

○不善鳴。故

變。

然亦未嘗絕也。

就其善鳴者。其聲清以浮。其節數。

入聲。音速。煩也。

以急。其辭淫。以哀。

其志弛。

緩也。

以肆。

其為言也。亂雜而無章。

就其善鳴者言。尙如此。所以不及古。

將天醜。

類也。卑也。

其德莫之顧。

耶。何為乎。不鳴其善鳴者也。

魏晉十三。○將入題矣。又作此段頓挫。先寫出感慨之致。

唐之有天下。

○以下始入唐。

陳子昂。

伯字

五·唐梓州人·時稱爲海內文宗·

蘇源明·京兆武功人·工文辭·

元結·字次山·著元子十篇·

李白·字太白·見第二册第十三·

杜甫·字子美·見第二册第四十三·

李觀·字元

寶·有李元寶文集·

皆以其所能鳴·此六子皆當時先達者·

其存而在下者·

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

○鳴字到題·從許多人物

孟郊·文之作勢如此·

其高出魏晉·不懈而及於古·

謂其詩非魏晉人所能及·若無懈筆·竟可上追三代之文辭·推崇甚至·且回應魏晉之衰·

其

他浸淫乎漢氏矣·

其他尋常筆墨·純乎似漢人之文章·浸淫·即公文所謂沈浸醲郁也·

從吾遊者·李翱·

字習之·有文集·張籍·字

昌·和州烏江人·善樂府·見前潮州廟碑文注·

其尤也·○忽又添插二人·變化得妙·

三子者之鳴·信善矣·

○并說三子·抑不知天將和其

聲而使鳴國家之盛耶·○得志之鳴·賁·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耶·

○不得志之鳴·主·上句回應唐虞至伊周之鳴·下句回應孔子之徒兩句·咏歎抑揚·雋永有味·與第三段天醜其德句音節遙應·

三子者之命則懸乎天矣·

○重提天字·爲結句伏線·

其在上也·奚以喜·

○鳴國家之盛·亦意中事·

其在下也·奚以悲·

自鳴其不幸·亦分中事·

○二句占定身分·孟子所謂分定故也·東野之役

於江南也·

時東野蓋將之深陽尉任·故送之·

有若不釋然者·

○應首句不

故吾道其命於天者以解之·

○統應以上各天字·近應命懸於天句作結·暗收鳴字·

第三十六

典論論文

文帝著典論·自敘之·曾餉孫權·又以紙寫一通與張昭·此即典論中之一篇也·

魏文帝 名丕。操之子也。初為魏太子。操卒。遂逼漢獻帝禪位。是為文帝。追尊操為武帝。文帝天資文藻。下筆成章。有魏文帝集。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開手便將全篇微意揭出。語極雋妙。無怪後人之傳誦也。傅毅字武仲。漢茂陵人。章帝時為蘭臺令史。拜郎中。與班固賈逵同典校書。文雅顯於朝廷。早卒。著詩賦

等二十八篇。之於班固。字孟堅。彭子。博通載籍。著有所漢書。又著兩都賦與頌記等若干卷。伯仲之間耳。伯仲。猶言兄弟也。毅與固之優劣。不過在兄弟間。不甚相遠也。而

固小之。○應相輕一。與弟超。彪次子。字仲升。少有大志。嘗投筆歎曰。大丈夫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安能久事筆硯間哉。後以三十六人使西域諸國。皆遣子入侍。封定遠侯。書曰。武

仲殺以能屬也。聯綴也。文為蘭臺令史。官名。掌檢校祕籍。下筆不能自休。謂毅徒能屬文。每下筆便不能自己。陰刺其文之未必佳也。○語極蘊藉。

夫人善於自見。謂必以長自標。而文非一體。鮮也。能備善體。故曰鮮能備善。謂不能各體都佳也。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明承相輕。作一鎖句。里語。里巷俗語。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語出東觀漢記。意蓋謂人皆好。殆已長。甚至家人已敝壞之。亦將謂可受千金之價值。斯不自見之患也。謂不能自見其短。○以上言文人相輕之理由。下文乃舉時人短長為證。今之文人。魯國

孔融文舉。世稱孔北海。有孔少府集。廣陵今江蘇江都縣。陳琳孔璋。有陳記室集。山陽今江蘇淮安縣。王粲仲宣。

北海今山東壽光縣。徐幹偉長。有中論。陳留今河南陳留縣。阮瑀元瑜。有阮元瑜集。汝南今河南汝南縣。應瑒

德璉。有應德璉集。東平今山東東平縣。劉楨公幹。有劉公幹集。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謂能博覽。於辭無所假。

咸以自騁。馳逐也。驥騄良馬名。於千里。喻爭名一時。仰齊足而並馳。喻不肯相讓。以此相服。亦良

謂能精思。

謂能精思。

難矣。○又暗應相輕句。頓住。開出下文評論。蓋君子審己以度。入聲。量度也。人故能免於斯累而作論文。謂機石。子能盡

己度人。平心靜氣。故能無相輕之習。而作此評論文章之事。意自許也。○提起評文總冒。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氣。文選註云。齊俗文體舒緩。徐幹亦有斯累。然

粲之匹也。謂短長互見。不能相輕。○論文一。如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俱粲所作之篇名。幹之玄猿漏卮圓扇。

橘賦。俱幹所作之篇名。雖張。名衡。字平子。善文賦。蔡。名邕。字伯喈。經術文辭並長。不過也。○極揚。然於他文未能稱去聲。相稱也。

是。○論文二。琳瑯之章表書記。今之儁。同俊。雄傑也。也。○論文三。應瑒和而不壯。○論文四。劉楨壯而

不密。○論文五。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又一極揚。與王粲同。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以至乎雜

以嘲戲。抑。○一及其所善。揚。雄。字子雲。班固。字孟堅。儔也。同類。也。○再一揚。變調。論文六。○以上論七子文各

以廣斯情。常人貴遠賤近。意猶愛古薄今。因七子之比較生感。向聲背實。止向聲名。不重實際。背音倍。又患闇於自見。○應上文不自見之患句。

謂己為賢。○再應相輕句。總束前文。夫文本同而末異。謂綜其大原。則同係一文。究其詳目。則體制各異。蓋奏議宜雅。下對上之詞。易近諛俗。故

貴在雅。書論宜理。書牘論辨易難雜。故貴有條理。銘誄尚實。銘詞哀誄之文。易敷衍。故尚朴實。詩賦欲麗。詩賦最忌枯率。故欲其藻麗。此四科

不同。故能之者偏也。謂四科之所尚各殊。故能奏議者未必能詩賦。能詩賦者未必能書論。交互觀之。其短長各有所偏也。唯通才能備其○此四科

不易求。○一句虛文以氣為主。○又提出氣字。展開一步。論文之備體。所以為難。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强。上聲。勉強也。而

致。此謂天姿所稟，有清有濁，不可以人力勉強致之也。譬諸音樂，曲調曲，度拍板之度數，雖均也，節奏音調緩急之度曰節，更端曰奏。同檢。法度也，謂曲

度節奏，無不同此法度也。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氣有清濁，則巧拙生焉。孟子所謂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也。雖在父兄，不能以移。

子弟。桓譚新論曰：惟人心之所獨曉，父不能以禪子，兄不能以教弟。以上論文有天賦。蓋文章經國之大業。再展一層，說得關繫極大。足展短長相輕之私意。不朽

之盛事。傳云：古人有不朽三，立德立功立言是也。文章即立言。年壽有時而盡，榮樂音止乎其身。古詩云：壽無金石固，太史公云：當時則榮，沒則已焉。

二者必至之常期。榮樂。○承年壽未若文章之無窮。杜少陵詩云：文章千古事。以上言文章關係遠大，豈在一時之短長。是以古之

作者寄身於翰羽毛也。指筆。墨，見意於篇籍。文之首尾具者曰篇。成書冊曰籍。不假良史之辭。不借力於史傳。不託

飛馳之勢。所謂不蹕而走，不翼而飛。而聲名自傳於後。此段承大業不朽句推闡，以下便引出證據來。故西伯周文王幽為商王紂囚於羑里。

而演易。推演易象，作卦辭。周且周公旦顯相成王，即顯名也。而制禮。制作禮樂，成周官書。不以隱約幽因窮困也。而弗務。指文王。

不以康樂安富尊榮也。而加思指周公。夫扶音然則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懼乎時之過已。淮南

子云：聖人不貴尺璧而重寸陰，時難得而易失也。而人多不强力。謂不能強毅致力，求文章之精進。貧賤則懾恐懼於飢寒，富貴則流

放於逸樂。音遂營目前之務。爭一時短長。而遺千載之功。大業，不爭不朽。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

下，忽然與萬物遷化。遷移腐化，謂死也。斯志士之大痛也。○應年壽榮樂句發揮，詞旨悲壯，多節蒼涼。○以上引古人重文證據，反掉人徒爭一時短長作結，略

激射首段意。融等已逝。時諸人正文已盡於此。融等已逝。已沒。唯幹著論成一家言。幹著中論二卷。蓋時尙生存。○轉就七子中生存人。情若諷。筆極蘊藉。已開晉人風度。

第三十七 咏貧士

○原詩七首。今選錄五首。

陶潛見第六陶淵明注。

萬族各有託。孤雲獨無依。
○族類也。謂萬有族類。皆有所依託。惟天空之孤雲。無心往來。了不依著也。○開口便以孤雲咏貧士。慷慨耿介而絕無寒乞態。潛之所謂貧士。實高士也。

曖曖。空虛。中滅何時見。餘暉。
○謂孤雲至暗昧之時。遂自消滅。欲因斜日之餘暉而再見。不知復在何時。而孤雲不顧也。○四句以孤雲喻貧士。

開宿霧。衆鳥相與飛。
○即言天曉時日出之景。衆鳥句比諸臣趨附。遲遲二句。則又量力守故轍。豈不寒與飢。謂去聲。來歸。劉履曰。朝霞句喻朝廷更新。衆鳥句比諸臣趨附。遲遲二句。則又量力守故轍。豈不寒與飢。謂

己之力。以守我之本色。故轍。猶音本色也。雖寒與飢。亦能忍之。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
○以倦鳥喻貧士。不啻自爲寫照。量力守故轍。豈不寒與飢。當

世縱無知此意者。亦不足悲也。○八句以倦鳥喻貧士。純爲避世無悶意。

淒厲。歲云暮。擁褐。曝。前軒南圃無遺秀。枯條。
○風寒貌。隆冬將卒歲也。毛布衣也。向陽也。卉木俱枯。無留枝之花葉。枯條。條

也。盈北園。○四句言隆冬寒洩之狀。正貧者難堪之境也。傾壺絕餘瀝。謂壺中無餘酒。飲酒將盡之餘滴曰瀝。闕竈不見煙。無米不能為炊也。詩書

塞。入聲。填滿也。座外日昃不遑研。謂為飢所驅。遂至無暇研究也。閑居非陳厄。竊有慍見言。謂閑居之貧士。與孔子棲皇厄於陳蔡

不同。然因于路慍見之言。而發明君子固窮之義。則其理固無殊也。何以慰我懷。賴古多此賢。意謂在陳見厄。孔子不疑吾道之非。况止乎飢乏。何為不追古賢而從之耶。○八句因窮乏而借

古賢以自寬。

榮叟老帶索。欣然方彈琴。莊子。榮啓期者。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過而問何樂。曰。吾樂甚多。貧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終。居常以待終。何不樂也。原生

決履。清歌暢高音。按莊子。曾子居衛。捉襟肘見。納履踵決。曳踵而歌。聲滿天地。原憲居魯。子貢曰。先生何病。曰。仁義之隱。與馬之飾。憲不忍為也。此詩決履清歌。俱以為原生事。蓋因二人事偶合

用耳。○四句引榮原事起。重華。尙書云。重華協于帝。謂堯舜盛世。去我久。貧士世相尋。敝襟不掩肘。臂中部彎曲處之外側曰肘。藜

食。羹常乏斟酌。豈忘夔也。重衣也。輕裘苟得之財。非所欽也。賜也徒能辯。乃不見吾心。

子實貧殖。多才辨。非吾心之所欲也。○八句言貧者士之常。苟得而致富。非所欲也。

安貧守賤者。自古有黔婁。魯人。古高士。好爵也。吾不榮。厚饋也。吾不酬也。一日壽

命盡。敝服仍不周。即用黔婁事。按列女傳云。黔婁死。曾子哭之。問何諱。其妻曰。可諱曰康。曾子曰。先生食

賜粟三十鍾。亦不受。是有餘富也。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諱之曰康。不亦宜乎。○六句述黔婁事。豈不知其極也。非道固無憂。

人非道也。從來將千載。未復去聲。見斯儔。黠婁之儔也。朝與仁義生。夕死復何求。所謂生死不改其操也。○六句寫貧士之志節。

仲蔚愛窮居。遶宅生蒿蓬。翳蔽也。然絕交游。賦詩頗能工。舉世無知者。止有一劉龔。

張仲蔚善屬文。好詩賦。常居窮素。所處蓬蒿沒人。閉門養性。時人莫知。惟劉龔知之。龔與仲蔚俱漢人。○六句引張仲蔚事。此士胡獨然。實由罕所同。承上謂仲蔚不同流俗也。

介守節義。焉安其業。所樂音落。非窮通。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因窮通也。人事固以拙。聊得長相從。言於

人事固為拙矣。而士各有志。志在於此。則不妨相從也。○六句因仲蔚事寫出己志。

第三十八 吳季札論

季子名札。春秋末。吳子壽夢之第四子。札賢。壽夢欲立之。札不可。乃立長子諸樊。諸樊卒。次及餘祭夷昧。夷昧卒。札仍不肯立。封於延陵。號延陵季子。乃立餘昧之子僚為王。諸樊子光不服。謂兄弟四人。當傳季子。季子即不立。光以父長。當立。遂遣專諸刺殺僚。時季子方聘於晉。及還。曰。苟先君

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乃吾甘也。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復命哭僚墓。於是公子光竟立為吳王闔廬。

獨孤及字至之。唐代宗朝為常州刺史。善屬文。著有毗陵集二十卷。

謹按季子三以吳國讓。讓諸樊及餘祭夷昧也。而春秋褒之。春秋書札來聘。所以褒其讓德。余徵其前聞於舊史氏。謂古

史之類。竊謂廢先君之命。壽夢本欲以國與季子。今固讓。是廢命也。非孝附子。臧之義。非公。襄十四年傳。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辭曰。曹宣

公卒。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愿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非公。謂一人之私意也。執禮。

全節使國篡君弑非仁出能觀變時季子方聘上入不討亂見題非智左丘明周人作左傳

太史公即司馬遷書而無譏左傳書延陵季子之歷聘各國事。並未有貶語。史記論贊云。延陵季子之仁心。義無窮。見微而知清濁。嗚呼。又何其閱覽博物君子也。是絕無無饑貶意。余

有惑焉。以上就春秋史記之褒。特提四義。作翻案綱領。筆法森嚴。夫國之大經猶言大實在擇嗣擇人嗣王者慎德之不

建。恐立君不德。加以慎重也。故以賢則廢年謂立賢則不以義則廢下謂義所當立。則不必決疑於下。以君命則廢禮謂君命

則不拘守古禮。句出左氏。是以太伯周太王長子。即吳之始祖。之奔勾吳勾。語助辭。猶越稱於越。也。蓋避季歷太王少子。文王父也。季歷以

先王所屬音燭。意所屬也。故篡服篡與續通。繼也。尙書云。續禹舊服。嗣位而不私。太伯知公器指王者之位。有歸亦

斷髮文身吳俗。斷髮文身。裸以為飾。而無怨即以太伯事為辨駁。及武王繼統受命作與周。不以配天之業讓

伯邑考文王長子也。禮記。檀弓云。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官對私而言。曰官。天下也。彼諸樊無季歷之賢。王僚無武王之

聖而季子為太伯之讓是徇家與殉通。謂不務利益於國。徒為沽名計而殉之也。名也。豈曰至德孔子曰。太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

而稱焉。謂季子不能望太伯之至德也。以上引太伯事證季子之非。且使爭端興於上替廢也。謂廢其上也。傳曰。上陵下替。禍機作於內室猶言同室操戈

也。光與僚從兄弟而忽於行刺。皆君位陸亂之由也。遂錯命於子光錯命。猶言錯亂其命也。闔廬既殘骨肉以攘君位。又敗績於越。傷將指而卒。是錯亂國家也。覆師於夫差。

夫音扶。夫差。闔廬子。初入越。聽太宰嚭言納賈。與句踐行成。後爲越敗於笠澤。又以兵伐齊。與晉會黃池。越軍乘之入吳。夫差不及救。越遂圍吳。既破。請使吳王居甬東。夫差曰。孤老矣。焉能事君。乃椽。越人以歸。陵夷

廢壞之意。不返。二代差。闔廬夫。而吳滅。以季子之閔達博物。慕義無窮。用史記論贊中語。向使當壽夢

之眷命。壽夢欲立季札。接餘味之絕統。兄弟以次立。則餘味卒當及札。必能光啓周道。謂光大佑啓。上追宗周之王道。以霸荆

蠻。太伯彝荆蠻。自號勾吳。蓋荆蠻舊名。勾吳則名始於太伯耳。見史記吳世家注。則大業用康。安富也。多難。去聲。患難也。不作。闔閭安得謀

於窟室。專諸何所施其匕首。闔廬與專諸謀刺僚。乃伏甲於窟室而享王。王使甲坐於道。門塔戶席。皆王親

體以相授也。光僞足疾。入於堀室。專諸置劍於魚中以進。抽劍刺王。鉞交於胸。遂弑王。劍。史記作匕首。○以上引光刺僚。及二代亡吳之禍。皆季子之讓所釀成。嗚呼。全身不顧其業。專

讓不奪其志。謂季子止顧一己讓國之名。不復知有國家先業。所去者忠。吳國。所存者節。讓國之善自牧矣。養也。猶言獨善其身。

易云。卑以自牧也。謂先君何。言自善其身則可矣。而坐視國家危亡。○頓住閣下文三節。與其觀變周樂。札聘於魯。請觀周樂。每奏皆有評論。見左傳。慮

危戚鐘。札自衛如晉。將宿於戚。聞鐘聲。乃曰。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猶燕之巢於幕上。而又何樂。○去之。夫子謂孫文子。衛孫林父也。曷若以蕭牆爲心。論語云。吾

不在顯與。而在蕭牆之內也。社稷。社祭土神。稷祭穀神。古者建國。必立社稷。故以社稷爲國之根本。是恤。憂也。○比較。復命哭慕。哀死事

生。見題注。孰與先覺而動。治其未亂。謂及光未刺僚前處理之也。○比較。棄室以表義。棄室而耕。已見上注。挂劍以明

信。季子聘於上國。過徐。徐君愛其劍。勿與也。及還。徐君已卒。乃拜其墓。脫劍掛墓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將誰與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倍吾心哉。孰與奉君父之命。

慰神祇之心。顧及社稷。即以慰神祇之心。○比較三。此三種比較。即就季子行爲上著筆。眞覺輕重失倫。則獨守純白。不義於嗣。是潔己而

遺國也。○此三句駁難正文。○就非我生亂句詰責作結。詞愈婉而意愈嚴。○以上言吳亡之禍。皆季子所養成。辯難清晰。深得春秋責備賢者之義。國之覆亡。君實階禍。左傳。階之爲禍。言自此養成禍亂也。且曰。非我生亂。其孰生之哉。

其孰生之哉。○就非我生亂句詰責作結。詞愈婉而意愈嚴。○以上言吳亡之禍。皆季子所養成。辯難清晰。深得春秋責備賢者之義。

第三十九 訓儉示康

康。溫公子也。溫公作此訓儉之文。以示其子康也。○文體爲詔令類之訓示體。但屬於官事者。如告示訓條等。與此體不同。此則專屬於家長對於卑幼而立言也。義又近贈序類。如蘇洵名二子說例。

司馬光見第八

吾本寒家。謂家素貧也。公父池官鳳翔知府。召知諫院。表求免。仁宗嘗歎曰。人皆嗜進。池獨嗜退。蓋以居官廉潔。家無餘財。故云寒家。非微賤也。世以清白清廉潔白之相

承。吾性不喜華麗。華。修麗也。自爲乳兒。方哺乳之時。長上上聲者加以金銀飾。華美之服。輒羞赧慚而

棄去之。面赤之貌。二十忝辱科名。聞喜宴獨不戴花。宋制。凡新進士賜瓊林宴者。皆賜簪花。以爲殊榮。同年古稱科第同榜者曰同年。

曰。君賜不可違也。乃簪插於帽一花。○以上舉少年時已能崇儉爲訓。平生衣取蔽寒。足以蔽體。不使受寒。食取充腹。

猶言充飢也。亦不敢服垢弊。汚濁破壞。如王荊公囚首喪面。則舉世譏之。以矯俗干名。故意表異於世俗。而求名譽也。但順吾性而已。衆

人皆以奢靡爲榮。吾心獨以儉素爲美。節儉朴素也。平生宗旨在此。語特鄭重。人皆嗤。非笑也。吾固陋。儉則有似乎固

吾不以爲病也。應之曰。孔子稱與其不遜也寧固。見論語述而篇。謂奢與儉雖俱失中。而不遜之害大。無寧固也。又曰。

以約失之者鮮矣。見論語里仁篇。謂能不多。則其過失自少。又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

議也。見同上。謂心欲求道。而以口禮之奉不若人爲恥。其識趣之卑陋甚矣。何足與議於道哉。古人以儉爲美德。傳云。儉。德之共也。修。惡之大也。今人乃以

儉相詬病。爲上文。謂上文。謂固陋。嘻。異哉。以上言儉爲美德。已所服膺。而歎習俗之非。合上二段爲一總冒。對於卑幼而言。故以現身說法爲最親切。近歲當在神宗元豐間。風俗

尤爲侈靡。走卒兵役也。類士服。衣服與士人無別。謂華美也。農夫躡足踏也。絲履。絲綢之履。富貴人所著。今農人亦蹈之。俗之侈靡可知。吾

記天聖宋仁宗年號。中。先公爲郡牧。即知府。亦稱知州。判官。郡牧之副官。掌判公事。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三

也。五行。多不過七行。酒酤買也。於市。果止於梨栗棗柿之類。四種皆果名。謂非珍異之物。肴止於脯乾肉。

也。醢肉醬也。菜羹。蔬菜作湯。器用瓷。俗瓷。子陶器之精者。漆。謂質樸也。引當時士大夫家。皆然。人不相非

也。謂風俗尚醇厚。會數。音朔。屢也。而禮勤。物薄而情厚。加二音。贊歎昔日風俗之美。意致真率。有味。無異警世格言。此段昔日良規。近日士大

夫家。酒非內法。謂自家醱釀之法。反酤於市句。果肴非遠方珍異。所謂山珍海錯。食非多品。反梨栗棗柿脯醢菜羹句。器皿

非滿案。反盛漆句。不敢會賓友。常數日營聚。謂極意奢侈。數日前即搜求珍異。然後敢發書。邀宴之書。反客

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為鄙吝。○反人不相非句。故不隨俗靡者。蓋鮮矣。○此

段今日。嗟乎。風俗頹敝如是。居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乎。○謂雖不能禁絕競奢之俗。亦何忍已復隨俗為之。以助其穢也。○以上由近歲風俗之靡。追想從前。更舉近歲兩兩相較。其優劣自見。但一宴客事已如此。可賅其餘。又聞○以下更引舊事。以補前段。昔李文靖公名沆。字太初。洛州肥鄉人。真宗時

宰相。風度端凝。不容私謁。諡文靖。為相。治居第宅。猶君住於封邱門。宋汴京城門名。內廳事前。僅容旋馬。馬僅可回旋。地狹

也。或言其太隘。公笑曰。居第直也。猶言當傳子孫。此為宰相廳事。誠隘。為太祝奉禮廳

事已寬矣。言為太祝官。僅奉祭禮。則此廳事已寬。宋制。凡宰相大臣罷免。輒奉祠請。其職如太祝官。是也。○李文靖儉德二。參政。參知政事。宋時官名。副宰相也。魯公。名宗道。字貫

之。亳州譙人。仁宗時。拜參知政事。務抑僥倖。時人憚之。目為魚頭參政。仁宗嘗念其忠直。因題其壁曰魯直。為諫官。時為諫官。德。真宗遣使急召之。得於酒家。

猶言酒館也。既入。問其所來。以實對。上曰。卿為清望官。進士諫官。皆清實有名望。奈何飲於酒肆。俗稱店。對

曰。臣家貧。客至無器皿肴果。故就酒家觴。邀人宴飲。曰觴。之上以無隱。謂不欺也。益重之。魯公

張文節為相。名知白。字用晦。滄州清池人。真宗時。登進士第。遷河陽節度判官。後以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卒。贈太傅。諡文節。自奉養如為河陽。今河南洛陽縣。

掌書記時。指河陽節度判官時。判官。掌判文書。故曰掌書記室。所親。親信之人。或規。諫戒也。之曰。公今受俸不少。而自奉若

此。公雖自信清約。清廉儉約。外人頗有公孫布被之譏。公孫弘。相漢武帝。封平津侯。嘗開東閣延士。每食止脫粟。故人質高從之。弘飯以彫粟。

覆以布被。高怨曰：何用故人富貴爲？弘歎曰：寧逢惡賓，莫逢故人。汲黯曰：公孫弘位在三公，奉祿甚多，然爲布被，此詐也。公宜少從衆。公歎曰：吾今日之俸，雖

舉家錦衣玉食。尙書云：惟辟玉食。言食之美也。何患不能。顧人之常情，由儉入奢，易去聲。容由奢入

儉難。謂人情好奢，故由儉而奢甚易，由奢而儉則甚難也。○二句道俗情真確。吾今日之俸，豈能常有。身豈能常存。一旦異於今

日。謂罷官，或忽病死。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忽然之儉，必致失所。飢寒無依豈若吾居位去

位，身存身亡，常如一日乎。預留他日地步，所謂居安思危也。○嗚呼！大賢張三公之深謀遠

慮，豈庸人所及哉。以上引李魯張三公事，以證昔日風俗朴厚，士大夫家皆然。御孫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左傳

十四年刻桓宮之楹，御孫諫云云。御孫，魯大夫。共，或作恭。今溫公解作共同之共。同也。言有德者皆由儉來也。○解釋傳語，訓辭深厚。夫儉則寡

欲，君子寡欲則不役於物。不爲物所役使。可以直道而行。由吾真率而行，原無所貪慕，則心無牽蔽也。小人寡欲，此小人就地位

上言，如勞動則能謹身節用。孝經云：謹身節用，以養父母。謂就已之所入，節畜用之也。遠去聲罪，豐家。身不妄爲則遠罪，餘財可積則豐家。故

曰：儉德之共也。○就共字分貼君子小人說。侈則多欲。君子多欲則貪慕富貴，枉道速禍。屈己之道，以從人，其終反致

速禍。小人多欲則多求妄用，不能節用，敗家喪去聲身。是以居官必賄，居鄉必盜。君子居

納賄而貪墨，小人居鄉，必無賴而盜竊。○二句仍貼君子小人分說。故曰侈惡之大也。○以上因御孫語推闡儉侈之效果，下文乃證明之。昔正考父孔子之饋粥

糜也。厚曰饘。
稀曰粥。

以餽口。

奇食也。

孟僖子

魯大夫孟孫氏名鑊。

知其後必有達人。

左傳孟僖子云。正考父佐宋之職。武宣三命益恭。其鼎銘云。一命

而僖。再命而僇。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饋於是。粥於是。以餽於口。其共也如是。又云。吾聞明德之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

季文子

魯大夫季孫氏名行父。

相去三君。

宣成

妾不衣

去聲。穿着也。

帛馬不食粟。

君子以為忠。

左傳襄五年。君子是以知文子之忠於公室也。云云。

管仲

齊大夫。

鏤簋

鏤。刻花紋。簋。食器。

朱紘

冠繫也。結於頤下。而垂其餘以為飾也。

山節

柱頭斗拱。畫山於節。

藻稅

藻。水草。稅。梁上短柱。畫藻於稅。

孔子鄙其小器。

禮記。郊特牲篇云。君子以為隘矣。論語孔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公叔文子

衛大夫公孫拔。

享衛靈公

衛侯元。

史鱣

字魚。衛直臣。

知其及禍。

及戊子

果以富貴得罪出亡。

左傳定公十三年。公叔文子請享靈公。史鱣曰。子富而君貪。禍及其子乎。又曰。子臣可以免。戊也。駟。其亡乎。及文子卒。靈公惡戊。夫人南子

愬戎將為亂。遂奔魯。何曾

晉人。字穎考。武帝時丞相。加侍中。

日食萬錢。至孫以驕溢傾家。

曾性奢侈。食日萬錢。猶曰無下箸處。子劭亦驕奢。劭子岐及兄子嵩

潘滔譖之。為東海王越所誅。

石崇

晉人。字季倫。武帝時衛尉。

以奢靡誇人。卒以此死東市。

崇與王愷鬪富。後因孫秀求其愛妾綠珠。不與。

秀勸趙王倫誅之。竟滅石氏之族。

近世寇萊公

名準。宋真宗時名臣。

豪侈冠一時。

萊公嗜聲色。有妾名荷桃。

然以功業大。

澶淵退契丹之兵。皆公所決

策。故人莫之非。

分寸。微辭有。

子孫習其家風。

今多窮困。

寇公尚如此。其他功不及者可知。

其餘以儉立名。以

侈自敗者多矣。

總一筆。

不可徧數。

以上歷舉儉侈之因果以證。

舉數人以訓汝。汝非徒

不但也。

身當服行。

當以訓汝子孫。使知前輩之風俗云。

以訓詞作結。收束全篇。語重心長。溫公之風範。於此可睹。

第四十

書褒城驛

褒城。今陝西褒城縣。唐時興元府所治。驛。馬遞所也。凡傳達官文書。及奉使者過。即易馬。或居宿焉。清季始廢。○文體為序跋類之題壁體。文鈔

本作書褒城驛壁。例如書後。

孫

樵

字可之。唐宣宗大中間舉進士。官職方郎。韓昌黎門人。有孫可之集。

褒城驛。號天下第一。

○首提盛名。以下便將實狀傾倒出來。

及得寓目。

謂親睹也。

視其沼。

驛中有沼。

則淺混而茅。

淺水

且混。而生茅草也。

視其舟。則離敗而膠。

木多開裂敗壞。用膠粘之。

庭除也。

甚蕪也。

堂廡。

兩廡曰廡。

甚殘也。

烏覲。

其所謂宏麗者。

○駁倒天下第一句。訊於驛吏。

後稱驛丞。

則曰忠穆公。

謂嚴震也。字暹。梓州鹽亭人。德宗建中間。為興鳳兩州團練使。與利除害。

號稱清嚴。時表其治行為山南第一。後遷山南西道節度使。卒贈太保。謚忠穆。

嘗牧梁州。

古州名。唐時為山南西道。治興元府。

以褒城控。

扼要也。

三節度。

山南西道節度使。亦稱興元節度使。二鳳翔節度使。三興文節度使。皆以褒中為要道。褒即褒斜。斜谷之孔道也。

治所龍節。

奉中朝之使節。上繪龍象。

虎旗。

節度使之旗幟。

馳驛奔。

輶。馳驛。即奉使人至此傳馬也。輶。馬車也。又言輕小之馬車也。

以去以來。轂交。

車轂交接。

蹄靡。

馬蹄磨也。

由是崇侈其驛。

途。不得不得。

廣大其傳舍也。

以示雄大。蓋當時視他驛為壯。

○以上言驛之所由盛。着當時二字。可見天下第一之稱。亦非無因。且一歲賓至者不下數百輩。苟夕得其庇。

蔽風雨也。

飢得其飽。皆暮至朝去者。寧。

猶登也。

有顧惜心耶。

○此句即敗壞

也。

之病根。今人所謂我國人無公德心。自古而然矣。

至如棹舟。

猶言操舟。承上文舟字。則必折篙。

以竹爲之。所以撐舟。破舷。

船邊也。碎鷓。

善飛。不畏風。人畫其象於船頭。故別稱舟曰鷓首。

而後止。漁釣則必枯泉汨。

音骨。亂也。竭其泉而亂其泥也。

盡魚而後止。至有飼

馬於軒。

馬不飼於廄而入軒。

宿隼。

鳥名。鷹類。不宿於庭而入堂。於堂。凡所以污敗室廬。

如馬糞隼穢之類。糜毀器用。

毀壞各種日用

具。官小者。其下。

徒役僕從也。

雖氣猛可制。

威勢不足。

官大者。其下益暴橫。

去聲。凶逆也。難禁。

平聲。猶言難當也。特

器。其主之權勢。無理取鬧。不堪其虐也。寫盡官威俗態。此乃無公德之尤甚者。古今如出一轍。

由是日益碎破。

不與曩類。

時。回應上文盛時。語含慨嘆。某曹。

驛吏自謂。

八九輩。

猶言八九人也。

雖以供饋之隙。

餘暇也。

一二力治之。其能補數千百人殘暴乎。

謂葺之歲月而不足。敗之一日而有餘。以上從驛吏口中述驛之所以敗。至此正文已足。下乃借端發議。慨時憤世。一發無餘。

語未既也。

盡也。

有老叻笑於傍。且曰。

舉今州縣皆驛。

言凡爲牧令者。亦如此驛之賓客也。

也。吾聞開元中。

玄宗年號。

天下富蕃。

號爲理平。

治理太平也。

踵千里者不裹糧。

言處處足食也。

長子孫者不知兵。

天下治安。無兵事也。

今者天下無金革。

謂鉦鼓之聲也。行軍之樂。

之聲。

時安史亂事已平。

而戶口日益破。

亦敗也。

疆場無侵削之虞。

而墾。

開闢也。

田日益寡。生民日益困。財力日益竭。

亦以盛衰殊形作案。配前提掣。

其故何哉。

先說天下衰竭。生民困苦

之狀。再入州縣不事事之罪。

凡與天子共治天下者。刺史。

官名。漢制置以督察郡國。隋罷郡。以州

縣令。

知事是也。而已。以其耳目接於民。所謂地方親民之官。而政令速於行也。今朝廷命官。既已輕任刺

史縣令。謂不視為重。要之職也。而又促數。入聲。屢也。於更。平聲。換也。易。輕任而又促數更易。所以以驛視其官而不顧治績也。且刺史縣令遠者

三歲再更。平聲。三歲中兩次撤換也。按前清之季。一歲數更。了不謂異矣。故州縣之政。苟有不利於民。可以出意革去者。

刺史縣令出已。刺史縣令出已。意改革之也。其在刺史。則曰。明日。我即去。何用。如此。在縣令。亦曰。明日。我即去。何用。

如此。短期之官任。心理類然。可嘆。○刺。當愁。醉醲。厚酒也。當饑。飽鮮。生魚及鳥獸之新殺者。俱曰鮮。囊帛。廣金。笑

與秩。官祿也。終。謂視生民之困瘁。本當愁與飢之時。而醉美酒。飽鮮肥。且以取樂。有帛入之囊。有金納之匱。終吾之官。足供喜笑。不暇計及他事也。○狀州縣漠視民困狀。語整鍊而新穎。嗚呼。州

縣者。真驛耶。○再點醒。一句。况也。更代之隙。黠。讀如結。巧慧也。吏因緣。依附也。恣。放縱也。為姦欺。謂巧

點之吏。因官之更代不常。便可任意作弊。欺侮新來之刺史縣令。吏。俗稱書辦。官署中行文書者。以賣。害人以便。已曰賣。州縣者乎。如此。而欲望生民不困。

財力不竭。戶口不破。墾田不寡。○回應上四句。難哉。○以上借老叟說州縣如驛之情狀。淋漓盡致。予既揖退。揖而使之退也。老

叟。猶言敘次也。其言書於襄城驛屋壁。○結出題壁。

第四十一 詠史

文選註云。題為詠史。實乃詠懷也。○原八首。今錄五首。

左 思 字太冲·晉臨淄人·博學能文·作三都賦·人競傳寫·洛陽爲之紙貴。

弱冠。去聲·禮記·人生二十曰弱冠。弄柔翰。王粲賦曰·援柔翰以作賦·柔翰·柔毛製筆也。卓犖。超絕也。觀羣書。各種書也。著論準。法則也。

過秦。賈誼有過秦論·因以爲法。作賦擬也。仿効也。子虛。司馬相如有子虛賦·以上言有文才。邊城苦鳴鏑。匈奴冒頓作鳴鏑·漢書注音

羽檄。蓋發箭有聲者·漢高祖曰·吾以羽檄徵天下兵。飛京都。雖非甲冑士·言已雖非武士·服甲冑者·疇昔覽穰苴。

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齊景公以爲將軍·扞燕晉之師·其後田和代齊·自稱威王·大仿穰苴之法·因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法·而附穰苴其中·因號司馬穰苴兵法·疇昔·謂從前·覽·閱也·謂從前曾閱司馬法也·長嘯激

清風。慷慨激昂之狀也。志若無東吳。詩作於武帝時·東吳·孫氏尙未滅·故云。鉛刀貴一割。班超云·冀効鉛刀一割之用·夢想

猶言妄想也·良圖。猶言長策也。左眄。視也。澄也。清也。江湖。江流·湘水·亦指東吳地。右盼。目動貌。定羌胡。時涼州屢擾·故云羌胡。功

成不受爵長揖歸田廬。自言志在立功·不在爵祿·故功成而身退也·

鬱鬱澗。盛貌也·山間水也。底松離離也。凡草初生曰苗。山上苗。曰苗·草初生以彼徑寸莖。徑寸·猶言僅滿一寸·莖莖。草本植物之幹曰莖·下僚也。小官也。

此百人條。小枝曰條·四句已冒全首大意。世胄躡高位。世家之子孫也·躡·履也。英俊沈下僚。俊·傑也·沈·沒也·

地勢使之然由來非一朝。總束·似物似人妙·文選何評云·世胄一聯·橫貫地勢一聯·上徹·經緯相錯·似斷似續妙·金張藉舊業。漢功臣

飛鴻子孫也·漢書金傳贊曰·夷狄亡國·羈虜漢廷·七葉內侍·何其盛也·又張傳贊曰·張氏子孫相繼·自宣元以來·爲侍中常侍者凡十餘人·功臣之後·惟金氏張氏·親近貴寵·比於外戚·七葉珥漢貂。七葉·

·猶云七世。自漢武迄哀平是也。輿服志曰。侍中常侍。冠武弁。貂尾爲飾。珥。插也。馮公豈不偉。白首不見招。漢馮唐。以孝著。爲郎中署長。偉。奇也。荀悅漢紀云。馮唐白首。

屈於郎署。言馮唐人物。豈不奇偉。然白首不得升擢。以其非貴胄也。○以上引證。唐劉秩云。曹魏以中正取士。權歸著姓。於是賢哲無位。詩道大作。怨曠之端也。讀太冲此詩而論。可以知其世矣。

吾希也。段干木。魏之賢人。文侯欲見之。踰垣而避。及秦師入侵。干木高臥原上草廬中。秦兵不敢犯。偃息藩魏君也。藩。衛。吾慕魯仲連。談

笑却秦軍。史記曰。魯仲連好奇倜儻。秦圍趙。魏使辛垣衍勸趙尊秦爲帝。仲連往見平原君。責而歸之。秦軍爲却五十里。當世貴不羈。謂如駿馬不羈。可羈勒也。遭難能解

紛。魯仲連曰。所貴乎天下士者。爲人排難解紛而無所取也。○以上立功。功成恥受賞。高節卓不羣。○二句即承魯仲連推闡。以下更發揮之。段干木意亦不漏。臨組

不肯緜。組。綬屬也。緜。繫也。對珪寧肯分。諸侯執珪。封侯則分珪以與之。兩不肯者。即不受賞也。連璽也。曜前庭比之。猶浮雲

謂印雖滿庭。彼漠然無所動也。○以上辭賞。

荆軻。受燕太子丹之命。刺秦始皇者。飲燕市。酒酣氣益震。哀歌和。去聲。賈。漸離。高漸離。燕歌也。漸離。高漸離。燕謂若傍無人。

高漸離能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雖無壯士節。與世亦殊倫。高眇也。視遠也。邈。四海豪右。豪侈右族也。

何足陳。○以上借荆軻等寫胸襟。貴者雖自貴。視之若埃塵。言在人者輕。賤者雖自賤。重之若千鈞。三十斤爲鈞。

言在己者重。○以上判決重輕。文選何評云。雖博徒狗屠。其中猶有軼倫之才。視碌碌豪右。自詡攀龍。方復夷然不屑。况吾輩也。

主父甫宦也。不達。骨肉還相薄。史記。主父偃曰。臣結髮游學四十年。身不得遂。親不爲子。昆弟不收。骨肉。即指至親。薄。輕鄙之也。買臣困樵採。

伉儷不安宅。

朱買臣家貧。常刈薪樵賣。以給食。且行誦書謳歌。妻止不聽。妻羞之。求去。買臣曰。我年五十當富貴。妻怒曰。終餓死溝中耳。安能富貴。遂改嫁。後買臣果為會稽太守。伉儷配偶也。不安宅。

謂不安於室而改嫁也。陳平無產業。歸來翳負郭。漢書平傳云。家貧。好讀書。家乃負郭窮巷。以席為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翳蔽也。猶言以席蔽門狀。長卿還成。

都。今四川省會。壁立何寥廓。司馬相如既得卓文君。馳歸成都。家徒四壁立。謂室中無物也。寥。寂寥。廓。空也。四賢豈不偉也。遺烈光篇籍。

謂或立功。或著書。俱垂名史册也。當其未遇時。憂在填溝壑。謂死而入溝壑。以上引四賢。英雄有迥邐。易云。屯如逶迤。屯難逶迤。不進貌。注。由

來自古昔何世無奇才。遺之在草澤。○以放開議論作結。○文選何評云。言士之遇合。顧自有時。為國家計。則方隅未靖。創業垂統。方待奇才。不當棄羣策而任親

也。

第四十二 讀賈誼傳

史記漢書俱有傳。詳見第一册第三十一題注。

曾鞏 字子固。宋南豐人。其文章與歐陽修齊名。學者稱南豐先生。後為史館修撰。擢中書舍人。所著有元豐類稿五十卷。又兩漢議論若干卷。

余讀三代兩漢之書。○從三代兩漢書入手。如江河之源。濫觴莫窮。蓋以賈誼文章。亦俱本於三代之典籍也。至於奇辭奧旨。深奧之光輝淵

澄。如淵水之澄澈。洞達心腑。此係靜觀。如登高山以望長江之活流而恍然駭其氣之壯也。此

博覽。故詭辭誘之而不能動。不雜異端。淫辭迫之而不能顧。不參鄙見。考是與非若別白黑而

不能惑。非為流俗之是浩浩洋洋波徹滌。音祭。水涯。應望長雖千萬年之遠而若會於吾

心。晉人云。會心不遠。蓋自喜其資之者深。孟子云。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源。注。資猶藉也。藉以明道也。而得之者多。

也。○突然發揮一段空中樓閣文字。用筆雄奇恢詭。無一字板滯。寫筆摹感人之妙。固應爾爾。既而遇事輒發足以自壯其氣。此即資深得多之效用。所謂讀書得間。乃能為

此言也。覺其辭源源來。有左右逢源意。而不雜剔也。吾粗以迎其真。言掃去浮詞。以迎其真義也。植吾本以

質。就正也。其華。猶言甘可受和。白可受采。其高足以凌也。歷也。青雲抗也。高舉也。太虛而不入於詭誕。虛誕也。○暗說詭之辭賦。

其下足以盡山水草木之物理。形狀變化之情。而不入於卑污。詭誕卑暗說詭之難著。○及其事多而憂深慮遠之激扞。激。刺。扞格也。有觸於吾心而干也。於吾氣故

其言多出於無聊讀之有憂愁不忍之態。賈誼治安策。有痛哭流涕長太息等分目。條舉其事實。即所謂憂愁不忍之態也。然皆根於道義。因憂深慮遠。而致

觸於心。干於氣。所謂不得已耳。絕非故為詭誕也。○緜邈沈鬱。自為頓挫。深情若揭矣。此等文字。不可以述象求之。然其氣要以為無傷也。既由資深得多而發。故曰無傷。於

是又自喜其無入而不宜矣。○以上反覆頓挫。若賈誼又若自己。若論三代兩漢之文。又若論賈誼之文。慨詭極矣。下文更就自己作一折。使予位之朝廷。

○先入自己。而又從得志後之事業。反摻入不得志。文之變化。至是而極。視天子所以措置。指政治言。指畫。指舉動言。號令。指詔制言。天下之意。

作之訓辭。如尚書之訓誥。鏤之以金石。謂刊刻碑碣及彝鼎。以傳太平無窮之業。言苟得志。尚能以文藝潤色太平。蓋未必

不有可觀者。遇其所感。寓其所志。則自以為皆無傷也。○荷遇有所觸發。則不妨自寫其憂愁。不忍之態。所以然者。取其無傷於道義而已。

○再提無傷。皆為下文不悖道義句張本。以上先插入自己。希望得志。引起賈誼妙。余悲賈生之不遇。○始點出賈生。觀其為文。經畫○猶言謀畫也。天下之便宜。足以見其康也。○安也。天下之心。觀其過湘。○水名。屈原所沈。為賦以弔屈原。○賦文見史記賈誼傳。足以見其憫時憂國。而有觸於其氣。○應上文有觸於心。而干於氣句。後之人責其一不遇。而為是憂。怨

之言。○蘇長公正持此論賈生。乃不知古詩之作。皆古窮人之辭。○並不能專責賈誼。要之不悖於道義者。○此句意。括上文第二段正意。而點明之。又前復筆兩無傷句。其理由皆根於此。皆可取也。○以上揭出賈生之可取。賈生少○去聲。年多才。見文帝極陳天

下之事。○注見第一册第三十一。毅然無所阿。○好也。私避。而絳勃○絳侯周灌。將軍灌。之武夫相遭於朝。○音潮。注亦見

第一册第三十一。譬之投規。於矩。○方也。雖彊○上聲。勉也。之不合。故斥○排去也。出不得與聞朝。○音潮。廷

之事。○為長沙王傅。以奮其中之所欲言。○諱不得作文。彼其不發於一時。猶可託文以據。○舒布也。其

蘊。中所著。蓋也。則夫○音扶。賈生之志。其亦可罪耶。○謂賈生既以不得志之故。不能見之於實施。則發舒意中所欲言者。自成文章。此亦當然之理。尙何罪之可責。○以上特表賈

生之無罪。故予之窮。餓足以知人之窮者。亦必若此。○南豐先生雖負才名。久徒於外。世頗謂假蹇不偶。故以長沙自況。○此窮餓以境遇言。又

嘗學文章。而知窮人之辭。○此窮人之辭。以文章言。自古皆然是。以於賈生少進焉。○以上總收前四段文意。以見插入自

已。非無深意也。有此一東。方知算法謹嚴。嗚呼。使賈生卒也。猶言竟其所施爲。其功業宜有可述者。○應上文未必豈空言以道之哉。予之所以自悲者。亦若此。○使予位之朝廷一段。文詞振動相應。然世之知者其誰歟。○後人見賈句。雖不吾知。誰患耶。○不知亦不愠。意更深。○又掉轉已意作結。責句。雖不吾知。誰患耶。一轉中分兩層折。句峭潔而諷激楚。

第四十三

罪言

因議中不無抵觸當世忌諱。故稱罪言。○文體亦論辨類之一。

杜

牧

見第二册第十八册

國家大事。牧不當言。言之實有罪。故作罪言。○先安頓罪字。○生人常病兵。○唐自肅代以後。河北藩鎮驕橫。連年用兵不已。

○故云。○提明病兵字。一篇主腦。兵祖。○猶言始。於山東。○猶言蔓延。於天下。○祖胤字法。二。不得山東。兵不可死。○

上總冒。括全篇大意。山東之地。○唐時所謂山東。合今直隸及河南之北部。與山西三省地而言。禹畫九土。一曰冀州。○見禹

大離也。○爲幽州。○今直隸。爲并州。○今山西。程。○衡量也。其水土與河南等。常重十一二。○加重十之一二。

故其人。沈。○沈着。鷺。○猛鳥也。多材力。重許可。○諾必踐。能辛苦。○勞不辭。自魏。○曹氏。晉。○司馬氏。已下。○亂也。

浮薄也。羨。○有餘。淫。○濫也。工機。○工於機變。織雜。○織細雜出。意態百出。○謂人情變幻也。俗益蕩弊。人益詭弱。○他地多不如山

東惟山東敦五種。敦厚也。五種猶言五材。左傳：子罕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注：金木水火土也。謂山東地產五材甚厚也。本兵矢。本：以是為本業也。弓矢五兵之一。他

不能蕩而自若也。謂山東強悍好兵。不能如他地之民。浮蕩自若也。○按此三句。各選本斷句。多不可解。茲從呂晚村唐文選評點。復去聲。又也。產健馬。下者日

馳二百里。言就其驚下者言。尙。一日間可馳二百里。所以兵常當從呂選本。作當。天下。言山東之兵。常足與天下相當。冀州以其恃強

不循理。冀其必破弱。雖已破弱。冀其復去聲。強大也。此釋冀州命名之義。語本春秋元命苞。并州力足以并

吞也。幽州幽陰慘殺也。釋二州命名。同上。故聖人因其風俗。以為之名。○以上山東之地形及風俗。黃帝軒轅氏

之時。蚩尤為兵階。神農氏之衰。蚩尤作亂。榆罔不能制。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擒而戮之。蓋蚩尤所據地。即冀州也。兵階。兵禍之所由成。自後帝王多

居其地。魏都平陽。舜都蒲坂。禹都安邑。皆在冀州境內。豈尙其俗。尙其強悍之俗。都之邪耶。自周劣齊霸不一世。晉大

常備役諸侯。謂周之衰劣。齊國霸圖。不及一世而敗。惟晉強大。自文至悼。數世皆役使諸侯。晉一。至秦。萃銳三晉。經六世。乃能得韓謂秦

孝文王。莊襄王。始皇。六世而滅韓。滅韓事在始皇十七年。○韓二。遂拆天下脊。韓據三川。是天下之脊梁。復去聲。得趙

十九年。王翦滅趙。得趙王遷。○趙三。因拾取諸國。自韓趙獻地後。自是破燕代滅魏楚齊。六國始盡入秦。秦末韓信聯齊有之。韓信既破趙。又復得齊。○齊四。

故蒯通知漢楚輕重在信。蒯通事見第一册。第四十二題注。光武始於上谷。秦漢郡名。亦古幽州地。今直隸懷來縣。成於鄴。古

名。今直隸柏鄉縣地。言光武成。功。皆在河北地。○上谷鄴五。魏武舉官渡。曹操與袁紹兵相持於官渡。三國時城名。今河南中牟縣東北。亦曰中牟臺。三分天下有其一。

謂滅袁紹也。
○官渡六。
晉亂 指惠帝時八王之亂。**胡作** 指五胡亂華。**至宋武** 南朝劉宋武帝。**號為英雄** 得蜀 今四川。**得關中**。

今陝西。
盡得河南地 十分天下有八。
○竭力鋪張形勢。然惜未能得山東地。
然不能使一人渡河以窺胡 宋武。

不得山東地。
○故插一句比較妙。
至於高齊 史稱北齊。**荒蕩** 荒淫也。**宇文** 史稱北周。**取得隋文** 文帝楊堅。**因以滅陳** 南朝。**五**。

百年間 自三國至隋近五百年。**天下乃一家** ○隋文用北周七。**隋文非宋武敵也** 是宋不得山東隋得山東。

故隋為王宋為霸 言隋文與宋武比較。實非其敵。乃成敗異勢。功業相反。正山東不得之故耳。○從春秋晉國以下。歷舉得山東之効。至是即借宋武隋文成敗。作一結束。證據益形確鑿。按當時隋文因周。

世宗之遺業。其勢實強於宋武。牧之特欲逞其筆鋒耳。
由此言之山東王者不得不可為王 霸者不得不可為霸 獯 獯。

也 ○暗說當時藩鎮。**足以致天下不安** ○以上舉山東爭戰歷史。以證地之要害。末二句筆勢超忽。**國家天寶** 玄宗年 末 方入近。

燕盜 指安祿山。**徐起** 史思明。**出入成皋** 河南要害地。今河南汜水縣。**函** 函谷關。**潼** 潼關。**間若涉無人地** 謂朝廷不能制彼。**郭** 郭儀。

李弼 光 輩 以兵五十萬不能過鄴 北。今河南安陽縣。**自爾一百餘城** 天下力盡 不得寸。

土 與宋武不能以一人渡河窺胡。如出一轍。
○三句照應前後文。便伏魏最重意。
人望之若回鶻吐蕃 二屬國名。唐時常入寇者。回鶻一作回紇。與突厥同種。今新疆省地。吐蕃。即今西藏地。

義無有敢窺者 凡魏博成德盧龍三節度使。最驕橫。無人敢議撻伐者。**國家因之** 畦 河 區畫曰畦。言 脩障 戍。

謂藩鎮亦幾如二屬國之不可制也。
塞 入聲。不通也。**其術** 術同途。邑中道也 蹊 小徑。謂塞斷其徑塗也。**齊** 今山東北部。指淄青李師道反。**魯** 指青密節度使。後并於淄青。

今山東南部。梁。今河南南部及陝西南部。蔡。今河南安徽間。指淮蔡吳元濟反。被其風流。猶言受其影響。因亦為寇以裏拓。

表以表撐裏。裏謂中朝。表謂藩鎮。言有時中朝勝則猶以裏之力開拓表地。有時藩鎮強則猶以表之力撐入裏地。互擅勝負也。混潏迴轉。潏音永。混潏意尚。謂未分也。混潏意尚。謂

黑白不分。輾。顛倒橫斜。亦當時藩鎮紊亂之狀。未嘗五年間不戰生人日頓委。四夷日昌熾。因內亂惹起外患。熾。

音至。天子因之幸陝幸漢中。俱指德宗播遷事。建中四年。朱泚反。帝幸奉天。今陝西乾縣。又李懷光反。再幸梁州。即漢中地。今南鄭縣。焦焦然。不獲安寧貌。七

十餘年矣。嗚呼。運遭孝武。指憲宗。澣衣一肉。謂衣經三澣。食不重味。儉之至也。不畋。獵。不樂。自卑冗。戎上聲。散也。

中。拔取將相。用杜黃裳為相。薦高崇文為節度使。平劉闢之亂。凡十三年。憲宗終十年。乃能益得河南。即指淮蔡吳元

死。子元濟匿不以聞。與成德王承宗。盧龍李師道鉤結拒命。山西。即四川節度使劉闢。關反。帝命高崇文討之。乘大雪進兵。檻元濟送京師。斬之。惟山東不服。亦再攻之。皆不利以返。穆宗即位。盧

削更聲。革。罔不順適。謂是時王承宗亦請獻德棣二州。以二子為質也。豈天使生人。未至於帖。安帖。泰邪。龍軍亂。推朱克融為留後。旋田弘正為王庭湊所殺。而弘正子布。亦

為史憲誠所殺。於是三叛人據河朔三鎮。不奉朝命。一如肅代之世。豈天使生人。未至於帖。也。泰邪。耶。豈其人謀未至耶。跌宕起下意。何其艱哉。何其艱哉。來河朔拒命事。今日天子聖明。

指文宗。超出古昔。志於理平。即治。若欲悉使生人無事。其要在先去兵。入篇首。始入近事。轉紐。章法奇妙。是兵殺人無有已也。說得鄭重懇切。今者上策莫如自治。

得山東兵不可去。呂評云。再提作。重懇切。今者上策莫如自治。

得山東兵不可去。呂評云。再提作。重懇切。今者上策莫如自治。

○提出主意。何者。當貞元德宗年時。山東有燕盧龍朱趙成德李惟岳魏魏博田悅叛。河南有齊淄青李納。

蔡淮西李希烈。叛。梁。徐。陳。汝。梁。今陝西南鄭縣。徐。今江蘇銅山縣。陳。今河南淮陽縣。汝。今汝南縣。白馬津。今河南滑縣北。盟津。今孟縣南。即孟津。襄。今

北襄陽縣。鄧。今河南鄧縣。安。今湖北安陸縣。黃。今湖北黃岡縣。壽春。今安徽壽縣。皆戍厚兵。凡此十餘所。纔足自護治

所。便足自保而已。實不輟一人以他使。遂使我力解勢弛。懈。同懈。兵分則力懈。權散則勢弛。熟視不軌。猶言不正也。

者。無可奈何。階此蜀即四川劉闢。亦叛。吳鎮海李錡。亦叛。其他未叛者。皆迎時。上下不可保。信

謂皆有所觀望。依違兩可。未必盡忠於朝廷也。自元和憲宗年初。至今二十九年間。得蜀元和元年。李劉闢伏誅。得吳二年。李錡伏誅。得

蔡。十二年。吳元濟伏誅。得齊。十四年。淄青李師道伏誅。凡收郡縣二百餘城。所未能得。惟山東百城。即河北耳。土

地人口財物甲兵。校同較之往年。豈不綽綽寬裕乎。亦足自以為治也。先生意在收地後。實行修明政治。則

義充自息。法令制度。此就威權上言。品式條章。此就規律上言。果自治乎。言尙未能實行自治也。以下同。賢才

姦惡。搜選置捨。賢才當搜選。姦惡當置捨。置捨。言不用也。果自治乎。用人障戍鎮守。保障巡戍之所。鎮守之營壘。干戈兵器。車馬。

果自治乎。軍實井闈八家曰井。五家曰闈。阡陌千畝有阡。百畝有陌。倉廩指藏米粟言。財賦指凡貨財言。果自治乎。民生國計四。如

不果自治。是助虜為虐。言既收地而不能自治。則其地終將為叛人所攫。不奮助敵使為虐也。環土三千里。即上文燕趙三鎮地。植根七十年。

應上文焦然七十餘年句。復去聲。有天下陰爲之助。言朝廷既無自治之力。則各鎮皆迎時上。下。不可保信。是即爲三鎮之暗助也。則安可以取。故曰。上

策莫如自治。以上述自治之方。所謂根本上之救濟。惜憲宗而後。諸帝未有能行此策者。中策莫如取魏。呂評云。二策本爲一策。先自治。後取魏也。魏於山

東最重。至此始點。出魏最重。於河南亦最重。何者。魏在山東。以其能遮趙也。魏地當黃河北岸。蔽於太行山之前。遮。蔽也。太行山

以西。趙地。今山西。太行山以東。燕地。今直隸。既不可越魏以取趙。固不可越趙以取燕。唐都關中。今陝西地。若用兵。山西直隸。必道經河北。故云。

是燕趙常取重於魏。魏常操燕趙之性命也。故魏在山東最重。黎陽。唐時魏地。屬衛州。今河南濬縣。

距白馬津三十里。新鄉。亦唐時魏地。今河南新鄉縣。今距盟津一百五十里。障。土堡也。壘相望。地近。故曰相望。

朝駕暮戰。是二津虜能潰一。二津中攻。破其一。則馳入成皋。河縣。汜水南。不數日間。故魏於河南亦

最重。證明最重意。今者願以近事明之。更引近事。證實前說。元和。中。纂集。見前。天下兵誅蔡誅齊。前。頓

兵久頓。兵久頓。之五年。無山東憂者。以能得魏也。時魏博田興歸朝。奉貢。賜名弘正。昨日。誅滄。滄景節度使李全略卒。子同

頓之三年。無山東憂者。亦以能得魏也。時魏博史憲誠已降。長慶。穆宗

初。誅趙。成德軍大將王廷湊殺田弘正而自立。詔諸道進討。一日。五諸侯。節度使討王廷湊。故云。兵四出。潰解。魏博軍首潰。諸軍俱失。

利。以失魏也。昨日誅趙。一日。罷如長慶時。太和三年。義武軍節度使傅毅爲張璠所逐。自稱留後。遂以璠爲節度使。亦以失魏也。

時魏博軍亂。殺史憲誠。何進滔自稱留後。故河南山東之輕重常懸在魏。明白可知也。○魏東得魏。失魏兩項。非魏強大能

致如此地形使然也。○又東上文地形二段意。故曰取魏為中策。○以上述自治後即當取魏。此就形勢上能

下策為浪。猶言濫也。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是也。○此二語專對第二策言。不知取魏則攻守俱失計也。兵多粟多。毆同人

使戰者便於守。○此指唐朝官兵。兵少粟少。人不毆自戰者便於戰。○此指藩鎮。故我常失於戰。

官兵皆急欲邀功。以戰勢為能。而不作久安之計畫。虜常困於守。藩鎮欲以逸待勞。以靜制動。然其勢常詘於地形。山東之人叛且三五世矣。自肅代

且八。今之後生所見言語舉止無非叛也。習於藩鎮。與朝廷隔絕已久。雖力戰得之。而不務為自治。仍無益也。以為事理正

當如此沈酣入骨髓。沈溺酣醉。深入骨髓。無以為非者。人心如此。蓋不至於亡不指示順向。謂使歸命詆

侵族鬻。設有語以歸命朝廷者。輕則詆誣。重則滅族。言反對之甚也。語曰叛去酋酋起矣。酋音囚。魁帥也。猶言為首者。叛逆

為首者起矣。至於有圍急食盡餓。同啖。謂無食則啖人屍。春秋傳所屍。謂易子而食。析骸而爨也。以戰以此為俗。豈可與決一

勝一負哉。非一勝一負所能了事。所以不可浪戰也。自十餘年來。即指元和凡三收趙。元和五年。敕成德

一收也。十三年。王承宗聞蔡州平。遂獻德隸二州以降。二收也。文宗太和三年。敕王廷湊為節度使。三收也。呂諲云。不取魏而先收趙。是謂不計地勢也。食盡且下。堯山。今直隸唐敗。

元和十一年。昭義節度使郝士美與王承宗戰於堯山。兵敗。趙復振。王承宗復下博。一名博野。今直隸蠡縣。敗。長慶元年。十二月。靈武節度使杜趙

復振。王廷湊復強二。館陶今山東館陶縣。敗。太和三年。魏博兵亂。殺節度使史憲誠。共推何進滔拒命。李聽討之。屯館陶。為魏人所黜。師潰。遂并赦王廷湊問。趙復振。王廷

湊復強三。意已收。無餘。呂晚村云。上策即孟子所謂人和。而兼重城池兵革米粟。中策則專言地利。既得人和。復明地利。何施不可。而一百餘城之是憂哉。李習之言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此志士所扼腕。固相同也。故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為浪戰最下策也。以上斥當時將帥之誤。大言炎炎。不避忌諱。樊川文章之老橫可見。○雖平列三策。而全

文縱橫馳騁不及蘇氏父子而風骨遒勁較為過之。

第四十四 廬山草堂記

廬山一名匡廬。在今江西九江縣。南二十五里。風景絕勝。有牯牛嶺。外人避暑爭就之。

白居易 見第二册 第四

匡廬奇秀甲天下山。言匡廬山水奇而且秀。推天下第一。○道出廬山。山北峯曰香爐峯。一統志云。廬山之北峯形圓聳。氣霧若煙。故名。北寺

曰遺愛寺。常即東林寺。慧遠所建。介際也。交接於二者之間也。峯寺間其境勝絕。猶言極佳也。又甲廬山。○點出地址。為草堂張本。元

和唐憲宗年號。十一年秋太原人白樂天。時先生方為江州司馬。見而愛之若遠行客過故鄉戀戀不能

去。○取喻妙。雅而韻。因面相對也。峯腋肩與臂內面交接處曰腋。猶言在肘腋之下也。寺作為草堂。○點出草堂。○以上敘廬山草堂緣起。明年春草

堂成三間架兩柱二室四牖。窗也。廣袤音茂。東西曰袤。廣。南北曰袤。豐殺讀去聲。減削也。臚曰豐。減曰殺。一稱去聲。相稱也。心

力洞開也北戶來陰風北風也防徂暑徂始也詩云六月徂暑言六月乃始盛暑也也敵高顯也南甕音萌屋棟也所以承瓦納

陽日南簷納日也虞度量也計也祁寒盛也書云冬祁寒也木斲而已白木取其朴不加丹不漆朱色塗物曰丹牆圻泥錢也而

已不加白不粉刷碱音砌義同階用石覆也窗用紙竹簾竹絲為簾紵幃紵布為幃率稱去聲是焉

以上敘草堂建築之朴素堂中設木榻四素屏屏無書畫二漆琴一張儒道佛書三教不加吟域各兩三卷以

上敘堂中陳設之古雅樂天既來為主插入自己仰觀山俯聽泉旁睨斜視也竹樹雲石自辰及酉即早至晚也

應接不暇晉人云如入山陰道中應接不暇言好景之多也俄不多時也而物誘氣隨此亦物誘然却能助人養氣之功故曰氣隨外適外境既適內

理自順蓋境遇清佳則神氣亦從而高曠此山水園林之所以能養人德性古今中外同一理也一宿體寧淺再宿心恬深悟音田安也三宿後頽然自放

貌·嗒然自失貌不知其然而然入化也以上章堂主人樂境自問其故借心口相商發揮異趣答曰是居也前有

平地輪廣地形縱橫也東西曰廣南北曰輪十丈中有平臺建築物之居高臨下可以眺望者半乎地謂十丈之半也臺南有方池

倍乎臺亦廣十丈環池多山竹野卉百草之總名池中生白蓮俗稱荷花白魚地近慈遠白蓮社故址又南抵石澗

夾澗有古松常綠木之一葉如針種類甚多自古著名耐寒之物老杉木名葉濃綠可愛我大僅十人圍高不知幾百尺

修柯高枝也戛擊也重為戛輕為擊雲低枝拂潭如幢旌旗之屬豎也如蓋張車蓋及尋常雨具也張放也俗呼繳又作傘如

龍蛇走。狀其天矯之形。如龍蛇走也。○以上極寫松杉奇妙狀。松下多灌叢。灌木叢生者。再寫松下。蘿。女蘿也。一名松蘿。寄生植物。生於深山。樹幹。幹末分多枝下垂。色灰白。細如

絲。灌木名。寄生於山毛櫸等樹上。春日開花。五瓣。色青白。略似梅花。橢圓。外毛有皮。葉蔓。藤蔓纏也。駢織承。謂交駢如組織。又相承而蒙。駢。駢也。皆言藤蔓交結狀。日月

光不到地。上有松杉。下有藤蔓。皆足以蔽障光景。故日光不到地也。盛夏風氣如八九月時。謂雖當盛夏。而風氣涼爽。如他處之八九月時也。○避暑佳處。令人

神往。下鋪白石為出入道。砌石成甬道也。○以上總寫堂外景。蓋堂而南。所寫即堂之南也。以下歷敘北東西三面。堂北五步。五尺曰步。據依。層崖

亦作厓。積石嵌空。開張玲瓏貌。垤。土墩也。塊雜木異草蓋覆。去聲。遮蓋也。其上綠陰蒙蒙朱實。果實

赤色。離離不識其名。四時一色。又有飛泉植茗。茶芽也。謂種茶而採其芽也。就以烹燂。音蘭。炊也。種茶採葉。就飛泉酌取

之。炊沸以瀹茶也。○好去。雅人韻事。好語串珠。事者見。可以永日。對景品茶。可以終日不去。○以上堂北。堂東有瀑布。飛泉懸水如布狀。故名。水

懸三尺瀉階隅。落石渠。水所居曰渠。昏曉如練。煮練而熟之。使柔軟潔白曰練。夜色夜中如環佩。環玉為佩飾也。琴琴

樂器。筑狀如瑟而大。頭安弦。以竹擊之。聲。言昏曉時見其色如練。夜靜則聞其聲。如樂器也。○三句寫瀑布盡致。○以上堂東。堂西倚北崖右趾。足指也。俗云山脚。以

剖竹架空。破竹為兩。剝去其節。架於空中。如作承溜狀。引崖上泉脈。人身之血管分布周身者。分線懸。言泉為竹所引而下瀉。如脈之分。如線之懸也。自

簷。屋前曰簷。即階。注砌。也。即階。纍纍。各個相綴也。如貫珠。霏微。細點也。如雨露。滴瀝。點略。粗。飄灑。點甚。細。隨風

遠去。○以上堂西。寫泉入細。此係人工所為者。其四旁耳目杖屨。俗云。鞋。可及者。言見聞及行步所及。○再推及離堂稍遠處。春有錦繡谷

花。廬山有錦繡峯。其下曰錦繡谷。春時山花甚開。望之如錦繡云。夏有石門澗雲。馬耳峯下有巨石。高數丈。中空。俗呼石門。其前有澗曰石門澗。多雲。秋有虎谿月。

蓮社高賢傳。慧遠法師居東林。其處流泉布寺。下入於溪。每送客至此。輒有虎鳴。因名虎溪。后送客未嘗過。獨送陶靖節陸修靜。不覺過溪。因相與大笑。冬有鑪峯雪。香鑪峯。冬日常積雪。陰晴顯

明也。晦也。昏且含吐。烟雲吞吐也。千變萬狀不可殫也。紀述也。觀縷。應作觀。觀縷。委曲也。而言故云甲廬

山者。○應篇首一句。鎖住前文。開下議論。噫凡人豐一屋華一簣也。而起居其間尚不免有驕穩之態

謂尋常起居安適。尚且一得自矜。何況廬山。○意極頓挫。今我為是物。廬山之代名詞。主物至致知。用大學語。猶言各種奇景。使人開發智慧也。各以類至

又安得不外適內和體寧心恬哉。○回應俄而一宿等句。章法完整。以下再借古人開出一境。昔永遠宗雷輩十八人。慧

建東林寺。謝靈運為鑿池植白蓮。遠公因與弟慧永。慧持。及道生。曇順。僧叡。曇暉。道暘。曇詵。道敬。佛馱邪舍。佛馱跋陀羅。名儒宗炳。雷次宗。劉程之。張野。周續之。張詮。等。結社念佛。號十八賢。後復有釋曇翼。道士陸修靜

等。百二十三人從之。陶潛謝靈運等。從遊而不入社。俱詳漢魏叢書蓮社高賢傳。及廬山志。後人有蓮社圖記。惟宋葉夢得白蓮社圖記略譌。同入此山。老死不返。去我千載我

知其心以是哉。○隨引隨撤。語極超脫。矧也。余自思自己。從幼迨老若白屋室。賤者之室。若朱門。富貴之家。

凡所止雖一日二日聊覆簣。盛土竹器也。土為臺聚拳。石如人拳。言小也。石為山環斗。斗升之水。言少也。水為

池其喜山水病癖。嗜好之病。俗言癡也。如此一旦蹇也。剝。落也。喻。落也。喻。來佐江郡。元和十年。先生上疏。請捕刺武相元衡者。宰相以先生

方宦太子贊善。為宮官。言不當先奉諫。惡之。會有掖公賞花及新非詩事者。乃奏貶刺史。王涯復論不當治郡。追改江州司馬。郡守以優容撫我游廬山。或經時不歸。或適

月而返。郡守以朝貴遇之。不之責。廬山以靈勝待我。是天與我時。適得貶謫之機會。地與我所。得江州而卒獲所好。去

合山水之辭。又何求焉。尚以宥也。開散也。員所羈。絆也。尚有司馬之職位。餘累未盡。尚不無案牘官事之累。或往或來。未遑

寧處。不得常居於草堂。待余異日。弟先生有幼弟名金剛奴。妹婚嫁畢。司馬歲秩滿。即俗云任滿也。秩位也。任也。出處。上聲。不出也。

行止。得以自遂。猶言自由。則必左手引妻子。右手抱琴書。終老於斯。以成就我生平之

志。願終老廬山。○歷上文辭字。清泉白石實聞此言。要之以盟誓。○以上申說己之志願。愛草堂至極處。時元和十二年。三月二十七日始居

新堂。四月九日與河南元集虛。范陽張允中。南陽張深之。三人皆居士。東西二林長老。東

林寺西林寺也。僧家稱大師曰長老。俗呼住持。湊公。朗滿。晦。堅等。以上皆沙門。○敘同志應上慧遠。邁溪十八賢。按白集游大林寺序。稱元及二張外。有廣平宋郁。安定梁必復。范陽張時。沙門法演。智

滿。士堅。利辨。道建。神照。雲華。息慈。寂然。凡十七人。具齋。僧家用素蔬具飯曰齋。施茶果以樂洛之。○以上草堂落成作結。點記字。

第四十五 愚溪詩序

柳宗元見第二册第八。

灌水。水名。瀟水支流。之陽有溪焉。東流入於瀟水。在今湖南道縣北。源出瀟山。下流入湘。故稱瀟湘。或曰。冉氏嘗居也。故

姓是溪爲冉溪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謂之染溪因俗傳不一並存其說○顯前借影二層分寫點綴生姿余

以愚觸罪唐憲宗朝先生坐王叔文黨貶永州司馬見第二十七墓誌銘文注謫既官瀟水上愛是溪入二二三里得其尤絕景絕

處者家焉以上入題先逗一愚字一篇主要已伏綫古有愚公谷說苑齊桓出獵逐鹿入山谷中見一老人問曰是爲何谷對曰愚公之谷桓公問其故曰以臣名之○借古引起

今予家是溪而名莫能定冉染未知孰是士之居者猶斷斷音銀斷斷爭辨貌然或曰不可以不

更平聲易其名也也故更之爲愚溪○敘更定漢名愚溪之上買小邱爲愚○二邱○以下更就愚字生發文境爲重巒嶂

嶂嶂令人應接不暇自愚邱東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又買居之爲愚○三泉愚泉凡六穴皆出

山下平地蓋上出也○釋泉字雅馴合流屈曲而南爲愚○四溝遂負土累石塞壅入聲壅也其

隘謂阻其流使善也爲愚○五池愚池之東爲愚○六堂其南爲愚○七亭池之中爲愚○八

愚○愚鳥嘉木異石錯置○錯落安置皆山水之奇者以余故咸以愚辱焉○總結愚字一筆○以上歷敘八愚極錯落點綴之致

一方面寫景亦逼真夫水智者樂也去聲音效喜好也論語云知者樂水今是溪獨見辱於愚見辱亦自有故非漫然相加也○提一筆推究

名字理由蓋其流甚下不可以漑灌地勢卑下不能漑田也又峻急多坻音池水石大舟不可

入也○暗伏無以利世二幽邃淺狹蛟龍不屑不屑居也不能興雲雨○暗伏無以利世三無以利世而適類於

余恰好落到自己。然則以上申釋溪之所以為愚。雖辱而愚之可也。甯武子邦無道則愚。智而為愚者也。

論語云：甯武子·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言此非真愚·

音於芮切·深明也·通也·而為愚者也·皆不得為真愚○撤去上文·今余遭有道謂有道之世·而違於理·悖

於事自認自責·暗設駭論事·故凡為愚者莫我若也是為真愚·夫然則天下莫能爭是溪·余得專而

名焉○拍合溪名·不煩言而可解·溪雖莫利於世○補一筆再揚·而善鑒萬類書云·人無於水監·同鑒·謂水可照面也·萬類·括人與物而言·清整

明潔也·秀澈水雖低下激急而澄清·絕妙文人學士品格·鏘音槍·和聲也·鳴金石·能使愚○帶定愚字者喜笑眷慕樂音落·而不

能去也○以上寫溪之長處·與上文其流甚下一段·抑揚對照·余雖不合於俗·亦頗以文墨自慰文章亦足以鑒萬類·故句法相配·漱音瘦·滌

洗濯○仍仍·萬物·牢籠百態猶言籠罩也·獨水之清鑒秀澈·無所不照·百態·謂不一其態也·而無所避之不期然而然·○以上寫己之長處·與上文違悖事一段·抑

揚對照·以愚辭歌愚溪○合溪余二段·則茫然而不違○愚態·昏然而同歸○愚態·超鴻蒙鴻·當作源·

讀上聲·湧濛·元氣未分貌·又云·海上氣·混合·希夷老子云·聽之不聞名曰夷·視之不見名曰夷·寂寥而莫我知也○愚態三·凡茫然昏然頭濛希夷等字·皆切定愚字發揮·故

夢·○以上將己之愚·溪之愚·寫在一團·無從分別·奇絕妙絕·於是作八愚詩·刻於溪石上○收轉八愚作總結·

第四十六

孝女曹娥碑

後漢書列女傳·有曹娥傳·註引會稽典錄云·上虞長度尚弟子邯鄲

見尚·方飲宴·淳至·朗謙不才·試使淳爲之·操筆而成·無所點定·朗嗟嘆不暇·塗毀其草·後蔡邕夜讀之·題其碑陰曰·黃絹幼婦·外孫齏曰·蓋隱絕妙·好辭也·○文

係碑誌類與前韓文公廟碑·大同小異·蓋此則墓碑而兼廟碑·

邯鄲淳

古文苑題名作度尚·下註云·弟子邯鄲淳撰·蓋淳代尚作·用尚名也·按尚字博平·漢末山陽人·黨錮稱八廚之一·淳字子禮·一字子叔·魏

穎川人

孝女曹娥者·上虞

今浙江上虞縣

曹盱

娥父姓名·盱音吁

之女也

○點父名

其先與周同禮

即祖字

末胄

猶言

後裔也

荒沈·猶言零落不著名也

爰也

來適安也

居世

盱能撫也

節

樂器·拍板之屬·所以節樂者

案歌

婆娑·舞貌

樂·音洛

能使鬼神歡樂也·盱蓋巫者·能奏迎神之樂·○點父之職業

以漢安

漢順帝年號

二年五月時迎伍君

謂子胥也·子胥諫吳夫差·賜死·以鴟夷投之

江·後相傳爲濤神·素車白馬·形影倏忽·越人畏之·常於錢塘江頭迎祭焉

逆濤·大波也·潮來時水勢

而上爲水所淹

溺斃也

不得其屍·時娥年十四

四號也

慕思

盱哀吟澤畔也

旬有七日

即十七日也

遂自投江死

經過也

五日抱父屍出

○以上敘娥殉父事

以漢安迄

至

于元嘉

漢桓帝年號

元年

青龍·太歲之稱·歲星有十二辰·辰象爲龍·故云青龍·猶言歲星也

在辛卯莫之

有表

未有人表彰之也

度尚

尚主祭而淳代爲文也

設祭誄

哀死而述其行之辭曰誄·蓋本作誄辭·因刻於石·故稱碑

之辭曰

伊惟發語辭。孝女。曄曄光盛之姿顏色。偏其反俗作而論語引詩云唐棣之花翻其反而言搖動柔娜也。令善也。色孔甚。

儀威儀。窈窕幽閒貞靜也。淑善也。女。巧笑倩美好在口。兮以上言孝女之儀容。宜其家室。在洽之陽詩云在洽之陽。

之淡冷水名。在今陝西郿陽縣。待禮未施聘妻必以六禮今云未施蓋娥尚未字人也以上言孝女之地位。嗟喪去聲。慈父。彼蒼伊

何呼天而問也。無父孰怙詩蓼莪篇云無父何怙無母何恃怙義同恃。訴亦告。神哀告。赴江永號平聲。哭。視死如歸。

殉父不愛其死也。○是以眇然小。輕絕輕於絕命也。投入沙泥水底曰沙泥。翩翩孝女。乍忽。沈乍浮詩。

或泊止。洲嶼水中土石也。或在中流。或趨湍瀨急水。或還波濤以上言孝女投江時情形。千夫失聲。悼

痛萬餘言千萬人同聲嗟痛也。觀者填塞滿。道路。雲集路衢四達之路。流淚掩涕。驚慟國都以上言衆人哀悼。

女。是以哀姜哭市左傳文十八年襄仲殺太子惡而立宣公其母大歸於齊將行哭而過市曰仲爲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杞崩城隅列女傳杞。

其妻哭於城下而哀。十日城爲之崩。或有尅尅應作尅與刻通。面引鏡列女傳梁有寡婦曰高行梁王欲聘之乃援鏡持刀自割其鼻曰妾已刑矣所以不死者不忍幼弱之重孤也。務音梨。

耳用刀按此二語當是一事兩用而略有歧誤今據列女傳梁高行事當作割鼻。坐臺待水楚昭王夫人貞姜王出遊留夫人漸台之上聞江。

至台崩。夫人遂溺死。抱樹而燒按宋恭伯姬嘗夜遇火待保傅至不肯下堂遂死於火此一事也又漢平皇后葬女也葬既寡私后不奉朝請及漢兵誅莽焚燒未央宮后投火死此又。

一事。所引未知孰是。惟下文。於戲同嗚。孝女。德茂此儔其德更烈於此輩也。○以何者大國防禮。

云越梁過宋。當即指恭伯姬。於戲同嗚。孝女。德茂此儔其德更烈於此輩也。○以何者大國防禮。

自修。豈况庶賤。露屋草茅。言何以娥尤烈於彼等。則因彼皆大國之貴女。能知禮義。而此獨出微賤。居於草茅之中也。不扶自直。荀子。蓬生麻中。不扶自直。不

鏤而雕。不刻鏤而自有文采。○承上意點綴。越梁過宋。指梁高行及宋共姬。比之有殊。哀此真厲。同烈也。千載不渝。變也。○以上

極贊孝女之難能。嗚呼哀哉。亂。樂之卒章曰亂。文未亦用之。日名勒。刻字也。金石質正。之乾坤。歲數歷祀。謂歷年已久也。○言漢

安二年迄於元嘉元年凡九年。丘墓起墳。謂歲久始克葬也。蓋度尙爲上處長時。爲之修建。光于后土。地神也。顯照天人。○以上孝女始著。生賤死

貴。生不過爲巫祝之女。死則爲神。故曰貴。利之義門。謂勇於爲義。實利之門也。何悵華落雕零。早分葩豔窈窕。永世配神

謂何必爲之悲悵。如花之雕零。實則名垂千古。正如葩豔之永在天地間也。若堯二女爲湘夫人。舜崩於蒼梧之野。二妃哭之。遂入湘爲神。史記。秦始皇本紀。有湘山祠。遇風事。楚辭九歌。有湘夫

人。是效彷彿。謂彷彿湘夫人也。以昭後昆。○可傳後世。後昆。後嗣子孫也。○以上孝女爲神。結語典重。

第四十七 爲兄上書

班昭。漢扶風曹壽世叔妻。班彪之女。蘭臺令史固及西域都護超之妹也。字惠。一名姬。博學高才。世叔早卒。有節行法度。兄固著漢書。其八表及

天文志未竟而卒。和帝詔就東觀藏書閣踵而成之。帝數召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又事鄧太后。多所贊畫。年七十餘卒。所著賦頌銘諫問注哀辭書論上疏遺

令凡十
六篇。

妾同產猶言同胞。兄西域漢地名，今新疆省及甘肅西部。都護官名，主節制西域地方者。定遠侯封爵也。超幸得以微功特蒙

重賞。爵列通侯漢制，封爵二。位二千石食俸米二千石。天恩即君恩。殊絕。誠非小臣所當被蒙。

○以上先提受賞謝恩。書疏常例。超之始出。志捐軀命。先言不望生還。反跌下文。冀立微功。以自陳效。會陳睦前都護姓名。之

變。道路隔絕。超以一身轉側絕域。言極遠也。曉譬諸國。因其兵衆。每有攻戰。輒爲先登。

身被金夷。刀傷也。不避死亡。明帝十八年崩。西域焉耆等以中國大喪。遂攻沒都護陳睦。時超在疏勒。孤立無援。殺之。以復陳睦之仇。乃封超爲定遠侯。邑千戶。賴蒙陛下神靈。歸美君上。且得延命沙漠。西域中有沙漠。

之戈。至今積三十年。以上略敘超之功績。歸美於君。措詞婉篤。骨肉生離。不復去聲。相識。所與相隨。時人士衆。

超初軍司馬。以三十六人從。皆已物故。皆已死也。超年最長。今且七十。衰老被病。猶言帶病。頭髮無黑。言多白髮。兩

齒不仁。麻木不仁。猶言不遂也。耳目不聰明。扶杖乃能行。○五句寫老態。雖欲竭盡其力。以報塞。猶言塞入聲

責。天恩迫。逼也。於歲暮。犬馬自謙也。齒年索然盡也。索。蠻彝同。之性。悖逆侮老。言中國人知敬老。而蠻夷之性悖逆。反侮辱老人也。

而超且暮入地。謂將死。久不見代。恐開姦宄之源。生逆亂之心。謂姦人乘超老

益。○將啓亂源二。而卿大夫咸懷一切。猶言觀望推諉。莫肯遠慮。○插一句上書之根。如有卒。同猝。忽然暴。○跟上文姦

亂源二。而卿大夫咸懷一切。莫肯遠慮。如有卒。暴。

超之氣力不能從心。因衰老便爲上損國家累世之功。此句說得極鄭重。極警策。蓋所以上書者。爲國家之威德事重。而爲超一己之身

名輕也。安得不動朝廷之念。文字之効尤若此。下棄忠臣竭力之用。此句略輕。然亦就朝廷待功臣說。所以爲妙。誠可痛也。牽動國家關係三。歷

述超老不可不徵還之意。上書要義在此。故超萬里歸城。自陳苦急。延頸踰也。過望三年於今。永元十二年。超上書求召還。蓋已踰三年。未

得報。故昭再上書。未蒙省也。覽錄也。記妾竊聞古者十五受兵。六十還之。周禮卿大夫職曰。國中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

之。征謂賦稅從征役也。韓詩外傳云。二十行役。六十免役。與周禮國中同。即知二十與周禮七尺同。蓋七尺謂二十。六尺即十五也。此言十五授兵。謂據野外言。六十還之。則據國中爲說也。亦有休息。不任

職也。山緣也。陛下以至孝。孝親。即推及敬老。理天下。得萬國之驩心。同不遺小國之臣。况超得

備侯伯之位。故敢觸死爲超求哀。句也。乞超餘年。一得生還。復擊見闕廷。以上即爲超乞歸正文。

使國家無勞遠之慮。應上國家牽涉第三。西域無倉卒之憂。應上將起亂源第二。超得長蒙文王葬骨之

恩。文王出遊。見枯骨。使人葬之。諸侯聞而相謂曰。西伯澤及枯骨。兇生者乎。子方哀老之惠。田子方。魏文侯師也。見君之老馬。棄之。乃曰。少盡其力。老而棄之。非仁也。於是收而養之。○應上

憐其竭力第一。詩勞止篇云。民亦勞止。汙其可小康也。安惠此中國。以綏也。亦安四方。言先施恩惠於中國。然

後乃安四方。○以上應上文三層求請意。超有書與妾生訣也。絕恐不復相見。妾誠傷超以壯年竭忠。孝於

沙漠。○帶言前功。哀婉動人。疲老則便捐死於曠野。誠可哀憐。○如此二語。尤見悽慘。如不蒙救護。○用反跌法掉轉作收。

超後。有一日之變。○應上冀幸超家。○超之家得蒙趙母。○趙奢妻。括之母也。懼括敗。先請於公。得不坐罪。見月記趙世家。衛姬。○桓

公之姬。桓公與管仲謀伐衛。桓公入。姬請衛之罪。事見列女傳。先請之貸。○赦也。謂如趙母衛姬之得赦也。○以不得所求之反語作結。誠懇哀轉。字字周到。處專制濫刑之世。欲以功名自全。其難如此。雖以超之

奇功。晚節尚賴女子有辭。始得生入玉關。令人浩歎。然班姬之文。彌復可貴。

第四十八 史記貨殖列傳序

序體

司馬遷字子長。生於龍門。太史公談之子也。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周覽天下名山。大川而歸。因李陵事下獄。被腐刑。乃作史記。凡十二本紀。

•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

老子見第二册第四十寶繪堂記文注。曰。至治猶言太古之治世也。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一作犬。之聲相聞。民各甘其

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以上道經第八十章語。必用此為務。輓晚同。近世。

塗塗飾也。民耳目則幾矣。○言必用老子所以為務。而晚近之世。止知塗飾民之耳目。則必不可。以上引老子語。而申釋之。謂不合於當代之務。一起總冒。太史

公曰。述其父談之言。夫神農炎帝。以火德。王。在黃帝前。以前。吾不知已。年湮代遠。不可詳悉。至若詩書所述。虞舜夏禹

後王。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去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

樂音。而心誇矜。勢能張大己之權。之榮。四語謂人事日繁。則嗜慾亦漸多。第一句男女。第二句飲食。使俗之。

漸入也。音尖。瀆。民久矣。雖戶家。猶言每。說以眇論。微妙之。終不能化。謂終不能挽之。使復於古也。故善者因之。其因。

所利而利之。此最善之道也。其次利道之道。同導。利用其。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以法度。最下者與之。

爭。此暗就漢武時均輸專賣等擾民之政而言。實則不獨漢時為然。我國歷史上之財政。幾無不然。以上引太史公語。謂後世貨殖發展。因乎自然之勢。治道亦當隨之變化。不明治道者。其弊乃至與民爭利。末五句提出綱目。四句是賓。一。

句是主。下文。就此義暢發之。夫山西饒材竹穀纒。穀。木名。皮可為紙。纒。音。旄。旄牛。其尾可。玉石。山東多。

魚鹽漆絲聲色。管子設女閭三百。故饒女樂。又論語。齊人歸女樂。知山東自古多聲色。江南出柁梓。木。

名俱良。薑桂。木名。其皮辛香。可入藥。出粵地者良。金錫連。鉛之未鍊。者曰連。丹砂。朱砂也。犀。犀牛之角。亦出粵地。瑇瑁。亦作玳瑁。產海洋。

而嘴尖。其甲色黃。有黑斑。可作各裝飾品。珠璣。珠之不圓。者曰璣。齒革。象牙也。革。凡皮革之屬。龍門碣石。兩山。龍門。今直隸龍關。北多。

馬牛羊旃裘。與氈同。毳毛使成片也。以氈為。筋。牛筋可。角。牛角可。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碁置。

言出銅鐵之山。凡千里間。往往如圍碁之布子。甚密也。此其大較也。猶言大。皆中國人民所喜好。去。謠謠。俗習。被服。衣。

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前言出產。此言效用。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古者掌山澤之官曰虞。凡山澤所產。非虞不出。工而成。

之。成器用。商而通之。通有無。此寧。猶云豈。有政教發徵期會哉。發徵如兵之徵調出發期會約期會聚言貨殖為人民自然之職業不勞政

治之督率也。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即指喜好謠俗以下事。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也。徵謂

此處物賤求彼貴處賣之。下義同。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也。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

而民出之。○再申說不勞政教發徵期會意。豈非道之所符也。而自然之驗耶。○以上言出產與需用相期而並進貨殖之源誰能絕之。

應上虞夏以周書周書逸來數語。曰農不出則乏其食。乏穀蔬性畜。工不出則乏其事。乏器用。商不出則三

寶。珠玉。絕。虞不出則財匱少。無材木礦產則財大匱。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以上逸文語。此四者

指農工商。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也。富足。原小則鮮也。上聲。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

之道莫之奪予。同與言貧富皆自致之無人能奪亦無人能與也。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即姜尚名望太公其封

也。封於營丘。即齊地今山東濱海地。地瀉。音魯瀉鹵鹹地也。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織物之工。極技

巧通魚鹽。海濱多產魚鹽。則人物歸之。繼至矣。繼同隨論語云繼其子而至矣。襁褓也。以布約小兒於背。而輻輳。輪中直木曰輻。上廣於轍曰輳。言人民來集也。

故齊冠帶衣履天下。言齊既多女工技巧故天下之冠帶衣履皆取於齊也。海岱之間歛袂而往朝焉。音歛衣

於齊也。其後齊中衰。中間衰敗時代也。管子。即管仲見第二册注。修之設輕重九府。管子有輕重篇。輕重謂錢也。亦云闡法。周有大府玉府

• 泉府：內府。外府：天府。職內、職金。職幣：皆掌財幣之官。故云九府也。

則桓公以霸諸侯之長。九或作糾。合諸侯。一匡正也。天下。

論語見。而管氏亦有三歸。舉名。見位在陪臣。諸侯之上。富於列國之君。謂位雖陪臣。而富過國君也。是以

齊富彊至於威宣也。威王宣王。俱戰國時齊君。實已屬田氏。以國土終言之耳。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

辱。二語見管子。承上管子文。禮生於有。即富。而廢於無。即貧。故君子此君子小人。就地位分別之。富好去。行其德。謂

殖於社會有益。今世所謂物質文明。慈善事業。皆其徵驗也。小人富以適其力。謂小人不知行德。亦足以自適其業也。淵深而魚生。山深而

獸往之。淵魚山獸。皆其徵驗也。人富而仁義附也。焉富者得勢益彰。失勢則客無所之以已。而不

樂夷狄益甚。謂富者得權位之勢。益足彰其名譽。若失勢則客散財空。仁義不附。夷狄貪而無親。更將侮我甚矣。貨殖之關係於家國者大矣。諺也。曰千金之子不

死於市。謂信用附從者衆。必不令其死於道路也。此非空言也。以上言既富之作用。所以貨殖見重於世。皆貼教誨齊言。以下乃轉入與之爭意。故曰天下熙

熙。和樂。皆為利來。天下攘攘。擾亂。皆為利往。四句蓋古諺。引以證世人趨利之恆態。夫千乘去聲。車馬也。之王

大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意本暗指漢武時搜括財利而言。惟不可斥言天子。故借諸侯王言。○患貧句。反應太公管子。所謂拙者不足也。而况

匹夫。猶言一介小民。編戶戶口編於版籍。謂平民也。之民乎。○以上就最下者與之爭句發揮。暗刺時事。無限感慨。

第四十九

北山移文

北山。卽鍾山。在今江蘇江寧縣治北。南齊時建都所在。其時周顒字彥倫者隱於此。後應詔出爲海鹽令。秩滿入京。復經此山。孔生恐其復來

。乃借山靈之意移之。不許再入。放假用移文體。○文爲書牘類之移文體。與檄體亦近。本篇則游戲文字之假用此體者也。

孔稚珪

字德璋。南齊時會稽人。南史作孔珪。少有隱遁之志。永明中。歷仕黃門郎轉御史中丞。建武初。爲南郡太守。遷太子詹事。有孔詹事集。

鍾山

卽北山。

之英草堂

鍾山南有草堂寺。梁簡文帝草堂傳曰。汝南周顒。昔經在蜀。以蜀之靈。英靈皆託言。馳

煙驛

傳馬也。

路勒

刻也。

移山庭

謂山之英靈。馳驅煙霧。刻移文於山庭也。

夫以耿介

有志節而不與。人苟合之意。

拔也。

俗之標。位置清高曰清

標高

蕭灑

不可羈勒。

出塵之想度

入聲。量度也。

白雪以方

比也。潔同。

干也。

青雲而直上

上句志極高。下句品

極清

吾方知之矣

○以上最高之隱者。雖知之而不得見。

若其亭亭

孤立貌。

物表

物之上。

皎皎

潔白貌。

霞外

芥

視如草芥。

千金而不盼

視也。

屣屣

言也。

萬乘

天子曰萬乘。

其如脫

棄也。

聞鳳吹於洛浦

周靈王太子晉吹笙作鳳鳴

游於伊洛之間

蘇門先生游於延瀨。見一人採薪。謂之曰。子以此終乎。採薪人曰。吾聞聖人無懷。以德爲心。何怪乎而爲哀也。遂爲歌二章而去。

固亦有焉

○以上次高之隱。世亦有之。尙不失本來面目。

豈期終始參差

蒼黃翻覆

皆喻前後爲人。不類。

淚翟子之悲

墨子見素絲而泣之。爲

慟朱公之哭

楊子見政路而哭之。謂其可以南可以北也。

乍

暫也。

迴

避也。

跡以心染

言雖避跡山林。而心猶染於塵俗也。

或先貞也

正也。

而後贖

貪汚也。

何其謬哉

誤也。此等隱者。何其誤人也。○以上僞隱之人。暗伏篇中主位。

嗚呼

尙生

尙子平。

不存

仲氏

仲長統也。每州郡命召。輒稱疾不就。

輒稱疾不就。

既往山阿寂寥。千載誰賞。言無此二人。使山阿空虛。千載以下。無人賞樂。○提四句承上起下。世有周子倫。雋俗俊士之

士。既文既博。亦玄亦史。莊老曰玄。史書曰史。然而學遁東魯。謂顏闔也。魯君聞闔賢。使人以幣先焉。闔對曰。恐聽謔而遺使者罪。不若書之。使者反而復來。則不

得矣。習隱南郭。即莊子所謂南郭子綦也。隱几而坐。仰天嗒然。似喪其偶。二句言顏無本性。但學習二人之隱遁耳。偶吹草堂。偶。匹對也。與人同也。吹。借用吹

南郭先生不吹而食祿。宣王聽。後王曰。寡人好竽。欲一一吹之。南郭乃逃。濫巾北岳。言顏盜居草堂。僭服。巾。北岳。北山也。誘我松桂欺我雲壑。○借山

新穎。雖假容。猶言飾貌也。於江皋。江岸也。乃纓。猶言繫也。情於好爵。易中孚卦曰。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段。其始至也。指顛始隱。北山時。將欲排推巢父。音甫。拉折也。許由。巢父許由。唐虞時之高隱者。堯讓天下於由。由不受。以告巢父。父責之曰。子浮游世間取

名譽。非吾友也。由乃於清冷之水。洗其耳。巢父牽犢不飲而去。傲。倨傲也。百氏。諸子百家也。蔑。輕視也。王侯風情張日。喻興

秋。喻氣。或歎幽人長往。或怨王孫不遊。幽人王孫。俱隱者之稱。藁其長往。故歎之。疾其不遊。故怨之。談空空於釋部。覈

周顛。泛涉百家。長於佛理。著三宗論。兼善志。易空空。以空明空也。務光。夏人。湯得天下。已而讓光。光不受

釋部。佛經也。覈。考也。玄玄。玄之又玄也。道流。謂老氏之徒。務光。夏人。湯得天下。已而讓光。光不受

而。何足比。涓子。齊人也。好餌龍。隱於宕山。不能儔。謂好名直過務光與涓子也。○以上寫顏初志如此。是前一截人。及其鳴騶。前導與從騎皆曰騶。鳴者。鈴聲。叫道

也。入谷。鶴書。謂詔書。漢制謂之尺一簡。彷彿鶴頭。故有其稱。赴隴。入谷赴隴。皆言辭祿倘來意。形馳魄散。志變神動。狀其罷微召而心動。見粉華而失志。

○語絕。爾乃眉軒。舉也。猶云揚眉。席次。席邊也。袂。衣袂也。聳。謂舉臂也。筵上焚芰。音息。水中芰。芰之類。製而裂荷衣。

受裂荷衣·隱者之服。抗舉也。塵容而走俗狀。言立棄隱者之常態。成塵俗之變相也。風雲悽其帶憤石泉咽。音嚙入聲。

而下愴也。望林巒而有失顧草木而如喪。去聲。亦失也。四句言山靈觀此偽隱之惡態而怨怒交并也。至其紐也。金章綰

墨綬。銅章墨綬。縣令之符印也。跨也。屬城之雄。言地越所屬之城而為之雄長也。冠聲。百里之首。音邑宰為百里中之稱首也。張英風

於海甸。海甸在海濱。故云。郊外謂之甸。馳妙譽。英風妙譽。皆大名也。於浙右。浙江之右。道帙。書衣。長擯。葉也。法筵。講席。

也。久埋。藏也。言一行作吏。道書講席。俱歸擯棄也。敲扑。笞刑也。誼囂也。呼暴聲。犯其慮牒。文牒。訴訟。倥偬。貌。繁劇。裝滿也。其

懷。琴歌既斷。酒賦無續。琴歌酒賦。皆高人逸士所為。今已斷絕也。常綢繆也。親近也。於結課。官吏考成次第也。每紛紛貌。於

折獄。聽斷訟獄也。籠張趙於往圖。架卓魯於前錄。籠架。猶言包舉也。漢張敞。趙廣漢。俱為京兆尹。有浙獄名。又魯恭。卓茂。俱循吏。往圖前錄。謂前人之歷史紀

也。希蹤三輔豪。希望如賢豪之踪跡。三輔。謂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州郡之最顯赫者。馳聲九州牧。與九州牧合同馳盛名也。〇以上寫顯繼狀若此。是後一截人。使

我高霞孤映。〇提轉山中。以下便寫周子去後情狀。分淺深四層。明月獨舉。謂霞月徒映與無人賞玩。青松落陰。同。蕭條白雲誰侶。松雲

無。欄石摧絕。破壞也。無與歸石逕荒涼徒延佇。佇立遠望也。言囑應無人。遂至摧絕。荒涼也。〇泛寫山中冷落狀。第一層。至於

還颺風入幕寫也。霧出楹。柱間也。蕙草帳。紺蕙為帳。空兮夜鶴怨山人去兮曉猿驚。因山言

猿鶴以寄。昔聞投簪。猶言棄官。蓋簪纓仕宦之飾也。逸海岸。今見解蘭。幽人佩蘭。故云解蘭。縛塵纓。縛。繫也。塵纓。塵俗

之意也。二語謂前

史但聞葉官歸隱之人。如漢二疏。今乃棄隱入官。異於所聞也。○進寫室中冷落狀。第二層。於是南岳對於北山而言。獻嘲調笑也。北壘高岡曰壘。騰笑列壑

爭譏攢聚也。峯竦音聳上。諛譏也。慨遊子之我欺言皆譏笑北山初容此人也。悲無人以赴弔言山既受周子之欺亦無人弔慰也。

○寫山靈悔恨。故其承上實。林慚無盡礪愧不歇。秋桂遺風。春蘿女蘿。常寄生松柏上。罷月風月助松桂之美。今既

無人。故騁西山借用首陽山。之逸議隱逸之議。馳東皋之素謁東皋。曾言隱居地。素。潔也。謁。告也。言將宣布其劣迹以明受欺之狀。○下二句已引起

移文意。是。今又促裝下邑猶言收拾行李。謂自海鹽起行也。浪鼓也。棧音曳棧也。上京即指南齊所都建康。今江寧縣。言海鹽秩滿。即束行裝。駕舟赴京。以圖選官

也。雖情投於魏闕指朝廷也。或假步於山肩山峯如門也。○以上補薛荔。恐周子再來。豈得使芳杜香草名。即杜蘅。厚顏

薛荔草名。藤本。延緣牆壁而生。蒙恥碧嶺再辱丹崖重滓汚泥也。塵遊躅蹤跡也。於蕙路種蕙之路。汗淥清

池以洗耳許由洗耳事。○以上自豈可使直貴至此。寫山靈宣布拒絕周子理由。宜肩閉也。岫幌音晃。帷幔也。掩雲關。斂輕霧。藏鳴湍借

中物作拒絕語。故岫幌雲關。可以肩掩。輕霧鳴湍。可以斂藏。不願再令周子見聞玩賞也。截止也。來轅車也。於谷口杜絕也。妄猶言狂也。轡音秘。馬轡也。於郊

端谷口郊端。山之外也。杜絕不令入山。○以上自宜字至此。是拒絕周子入山之方法。於是叢條林木枝葉。瞋音嗔。怒目也。膽膽壯也。疊重也。穎草穗也。怒

魄魂魄激怒也。或飛柯枝也。以折輪乍低枝而掃跡逐。逼出下文兩句正面宣告詞。請迴轉也。俗士駕

為君尊山靈。謝逋逃也。謂周子欺背山靈而逋逃也。客通篇只此二句。是移文正面。妙在仍就山中物口氣作結。○以上統言不許再至。詞鋒峻厲。吳氏曰。假山靈作傲。設想甚奇。而新詞俚語。層層

相逼·真覺泉石蒙羞·林壑增穢
·讀之令人賞心留盼不已也。

第五十

與陳伯之書

陳伯之·梁濟陰人·武帝時投魏·官持節散騎常侍·詔太尉臨川王宏北
侵·宏命記室丘遲與之書·即此文也·又梁典曰·帝使呂僧珍寓書於陳

伯之·丘遲
之辭也。

邱

遲

字希範·吳興人·舉秀才·累遷中書侍郎·永嘉太守·為臨川
王宏中軍諮議參軍·遷司空從事中郎·卒·有邱司空集。

遲頓首。陳將軍足下

見第一冊第二十六
與宣仲濟書文注。

無恙。幸甚幸甚。將軍勇冠

去

三軍。才為世出。

武蘇

書云·每念足
下才為世生。

棄燕雀之小志。

陳涉語·燕雀安
知鴻鵠之志哉。

慕鴻鵠以高翔。昔因機變化。遭遇明主。

之伯

齊時已官驃騎司馬·梁武起兵·東昏使伯
之拒之·武帝遣人說降·以為江州刺史。

立功立事。開國稱孤。

武帝封為豐
城縣公。

朱輪華轂。

漢制·二千石以上
乘朱輪·蓋丹漆所

也·擄旄萬里·仗節擁旄·軍帥之
職·指江州刺史。

何其壯也。

○以上追溯伯
之在梁事業。

如何一旦為奔亡之虜。

俘囚

聞鳴

鏑能鳴之
鏑箭。

而股戰。

懼也。

對穹廬。

魏係胡人·以穹廬為
室·穹廬·旃帳也。

以屈膝。又何劣邪。

劣陋·惡也·邪同耶·
以上述伯之降魏失計。

尋

君去就之際。非有他故。

並非有不得
已之故。

直以不能內審諸己。外受流言。

謂鄧繕
等。

沈迷猖獗。以

至於此。

伯之用鄧繕朱龍符等小人·恣行姦險·武帝遣其子虎牙示伯之·伯之不受命·乃詐為蕭寶寅書舉兵反·武帝
遣王茂討之·伯之敗·與其子俱入魏·魏以為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淮南諸軍事·平南將軍·光祿大夫·曲江縣

侯 聖朝赦罪責功。棄瑕玉之玷也。比人之有過。錄用。推赤心推赤心置人腹中。謂至誠也。於天下。安反側反側子。即指叛人也。

於萬物。將軍之所知。不假僕一二談也。言不待己之一舉。出以相告。朱鮪涉同血於友于。謂兄弟也。書云。惟孝友于

兄弟。蓋更始殺劉縝。朱鮪與其謀。後光武攻洛陽。遣岑彭說鮪降。鮪恐懼不敢。光武詔之曰。建大事不忌小怨。今降。官爵可保。引此證鮪謀光武之兄。尚可錄用。張繡刺刃於愛子。建安二年。操

兵至宛。張繡降。既而悔。操戰大敗。長子昂。弟子安民。遇害。四年。張繡降。封列侯。是不以殺愛子為嫌也。漢主光武不以為疑。魏君曹待之若舊。况

將軍無昔人之罪。伯之並無此等仇隙。而勲重於當世。有從龍之功。夫迷塗知反。往哲是與。謂如朱重張繡之速降。不

遠而復。易云。不遠復。无祇悔。元吉。言人有過不遠而能復其故常也。先典攸高。先典。指周易。易言不遠復為元吉。所以高其能改也。主上說到武帝。屈法申恩。

吞舟是漏。法網寬也。言未誅其家族。將軍松柏不翦。言未毀其墳墓。親戚安居。未逮其戚族。高臺未傾。謂里第無恙。愛妾

尚在。嬖寵猶存。悠悠爾心。亦何可言。謂帝恩不薄。而爾心長往何也。以上言大可歸降之理由。又以家族無恙動其心。今功臣名將。鴈行

排列如鴈行有序。佩紫懷黃。謂佩紫綬。懷黃金印。讚帷幄之謀。謂贊助帷幄中之機謀。得重用也。乘軺二馬為軺車。建節謂出典州郡也。奉

疆場之任。州郡要職。固守疆場。並刑馬作誓。漢書云。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謂刑白馬取其血。與功臣盟誓也。傳之子孫。謂有爵土世襲。將軍

獨覲。音勉。羞愧也。顏借命。謂借生命於魏廷。實為可恥。驅馳氈裘之長。去聲。史記云。氈裘之君長。謂胡人以氈為裘。指魏君也。伯之為之驅馳供役使。寧同

不哀哉。以上言國中功臣皆安富尊榮。伯之何獨偷生敵國。夫以慕容超之強。身送東市。宋書。慕容超大掠淮北。宋公裕表請北伐。遂踰廣固。超踰城走。高胥獲之。

送京師。斬姚泓之盛。面縛西部。劉裕以精師進討洛陽。王鎮惡克長安。生擒姚泓。執送建康。於建康市。姚泓之盛。面縛西部。斬於市。二事言與南朝為敵。不免顯戮。所以警之也。故知霜露

所均。禮記云。霜露所墜。謂有土地人民處也。不有異類。姬漢舊邦。言姬周劉漢文。明縣遠之國。無取雜種。鮮卑諸蠻族。以我中國視之。無足取也。北

虜。南朝人稱北。魏書曰。太祖道武帝珪。改稱魏王。始都平城。及孝文帝弘。自平城遷都洛陽。多歷年所。言已多。惡積禍盈。理至

焦爛。言以常理度之。當去滅亡不遠也。况偽嬖昏狡。文選注。謂指魏宣武帝也。按宣武帝格寵高肇。頗事宴樂。故目為偽嬖而詈之為昏狡也。自相夷戮。謂彼中互相殺戮也。

部落攜離。胡俗以部落為種類。魏時兼併北方部落。其時多叛。故云攜離。酋豪猜貳。方當繫頸蠻邸。繫頸以俘執也。蠻邸。漢書注。蠻街在長安城門內蠻夷邸在此街也。而將軍魚游於沸鼎之中。

懸首藁街。斬首以懸曰懸首。陳湯疏曰。斬郵支首懸之藁街。燕巢於飛幕之上。吳季札曰。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於幕上。謂不穩固而極易傾覆也。不亦惑乎。必且得禍。與漢朱穆疏曰。養魚沸鼎之中。謂不久即隳爛也。

暮春三月。江南草長。聲雜花生。樹羣鶯亂飛。即黃鸝也。上段歸降受福相應。反覆譬喻。正文已盡。所謂利害言之切矣。下文乃動之以情。見故國之旗鼓。感平生於疇日。言當此韶光好景。忽見故國旗鼓。必回思往事而生感憤。撫弦登

陣。音皮。城上女牆。能不愴悵。音環。愴悵猶言惆悵也。所以廉公之思趙將。去聲。廉頗為趙將。伐魏。取繁陽。王使

用楚人迎之。頗為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遂卒於楚。吳子之泣西河。吳起治西河。王錯譖之魏武侯。武侯使人召吳起。起至岸門。止車

秦必不亡西河。今君聽讒人之議。不知我西河之為秦不久矣。人之情也。將軍獨無情哉。以上勸之。情。好語串珠。

今去西河而泣。何也。吳子曰。子弗識也。君誠知我。而使我畢能

秦必不亡西河。今君聽讒人之議。不知我西河之為秦不久矣。人之情也。將軍獨無情哉。

根觸感直足沁人心肺

想早勵良規

言當早勉善策

自求多福

詩大雅語言歸降則可受福也

當今皇帝盛明天下安樂

音落·白環西獻

舜時西王母獻白玉環

楛矢東來

武王克商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

夜郎滇池

西南夷部落名也漢書曰夜郎滇池皆椎結智昆明皆編髮夜郎今貴州

省·滇池·今雲南省地

解辯請職

辨即編髮謂解編髮為內臣從漢人衣冠也

朝鮮

國名在遼東邊外今為日本吞併

昌海

即昌蒲海亦名蒲類海在西域

書云·若崩厥角稽首

受化

惟北狄野心掘強沙塞之間

謂北虜即指後魏也掘同

欲延歲月之命耳

以

上言梁朝威勢遠及惟後魏未服

中軍臨川殿下

即臨川王宏也梁天監三年以宏為中軍將軍太祖第六子

明德茂親總茲戎重

兵戎重事

弔

民洛汭伐罪秦中

蓋時方駐兵洛中將北伐也

若遂不改方思僕言

言若不變計他日將思此言而悔也

聊布也往懷

夙心也

君其詳思

之邱遲頓首

注見前○以上言臨川王招來意結出被書原由後陳伯之卒復歸梁

第五十一 春秋左氏傳序

春秋傳有左氏公羊穀梁之判左氏為左邱明所作晉杜預集解此其自序也

杜

預

字元凱晉初京兆人博學朝野號為杜武庫羊祜舉預自代拜鎮南將軍平吳後封富平侯自稱有左傳癖有杜征南集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

孟子曰魯之春秋蓋本魯史記之名孔子因而筆削之也

記事者以事繫日

言以事記於日之下繫者以下綴上之詞下文倣此

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

音筆分

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

年以首事。謂必先揭某年。然後知爲此年之事。年有四時。春夏秋冬。故錯舉。謂錯互相見。如舉春以該夏。舉秋以該冬也。以爲所記之名。

也。以上釋春秋名義爲篇首。周禮有史官。春官小史氏職。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小史職曰。掌邦國之志。內史職曰。凡四方之

事書。內史讀之。外史職曰。掌達書名於四方。諸侯亦各有國史。見下孟子云云。大事書之於策。大竹曰。小事簡牘。小竹曰。

版曰。而已。孟子曰。楚謂之檣杪。朱子云。惡獸名。古者因以爲凶人之號。此名書者。取記惡垂戒之意也。晉謂之乘。去聲。與於田賦乘馬之事。因以爲名。

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韓宣子。晉大夫韓起。適魯。事見春秋昭二年。晉侯使韓起來聘。見易象。聖人設卦觀象。故曰易象。與魯

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去聲。有天下也。也。韓子所見

蓋周之舊典禮經。即魯史所記。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史或怠其職。上之人。指天子諸侯。不能使春秋昭

明。春秋昭公三十一年傳云。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勸焉。淫人懼焉。赴告。各國有大事互相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同註。多違舊章。仲

尼。孔子字也。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僞。而志其典禮。上以遵也。循也。周公之遺制。下以明

將來。後世也。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文辭有害於義。則刊也。削改也。而正之。以示勸誡。所謂一字之褒

貶也。其餘皆即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略。不必改也。謂孔子亦非盡改舊史。有仍其文質詳略之自然者。○不主公穀釋經例。免聚訟也。

故傳曰。其善志也。昭三十一年。書齊豹曰盜。傳曰。數惡無禮。其善志也。注謂無禮惡逆。皆數而不忘。記事之善者也。又曰。非聖人孰能修之。成十

四年傳云。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污。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

蓋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以上述春秋經之所由作。下文方入傳。左

邱明文選注。引應劭風俗通曰。邱姓。魯左邱明之後。則左邱當是複姓。受經於仲尼。以為經者不刊不可改之書也。故傳或先

經以始事。如隱公不書即位。先發仲子歸於我。衛州呼弒其君完。先發莊公聚於齊之類是也。或後經以終義。如昭二十二年。王室亂。定八年。乃言劉子伐孟以定王室。哀二年。晉納制。賈子

威。哀十五年。乃言制。噴自威入衛之類是也。或依經以辯理。經有其事。傳辯其由。如隱公不書即位。而欲求好於糾。故為蔑之盟之類是也。或錯經以合異。於文雖異。於

理則合。如地有兩名。經傳互舉。及經傳傳伐。經伐傳侵之類是也。隨義而發也。其例之所重也。舊史遺也。文略也。不

盡舉。非聖人所修之要故也。身為國史。躬覽親觀載籍記載之典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

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易云原始要終。謂推原其始而會歸其終也。尋其枝葉。究其所窮。此指事言。優而

柔之。使自求之。暨音厭。足也。而飮音裕。飽也。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消解貌。

冰釋。怡然理順。此指文言。然後為得也。○以上述左氏傳大要。精理名言。非好學深思者不能道。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

國政也。之常制。周公之垂法。言周公經國之制。固以垂將來之法。史書之舊章。即魯史官之策書所記注者。仲尼從而修之。以

成一經之通體。此言傳之凡例。皆體會經義而發。○正例一。其微顯使微能顯。正義曰。如天王狩於河陽。觀經文足知王是天子。狩是出獵。但不知天子何故出畿外狩耳。故傳發晉侯召王。是

其微顯也。闡明也。幽暗也。如鄭伯克段於鄆。觀經不知段是何人。又何故稱克。故傳發武姜愛段。是闡幽也。裁度也。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

指行事以正褒貶。善者褒之。諸稱書。一不書。二先書。三故書。四不言。五不稱。六書曰

七之類。如稱書者。文二年書上穀地其事。襄二十七年書先晉。晉有信也之類。不書者。隱元年。不書即位。攝也。鄧子克未王命故不書爵之類。先書者。桓二年。君子以晉爲有無君之心。故先書弑其君。僖二年。虞師晉師

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之類。故書者。隱三年。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書之。成八年。杞叔姬卒。來歸自杞。故書之類。不言者。隱元年。鄭伯克段於鄆。不言出奔。難之也。莊十八年。公追戎於濟西。不言其來。諱之也之類。不稱

者。僖元年。不稱即位。公出故也。莊元年。不稱姜氏。絕不爲親之類。書曰者。隱元年。書曰鄭伯克段於鄆。隱四年。書曰衛人立晉。衆也。此外。襄元年。圍宋彭城。非宋地。追書也。隱元年。稱鄭伯。譏失教也。昭三十一年。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也。此三者俱是

新意。杜所未及詳。皆總七種所以起新舊。謂置舊例而用新例。發大義。謂之變例。因舊翻新。故云變例。○變例二。然亦

有史所不書。即以爲義者。謂舊史本無其文。因以爲褒貶之義。見乎其間。如宣十年。崔氏出奔衛。傳稱書曰崔氏。非其罪也。且告以族不以名。是告不以名。故知舊史無名。及仲尼修經

因而用之。即因舊爲新也。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不言凡例。但就其意曲暢而發揮之。其經無

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歸束之旨。趣所在。而已。○歸趣。非例也。○以上言傳有三體。故發傳之

體有三。即上文發凡正例一。新意變例二。歸趣非例三也。○東上起下。而爲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顯。即用成十四年傳語申釋。文見於

此而義起在彼。稱族尊君命。成十四年。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傳曰。稱族。尊君命也。舍族尊夫人。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自齊。傳曰。舍族。

尊夫人也。梁亡。傳十九年。梁亡。傳云。不書其主。自取之也。城緣陵。僖十四年。諸侯城緣陵。傳曰。不書其人。有闕也。○以上皆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彼也。之類是也。二曰

志而晦。約言示制。推以知例。參義同會不地。桓二年。公至自唐。傳曰。特相會。往來稱地。讓事也。自參以上。則往稱地。來稱會。成事也。與

謀曰及。宣七年。公會齊侯伐萊。傳曰凡師出。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此皆記事有敘。而其文晦隱也。之類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從義訓。經

訓。以示大順。諸所諱避。言凡傳中各種諱避。如為尊親者諱等。璧假許田。桓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傳曰。為周公祔故也。之類是也。四

曰盡而不汙。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楹刻桷。莊二十三年。丹桓宮楹。二十四年。刻其桷。傳曰。皆非禮也。天王求車。桓

五年。天王使冢父來求車。傳曰。齊侯獻捷。莊三十一年。齊侯來獻捷。傳曰。非禮也。凡諸侯有四夷。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齊侯獻捷。莊三十一年。齊侯來獻捷。傳曰。非禮也。凡諸侯有四夷。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之類

是也。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而章。昭三十一年。傳曰。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懲不義也。書齊豹盜。三

叛人名。昭二十年。盜殺衛侯之兄繁。襄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聞邱來奔。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妻及防茲來奔。三十一年。邾黑肱以濫來奔。傳曰。齊豹為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為盜。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

以上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之類是也。推此五體。以尋求。經傳觸類而長聲之。易曰。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謂因其類而感觸。以長學問也。附於二百四十二年。春秋迄獲麟。凡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

矣。以上三體五例。傳之綱領已具。下更推言之。以盡其義。或曰。春秋以錯文。相錯成文。見義。若如所論。則經當有事同文

異。而無其義也。先儒所傳。皆不其然。或意謂春秋既錯文見義。則文異者必應有義存焉。若如所論。辭有詳略。不必改也。則經當有事同文異而無其意義者。先儒所傳皆不

然。今何。答曰。借答難以表獨宗左氏之要旨。春秋雖以一字為褒貶。然皆須數句以成言。言所謂錯文者。非指一字而

言。非如八卦之爻。八卦以一畫為一爻。可錯綜為六十四。變化之為八。八六十四。也。固當依傳以為斷。古今言

第五十一 春秋左氏傳序

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漢儒林傳云：北平侯張蒼及梁太傅賈誼。京兆尹張敞。大中大夫劉公子。皆修左氏傳。誼授趙人賈公。公傳子

長卿。卿傳清河張禹。禹授尹更始。更始傳子咸。及丞相翟方進。方進授清河胡常。常授黎陽賈誼。護授蒼梧陳欽。而劉歆從尹咸翟方進學。是前漢言左氏書也。武帝置五經博士。左氏不列於學官。平帝時。王莽立之。後漢則陳元。鄭眾。賈

逵。馬融。延篤。彭仲博。許惠卿。服虔。穎容之徒。魏則王肅大體轉相祖述。進不為錯綜經文。以

盡其變。不依經。退不守邱明之傳。不守傳。於邱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沒。猶言理而不說。而

更膚。皮膚。喻浮淺也。引公羊高。穀梁。名赤。兩家俱有傳。適足自亂。預今所以為異。專修邱明之傳。以

釋經之條貫。如條理之貫串也。必出於傳傳之義。例總歸諸凡。即發凡起例也。推變例以正褒貶。

苟無正例。即推諸變例。簡選。選也。二傳。即公穀。而去異端。選其合義而去其異端。蓋邱明之志也。杜自言得左氏本意。○以上獨尊左氏之故。特借問答以明之。

其有疑錯。則備論而闕之。正義云：今左氏有傳之經。亦有無經之傳。或可廣文。無傳之經。則不知其事。又有事由於魯。魯君親之復不書者。疑皆闕文。以俟

後賢。然劉子駿創通大義。名歆。向子。哀帝時校祕書。見古文春秋左氏傳。大好之。章句義理始備焉。賈景伯父子。景伯名逵。漢扶風人。父徽。字元伯。授業於

許惠卿。名淑。魏郡人。著左氏傳注解。皆先儒之美者也。俱治左氏。漢末有名者。末。漢末有穎子嚴者。名容。陳國長平人。著春秋

雖淺近亦復名家。故特舉劉賈許穎之說。不同之說。以見同異。分經之年。與傳之年

相附。比也。合也。其義類。昭明作傳。不致與經相異。皆別行。杜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點出經傳集解。

又別集諸例。文見釋例。及地名譜第世系次。歷數。年歷運數。相與爲部。事同則爲一部。小異則附出。孤經不及例者附於終篇。故曰相與爲部。

凡四十部十五卷。皆顯其異同。從而釋之。名曰釋例。釋例。將令學者觀其所聚異同之說。釋例詳之也。或曰。春秋作法。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說者

以爲仲尼自衛反魯。修春秋。此問作之早晚。立素王。無位而有其才德。故云猶言素封。漢董仲舒策云。邱明爲素臣。素王。其事虛實二。言公羊者。謂何休輩也。亦云黜周而王魯。此說於公羊傳無明文。惟因新危行言遜。以避當時之害。爾。何休以爲孔子畏時君。上以諱尊隆恩。下以避害容身。慎之至也。故微

其文。隱其義。此問孔子黜周王魯。其言是非三。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經終孔丘卒。此問左氏獲麟之後所安。問杜意。答曰。異乎。余所聞。言與已所聞不合。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論語注云。道之顯制度之謂。茲。此也。孔子自謂。此制作之本意也。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論語注云。鳳鳥舜時來儀。文王時鳴於岐山。河圖。河中龍馬負圖。伏羲時出。皆聖王之瑞也。已。止也。蓋傷時王之政也。麟鳳五靈。禮記言麟鳳龜龍。謂之五靈。白虎爲王者之嘉瑞。嘉應祥也。今麟出非其時。虛其應。上無明。而失其歸獲。爲人所此聖人所

以爲感也。聖人生非其時。道無所行。功無所濟。與麟相類。故以爲感也。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爲終

也。先有制作之意。復為外物所惑。既知道屈當時。欲使功被來世。故作春秋。書為感麟而作。故意以是起。而文以是終。此答獲麟之問也。曰。然則春秋何始於魯隱公。再發

問以窮春秋始作之旨。答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東周始遷洛邑。實為平王。故曰始王。隱公。讓國之賢君也。隱公於次當立。委位讓

桓。是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隱公之初。恰當平王之末。言乎其位。則列國。其爵為侯。其土則廣。是大國也。本乎其始。則

周公之祚胤也。魯承周公之後。是福祚之胤嗣也。若平王能祈也。天永也。命。尚書召誥云。用供王能祈天永命。紹。繼先王之烈。開中

興。成中興之功。隱公能弘也。宣也。祖業光。有光也。啓也。王室則西周。文武成康之道。之美可尋。文武之

跡不墜。論語云。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是故因其歷數。即所繫之年月。附其行事。時人所行之事。采周之舊。采取周公之典。以

會成王義。會合而成一王之大義。垂法將來。雖前事已往。不可復追。將得垂法將來。使後人放習。所書之王。即平王也。所用之歷。即

周正也。周以十一月為正月。所稱之公。即魯隱也。○三語堂堂正正。絕無錯亂糺繆。可容聚訟。安在其黜周而王魯乎。○以上

始作之案據。及駁黜周王魯之謬。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見論語陽貨篇云。公山弗擾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不悅。孔子說此言以解之。此其

義。謂孔子欲與東周。○以上引論語為證。知非黜周。若夫制作之文。所以彰往考來。情現乎辭。易繫辭文。謂彰明已往。考

校方來。聖人之情。已見乎詞矣。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此理之常。非隱之也。謂立言高簡。則旨意自然深遠。文辭約少。則義趣自然深微。

此乃理之常。非故隱之也。意以文王演易。亦準其意。豈復為遜辭避害。○此駁微文隱義之說。聖人包周身之防。謂聖人防患。必周於身。自知無患。方始作之。既作之後。

方復去聲。隱諱以避患。非所聞也。於前訓未之有聞。此駁孫言避害之說。子路欲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

天。而云仲尼素王。邱明素臣。又非通論也。見論語。孔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病間曰。久矣哉。由

臣。繞臂大夫禮耳。孔子尚以爲欺天。況神器之重。何所假於其名乎。故曰非通理之論。○此駁素王素臣之說。義正詞嚴。筆鋒可畏。好言識緯者當廢然。先儒以爲制作三年。文成致

麟。服虔言夫子以哀十一年自衛反魯。而作春秋。約之麟。以禮。故有麟應而至。此即杜氏所謂先儒之說。既已妖妄。杜氏主孔子感麟而作。重人道。有案據又引經

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誣。孔子所修。止於獲麟。弟子欲顯其師。故續書以至孔子卒。經是魯史之文。非據公

羊經止獲麟。而左氏小邾射不在三叛之數。故余以爲感麟而作。哀十四年獲麟。下。有小事

與黑肱之徒無異。而傳書三叛人名不及四叛。知此非復孔旨。故作起獲麟則文止於所起爲得其實

謂因獲麟作春秋。而文即以此爲終點。惟此說可據至於反袂拭面稱吾道窮亦無取焉。公羊傳稱孔子

○兼取公羊。以明已無門戶之見。惟宜核實耳。拭面公羊傳稱孔子窮亦無取焉。聞獲麟。反袂

拭面。涕沾袍曰。吾道窮矣。杜既取公羊經止獲麟。而此傳獨有嫌斥。蓋聖人樂天知命。生無喜。死無戚。困於陳蔡。則

援琴而歌。夢奠兩楹。則負杖而詠。寧復憂懼哭泣。不免鄉曲之見。故雖取獲麟。而不取此傳也。○以上辨證作結。筆法

入銳出。尤其餘事。

杜氏左癖。一生精力所萃。故序文精密詳審。無義不堅。有詞必確。而用筆深

完密。

第五十二 蜀論

即蜀漢劉氏。先主備。後主禪是也。

韓元吉字无咎。宋潁川人。高宗紹興間。歷官建陽縣。建州守。有政聲。後官至吏部尙書。著有南澗甲乙集。

天下有大計○一篇主意。有近功○主意之資。善爲國者。先定其大計。而不急其近功。不善爲國

者。反是○一起總冒。全篇意匠已具。夫大計者。吾之所以自立○立國之道也。近功者。吾之所以自利○趙利之方

也。○立利鍊字堅卓。負斧斤○俱斫木器。而入山林。其志將以求薪也。○薪。暗指所欲誅者。遇橫草○言輕細物也。而束之

者。○謂便利也。此童稚○小孩也之力。而斧斤何預焉。○意謂志本在誅魁桀。勢有不能。則遇便利者姑取之。於是并非本意忘之也。曹操之盜漢

也。○出費操。天下莫不欲誅之也。○此即斧斤所指之薪。然其誅之也無名。○謂彼挾天子以令諸侯。人不能臨以征討之名。而彊有力

者。又嘗急於自利。○暗指袁氏兄弟。是以易聲○去聲。敗而卒無成。○不知大計而食近功。劉備○出題。以宗室之英

雄○英雄。則誅操之有名者也。○謂漢室懿親。有征討之資格。○拍合無名。以區區之巴蜀。豈誠足以鬪魏哉。○一推容。雖

不足以鬪魏。豈不足以得魏之尺寸○尺寸之地也哉。○一轉開下文。然而諸葛亮○出諸葛亮。日動其

師以臨其境。而數聲○入聲。往數來。若不勝聲○平聲。其任者何邪。○同耶。○作三層推勸。筆鋒搖曳。引起下文。吾然後知善

爲國者。真不[◎]急於近功也[◎]。

不急於近功。是謂知大計。○落題鄭重。一句中含有兩句意義。與篇首相應。○以上就大計近功總詮釋。

夫以亮之才。有王佐之才。

天下可運於掌。

孟子語。言取天下極易也。

豈不能積粟而後動。

○整一筆引起下意。

今歲之言曰。吾糧匱。

盡也。

矣。吾兵不可以不歸。明歲之言曰。吾糧匱矣。吾兵不可以不歸。

後主建興六年。亮率諸軍攻祁山。馬謖失事於街亭。亮

斬之。遂引軍退。冬。亮復出散關。圍陳倉。曹真拒之。亮糧盡而還。七年。亮自出至建威。遂平武都陰平二郡。九年。亮復出祁山。以木牛運糧。糧盡退軍。

是不能不見嗤。

嘲笑也。於愚

夫愚婦。言屢出而糧盡。近平輕舉妄動。但觀其表面。雖愚人亦將嘲笑之也。

況能以保天下之英雄哉。

○反振一筆。蓄勢待發。

亮之告備曰。

引隆中對語。

天下有變。命一大將將荊州。

今湖北

之軍以向宛。

今河南南陽縣。

洛。

今河南南陽縣。

而將軍自

率益州。

今四川

之衆出於秦川。

今陝西

則百姓孰不箠食。

音嗣。

壺漿以迎將軍者乎。

孟于云。箠食。

壺漿以迎王師。謂服從也。

嗚呼。此亮之始謀也。

隆中對。係武侯始見先主時語。

始謀之而不能成之。則是亮之無謀也。

○再反跌一筆。逼出下文。

雖然。亮之言固曰。天下有變云爾。

○擒此一句爲主腦。

今也。天下未有變。則吾固

不可以輕用其師。

○此句資。

雖不可以輕用吾師。而亦不可以忘夫討魏之名。

○此句主。

懍也。其疆大而遂已也。

志在求

於是齊其國家訓練。

訓

其士卒。揚旂荷戈。

去聲。古兵

日將討於魏者。

建興三年。公率衆南征。其秋悉平。軍資所出。國以富饒。乃治戎講武。以俟大舉。五年。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卽世傳前出師表是也。

以陰俟其變。而

亦不貪其尺寸之利。

公出祁山。隴西南安二郡應時降。圍天水。拔冀城。虜姜維。驅略士女數千人還蜀。人皆賀公。公愀然有感容。謝曰。普天之下。莫非漢民。國家威力未舉。使百姓困於豺狼之吻。

一夫有死。皆亮之罪。以此相賀。能不為愧。於是蜀人咸知亮有吞魏之志。非惟拓境而已。是不貪其小利也。不幸而變之無有也。於是又託於糧匱而復

去。還。注見前。外足以繫天下之望。先定大計。內足以養吾士卒之氣。不急近功。而不使天下知

漢之不可興。志仍在求薪。而憂吾之師不復出也。不以束草了事。及夫魏之三世。明帝曹叡。也。權臣

司馬懿弄其威柄。魏明帝太和五年。即蜀建興九年。魏大司馬曹真薨。時諸葛亮率師出祁山。圍天水。大將軍司馬懿自荊州入朝。遂遣懿拒之。亮引還。青龍二年。亮出斜谷。屯渭南。司馬懿再率諸軍相拒。言

自此始也。而政日以弊。土木戕殺害民之務。駸駸然。漸進也。而起。明帝太和六年。治許昌宮。起景福承光殿。青龍元年。幸摩

破觀龍。又大治洛陽宮。起昭陽太極殿。築總章觀。百姓失農時。直臣楊阜。高堂隆等數切諫。不聽。是魏有可乘之漸也。於是乎始為屯田久駐

之基。蜀建興十二年。春。亮悉大眾由斜谷出。以木牛流馬運糧。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懿對壘。於是亮每患糧不繼。使己志不伸。是以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相持百餘日。其年

八月。亮卒。年五十四。及軍退。懿案行其營壘處所。曰。天下奇才也。而不復擊還矣。以上反覆證明亮之志事。在定大計而不急近功。嗟乎。蜀之所以為國

者。以有亮也。謂非亮則蜀幾不國。亮死而蔣費。名琬。字公琰。字文偉。字繼之。琬初為亮參軍。遷長史。亮常言公琰託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者也。及亮疾

密表後主曰。臣若不幸。後事宜以付琬。亮卒以為尙書令。旋遷大將軍。九年卒。禪亦曾為亮參軍。及蔣琬遷大將軍。禪代為尙書令。復領益州刺史。尋亦為大將軍。亮出師表曰。侍中費禪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禪凡開府十六年。為魏降人

郭脩所害。猶足以有立也。蔣費死而繼之者非其人。謂姜維也。初維為軍司馬。每欲與軍大舉。費禪常裁制之。與兵不過萬人。及禪卒。維遂疲兵於外。不

可止。突。塊然土地空。一隅。國既不治。而翹翹然猶言沾沾。競其小利。今日拔一縣。明日下

一戍。吾之國亦疲。而吾之師亦厭。維興十六年。維率數萬人圍南安。明年。出隴西。圍襄武。大勝。拔河間狄道。臨洮。三縣民還。十八年。復出狄道。大破魏雍州刺史王經於

洮西。經衆死數萬人。十九年。爲魏大將鄧艾所破。星散流離。死者甚衆。衆皆怨讎。隴西騷動不寧。二十年。竊采諸葛誕反。襲秦川。不克。自是維困。後主寵任宦官黃皓。欲危已。不敢反成都。既而爲魏將鄧艾所摧。住陰平。尋因鍾會進攻

前驅。爲魏將士所殺。妻子皆屠戮。史稱維粗有文武。志立功名。而翫衆顯族。明斷不周。終致隕斃。老子云。治大國若

烹小鮮。况區區哉爾。天下且以爲吾之所以勝敵者。止於如此。而大計去矣。○以上言繼亮者不知大計。

而貪近功。所以致敗。至此正義已盡。下更引魏延事以證亮之堅定。顧全大計。實非他人所可及。噫。亮之出師也。魏延字文長。蜀將。嘗請以萬人東當

子午。谷名。今在長安縣南。而會於潼關。關名。今在潼關縣治。魏略曰。夏侯楙爲安西將軍。鎮長安。亮在南鄭。與羣下計

襄中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到十日。可到長安。楙聞奄至。必遁。比東方相合衆。尙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必足以達。則一舉而成。陽以西可定矣。亮以爲危。不從。此韓信之謀也。信既拜

定取三秦之策。以爲傳檄可定。已而果然。而不可用乎。言豈不可用。○一曲折。夫與人鬪者。奮挺杖也。而呼於門。是度入聲。量也。

我之力。足以勝之也。挾刃而窺其室。是幸微。其人之寢且病也。寢且病不可常。故

挾刃而窺其室者。鮮有不敗。韓信之用兵。當秦秦二世。霸王。項羽。霸王。之紛爭。天下莫適音

也。專主。爲主之時也。故其謀可以遂。謂韓信時局勢不同。○應上天下有變。撤去韓信。今魏方無事。○應上天下未有變。而欲幸

其寢且病。此樊噲橫行匈奴之說也。

匈奴冒頓遺書設高后。特發兵擊之。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問季布。布曰：噲可斬也。前陳豨反代。漢兵三十二萬。

噲爲上將軍。匈奴圍高帝於平城。噲不能解。今云十萬。是面設也。謂徒大言欺人。

關羽

字雲長。蜀將。

之圍樊

樊城。今湖北襄陽縣。

也不顧其後而殲焉。

曹仁於樊城。操遣使結孫權。權果以兵據江陵。斷羽後路。羽軍不得歸。遂爲吳軍所害。

而況於延

延本不

乎故夫

扶音天下之勇而無謀者不

可以用也。以上引魏延事作證。結句回應篇首。渾脫精確。

第五十三 魏論

韓元吉同

姦雄

許子將謂曹操曰：君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

莫不負天下之才與窺

眼。着天下之志而

其所以不得肆

者無窺天下之時爾

才志以人言。時以天言。三語已概括全篇大義。惟劍重。魏天下之時一句。俗稱單刀直入法。與上篇貌似而實殊。聖人之治也。必謹爲夫

亂。保邦於未危者。皆謹乎其時也。

天下之時者

易所謂思患豫防。尙書所謂致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者。皆謹乎其時也。

故使姦雄之志

無得而生。亦使其才卒爲

我用

此意高。居題顯。

今夫猛獸之在山也

取喻與前。杼軸略同。

齒足以決

而爪足以裂

氣足以暴

怒及其既擾

馴擾。俗云家畜。

于人也。可以玩之于掌股

國語伍胥云：將還玩吳國於股掌之上。股。脛之上節。俗云大腿。掌。手心也。

而納

之于行音杭也。陳去聲。用其決裂之具。齒爪足爲我用。故俗稱養士曰爪牙。而伏其暴怒之氣。此豈有他哉。

制之有術爾。止此。譬喻語。故時者亦聖人制姦雄之術也。○再提時字一振。然天下之時不能常

治與安。○補筆周到。惟無使其至于不可治與不可安而已。言偶然有亂。亦必有術以使其速平。勿驚擾之。可爲此段注脚。

聖人者知可治之時難得而易失也。而姦雄者知可亂之時亦難得而

易失也。私。適與聖人成反比例。○筆如分水犀。故其心惟恐天下之治且安非恐其治

且安也。恐無以肆其窺。○應窺字。天下之志也。○蓋天下治且安。則人心盤固不易動。姦雄即無所施其技。○如見姦雄肺肝。透徹極矣。○以上題前盤旋。作一總冒。

東漢之末也。○即桓靈二帝時。治天下者不思爲其時而惟思去

其患紛紛然召天下之兵。靈帝末。朝臣皆患宦官之橫。欲去之。靈帝崩。何后兄進爲大將軍。袁紹因獻計。召外兵入誅宦官。宦官殺何進。切太后。時外兵紛至。董卓尤猛悍。袁紹爲司隸。

此姦雄窺天下之時也。○三提時字。其窺之驟也。者固已倉卒。音義

而無成。即指董卓事。卓既立協。是爲獻帝。遂遷都長安。焚燒洛陽宮殿。發諸帝陵。公私塗炭。所過

深者禍至於不可救。即指曹操。若夫曹操其可謂窺之深者矣。操初與袁紹合兵討卓。既而自爲兗州刺史。及王允殺董卓。兖部將李傕

郭汜攻長安。殺允。因遣使和解關東。催汜互爭。長安大亂。楊奉韓遂董承等奉帝還洛陽。時操在許。乃以兵迎帝。遂定都許。立宗廟社稷。自是政歸曹氏。不先著其窺之迹。上書迎帝。而

力為其窺之之時。詳下夫天下豪傑奮臂而皆起。此窺之之時也。連發窺字。筆力深銳。使之

盡去而吾獨存。不亦可乎。此董卓之驟窺而無成也。○折筆。操則不然。以為天下豪傑苟不至於皆起

則吾無其時矣。○為盡盡雄心事。此所謂窺之深。乞州焉與之州。劉備為袁術所攻。走歸許。操以為豫州牧。請命焉錫之命。詔命袁

尉。紹恥班在操下。辭不受。操懼。請以大將軍讓紹。而自為司空。行車騎將軍事。竊地不呵。孫策劉表袁術等。皆據地。操不急圖。呵。斥也。殺人。不問。張繡襲擊操。殺長子昂。後以兵降。

以為揚武將軍。陰持其權以鬪天下。而徐為自取之計。且夫劉備者。操之所深忌也。得備

不殺。而又與之兵。袁術攻劉備。呂布往救之。既而見備。合兵得萬人。布心惡焉。自出兵攻備。備敗走。歸曹操。操厚遇之。以為豫州牧。或謂操曰。備有英雄之志。今不早圖。後必為患。操以問郭嘉。嘉

曰。公起義兵為天下除暴。推誠仗言。以招俊傑。猶懼未也。今備有英雄名。以窮歸己。而害之。則志士皆自疑。回心擇主。公誰與定天下乎。操笑曰。君得之矣。遂益其兵。使圖布。此所謂假虎以翼

者。其飛去決矣。○一折。非不欲殺也。○姦雄心事。與之兵。幸其或為我用。與之兵。而少與之。

則雖不為我用。亦不足以自立。起而收之。未晚也。孫權之有江東。又非不欲圖也。

建安三年。孫策遣張紘獻方物。操欲撫納之。乃表策為討逆將軍。及策死。操欲因喪伐之。紘言乘人之喪。即非古義。若其不克。成讐棄好。不如因而厚之。操即表權為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吾方用兵于

中原。必先攻其易去聲者。而後攻其難者。夫先攻其易者。則難者將不顧其易者。而

勢足以孤。先攻其難者。則易者或合于難者。而勢足以衆。○六句解釋先易後難之理由。瞭如指掌。是故中

原略定。

建安五年。袁紹攻曹操於官渡。操破其輜重。紹軍大潰。六年。操又擊劉備於汝南。備奔荊州。七年。袁紹卒。二子尙譚相爭。操破之。遂入鄴。自領冀州牧。十一年。操又破高幹於并州。十二年。操又破烏桓。十三

年。再擊劉表。表卒。子琮舉荆州降。是時中原地皆爲操有。

然後借劉表而加兵于吳。

操既受劉琮降。遂進兵追備。時備兵屯樊。不意操軍卒至。至宛乃知之。遂率衆南遁。操軍

追及之於當陽長坂坡。備棄妻子至夏口。因詣葛亮與魯肅說孫權。用火攻策。敗操軍於赤壁。操遂引還。

當是時也。備在荊州。而備可得。苟以襲。

乘其無備

曰。權之無備也。而權可除。是一舉而二患去矣。天下將無如我何。操之計信未失。

也。先易後難之策至此。而途窮匕首現。在姦雄之心。固已自謂可操勝算。○姦雄心事至此。始大頓挫。雖然。操精于用兵。而拙于此。何哉。

○一鎖承上起下。

奔。

圍棋曰者之鬪棋也。志在于敵。則必亂。志在于己。則必審。其勝與敗之形。莫不先見。

而奔者。有不能知也。必觀于奔者。而後知之。俗謂當局者迷。旁觀者清。卽此。○此段譬喻。與上文猛獸一喻。遙相映帶。文情生發不窮。操之

兵。非素習于舟楫也。

操兵皆河北山東人。不習舟楫。

不可以施于吳也。爲操之計者。使數十萬之衆。

水陸並進。操亦言水步八十萬衆。但非分用。而盡聚於舟師故也。得一戍焉。而守一城。得一城焉。而守一城。

所謂得寸則寸。得尺則尺也。

連營列柵。

豎木以立柵也。魏書亦作連營立柵。

勢禁而力逼之。備之力既衰。而吳之步兵亦不足用。

吳既新造之國。

備方無立錐。俱利於速戰。故持久則敗。

磨。本艱阻之意。如磨折磨難。

以歲月而事舉矣。

○此段爲操畫策。

不知出此。而輕鬪于江湖

之上。欲以虛聲下之。則不既疎矣乎。

○以上言操與吳爭舟師之功。爲大失計。正文已畢。下更引先主事證之。

嗚呼。備亦嘗攻吳。

矣。先主恥關羽敗沒。自將擊孫權。自稱歸進軍統亭。連營數十屯。牛藪未決。吳遣陸遜督軍拒之。掃猶言悉數。俗亦言掃數。境內之衆。言悉發境內之兵以從事也。合五谿之

纒。即今湖南貴州間峒苗。漢晉時居武陵。其地深險。有雄溪。楠溪。辰溪。西溪。武溪。謂之五溪蠻。按武陵。今湖南常德縣。先主伐吳。使馬良以金帛賜五谿諸蠻夷。授以官爵。連營列柵。七百餘

里。而亦至于敗。先主既進猇亭。吳將皆欲迎擊之。陸遜以為宜待其敝。衆以為怯。既而令軍中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連破四十餘營。死者萬數。先主還至白帝城得疾。明年四月崩。何哉。操

之敗在于不用步兵。備之敗在于不用舟兵也。資主並點明。當蜀之戰。利以速。當魏

之戰。利以久。而以備之策資也。用。于操以操之策資于備。易。此固周瑜。字公瑾。主赤

遜。字伯言。主礪。亭戰事者。之所憂也。互言之以窮其蘊。○以上總論作結。姦雄亦有時失算。

二篇各就史事推闡結構貌似意義各殊可悟同一杼軸之法

第五十四 越州趙公救菑記

越州。今浙江紹興縣。趙公名抃。字閱道。宋神宗時。西安人。為御史。彈劾不避權貴。號鐵面御史。後帥蜀。以一琴一鶴自隨。知越州時。會吳越大饑。實行荒政。

此篇即記救荒事也。卒諡清獻。菑同災。即荒年也。

曾鞏見第四十二。

熙寧宋神宗年號。八年夏吳越今江蘇浙江兩省。大旱九月資政殿大學士宋學士官名。右諫議大夫宋諫官名。

知越州判官趙公前民之未饑言在民未苦饑荒之前爲書問屬縣屬於越州之各縣也菑所被者幾鄉問災地廣狹

一民能自食者有幾問力尙能自食不須賑者當廩倉廩發粟也於官者幾人待賑之數溝所以洩水者防所以防水者構

築即建可儼讀酒去聲民質屋曰儼屋今日儼民猶言雇傭也使治之者幾所可以工代賑否四庫錢倉粟可發者幾

何官幣若干富人可募捐助也出粟者幾家私財若干僧道士食之羨餘也粟書於籍簿册也

者其幾具存言此等餘粟果有若干存在也七使各書以對而謹其備謂如上七事使屬縣各記其實狀以對而計其有餘不足以爲之備也○以上設備之法

州縣吏俗言書辦名也錄記其姓名也民之孤老疾弱不能自食者二萬一千九百餘人以告故事

歲廩發粟也窮人當給粟三千石而止言照從前舊例公中粟不過發至三千石爲止石百斤俗云一擔公斂富人輸兼收富人輸

輸及僧道士食之羨者應上六項得粟四萬八千餘石佐其費此皆趙公以清理之實心所得者若其他援例辦公之人則儘

三千石而止耳使自十月朔初一日也陰曆以一月之首日爲朔人受粟日一升每日每人一升十合爲升幼小半之憂其衆相

蹂也人衆領粟擁擠爭先則往往自相蹂躪又飢民力乏更易跌仆此層體貼正不可少使受粟者男女異日而人受二日之食分男女領粟

各爲一日則每次當領二日之食其一日可不領故也發粟法一憂其日流亡流離失所也也於城市郊野爲給粟之所凡五十有

七設分所以就民居之近處使各以便受之而告以去其家者勿給恐民復去家遠行至於流亡爲患故用勿給之法限制之也計官

為不足用也。

謂在官之人。不足用為養粟之職役。因設分所多故也。

取吏之不在職而寓於境者。給其食而任以事。

謂已卸任之吏。寓居境內者。給與俸祿。使任養粟之事也。○發粟法二。

不能自食者。有是具也。

○承上說明。

能自食者。為之告富人。無

得閉糶。言有不自食者。則可出資糶粟。然若為富人閉糶把持。則雖有資而不得粟矣。故為之告戒富人。○起下糶粟。

又為之出官粟。得五萬二千餘石。富

所藏粟。恐不敷食。故又為之勸官粟也。

平其價予。

同。

民為糶粟之所。凡十有八使糶者。自便如受粟。○糶粟法三。

又傲民完。

脩築也。

城四千一百丈。為工三萬八千計其傭也。

工值。

與錢。又與粟。再倍之。

較不能作工者加倍。○以上代賑法四。

民取息錢者。告富人。縱予與之。而待熟。官為責其償。

謂無種植營業之資。而願出息貸錢者。

則官令富人放手與之。待其田穀熟時。多所收入。官又為富人責令貸錢者償所負也。○為民稱貸法五。

棄男女者。使人得收養之。

○收養棄孩六。

明年春大

疫。饑饉之後。往往大疫。因水旱時令不正。易發生傳染病也。

為病坊。如今之病院。

處疾病之無歸者。募僧二人。僧以慈悲救人為德。故利用之也。

屬

音竹。委託也。

以視醫藥飲食。令無失所。如今病院中。之看護人。

時凡死者。使在處隨收瘞。

音以。埋之。處。

置疫死法七。

法廩窮人。盡三月當止。

言舊法賑濟窮民。自冬間至明年三月為止。

是歲盡五月而止。

趙公獨至五月止者。蓋五月中農民始得收麥。方可

接續自食。若三月則尚在青黃不接時。民仍未免於窮餓之患也。○以上敘發粟救荒事狀。文亦細必周。如其法。

事有非便文者。則應擔任處分。

公一以自任。

不以累其屬。

公皆自擔責任。不使累及屬官。

有上請者。或便宜多輒行。猶言便利者。即日施行。不少阻難廢擱也。

公於此時。蚤

同。夜憊勞也。心力不少懈也。事細鉅小大之。必躬親給病者藥。食多出私錢。不用官庫錢也。俗言捐廉。

民不幸罹也。旱疫得免於轉死。轉死而雖死得無失斂埋。皆公力也。贊歎一句。是時

旱疫被吳越。民饑饉疾癘死者殆半。蓄未有鉅於此也。提寫苗狀一筆。總天子東向

憂勞。吳越在汴京之東。故曰東向。州縣推布上恩。人人盡其力。先從他州縣公所拊循同。循民尤以為得

其依歸。折入趙公之尤異於衆。所以經營也。綏輯也。安集先後始終之際。委曲纖悉無不備者。

總寫上文各法。其施雖在越。其仁足以示天下。就地理上橫說。關係甚大。其事雖行於一時。其法足以傳

後。就歷史上豎說。法可垂久。蓋菑疹音麗。菑害惡厲之氣也。之行。治世不能使之無。雖平治之世。不能使之必無。而能為之備

應。為之備。民病而後圖之。與夫先事而為計者。則有閒矣。閒。去聲。分別也。言臨事張皇。與先事

必紛亂赴效。先事豫防者。必效果良佳也。不習而有為。謂非素有與夫素得之者。則有閒矣。謂有效法與無

采訪其事。於越得公所推行樂為之識。其詳。以備他處及將來之教法。能為豈獨以慰越人

之思。撤去現在。下文乃專發動將使吏之有志於民者。不幸而遇歲之蓄。推公之所已試

其科條。即指上文所列諸法。可不待頃頃刻之。而具。言其章程方法。不頃刻間。可使完備。以趙公事跡可循也。則公之澤豈小且近乎。

小且近仍雙承上文橫豎兩層意。○以上論趙公經營。非一地一時關係。作記根由。寫得闊大。

公元豐亦神宗年號

二年。以大學士加太子少保官致

仕。

告老也。家於衢。衢州也。今浙江衢縣。

其直道正行。

去聲。在於朝。

音潮。廷。

豈弟。

同愷悌。詩云。豈弟君子。注。豈弟。樂易也。言康樂和易。易。去

聲。平也。

之實在於身者。此不著著其荒政可師也者。以為越州趙公救菑記云。○點出也。○點出

結。筆法得自史記。前錢氏義田記結句亦如之。

第五十五

酒德頌

○文體為頌贊類之頌體。詩注。頌者。容也。美盛德之形容也。

劉

伶

字伯倫。晉沛國人也。官建威參軍。志氣曠放。與阮籍嵇康善。嘗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隨之。曰死便埋我。其曠達如此。

有大人先生。

託名之寓言。猶云亡是公烏有先生也。

以天地為一朝。

天地終始。如在一日問也。

萬期。

猶言萬年。為須臾。

頌刻之。

月為扃。

外閉之也。牖。穿壁以木為交窗也。

八荒為庭衢。

過秦論云。有并吞八荒之心。衢。路也。

行無轍迹。

言任意游行。不拘軌轍也。

居

無室廬。

言不屑以屋舍為居處也。

幕天席地。

以天為幕。以地為席。

縱意所如。

隨已意之所之也。○以上極寫狂放曠達之狀。即酒德之張本。

止則操卮

酒器也。執觚。方而有稜之酒器。

動則挈榼。酒器可挈之遠行者。

提壺。

酒壺有酒。亦可提挈。故云。

惟酒是務焉。

音煙。知其餘。

言酒以外不知

其他。○點出酒子。承上曠達意。正竭力逼出德字。

有貴介。

左傳云。寡君之貴介弟也。介。大也。

公子。搢紳。

史記云。搢紳先生難言之。亦作薦紳。言薦笏於紳間。士大夫之飾也。

處

士。此二種人在晉為豪貴人品。○轉提出與大人先生對照。聞吾風聲。議其所以。乃奮袂攘襟。怒目切齒。

手捋衣襟也。切齒。齒相切磨也。○極言反對之狀。陳說禮法。是非鋒起。乃奮袂攘襟。怒目切齒。先生於是

方捧嬰。承槽。承槽。釀酒之槽也。如俗稱糟坊。承槽。言承受槽中流下之酒也。銜杯。杯也。漱。邊口也。醪。酒。奮髯。鬚也。踟蹰。或作箕

爾足坐。其形如箕也。枕麴藉糟。首倚曰枕。身據曰藉。麴所以釀酒者。無思無慮。其樂陶陶。陶陶。禮說。人喜則斯陶。樂貌。兀

然不動。而醉。豁爾。明達貌。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覩。泰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觀萬物擾擾焉。如江漢之

載。浮萍。首已德純全。視萬物之營營擾擾。不異浮萍之絕無根據也。○三句從旁面寫德字。二豪。即實介公子與摛紳處士也。侍側焉。如螺贏之與螟蛉。詩

螟蛉有子。螺贏負之。注。螟蛉。桑蟲也。螺贏。土蜂也。蜂無子。取桑蟲蔽而覆之。幽而養之。祝曰。類我類我。久則化為蜂矣。引此言二豪之化而肖己也。○二句反面寫德字。四句正寫德字。四句正寫德字。四句正寫德字。四句正寫德字。

我。久則化為蜂矣。引此言二豪之化而肖己也。○二句反面寫德字。四句正寫德字。四句正寫德字。四句正寫德字。四句正寫德字。

第五十六

酒箴。漢書陳遵傳。揚雄作酒箴以諷諫成帝。其文為酒客雜法度士。譬之於物云。○文為箴銘類之箴體。銘已見第二册。此特錄之以備格。

揚

雄。字子雲。漢蜀人。哀平新莽間。以文章著顯。與司馬相如班固齊名。著有法言太玄等。又傳揚子雲集。

子。即指法度士。猶餅。吸水器。矣。觀餅之居。居井之眉。處高臨深。動常

近危。酒醪不入口。藏水滿懷。言不貯酒而不得左右牽於纏徽。言不能左右自由。常為繩索所牽。纏也。易云。係用徽纏。音繩索也。

一旦更音義同礙為羹。音羹。井以所輻音雷。擊也。言汲水之瓶。若一旦懸身提黃泉骨肉為泥。

提。擲也。言瓶之身。擲入黃泉之下。而骨肉盡碎。仍歸為泥也。○以上言汲水瓶易破。喻法度土反易為朝廷所擯斥誅讖。自用如此。此句承上起不如鴟夷。章彙可以盛

袋。鴟夷滑稽。音骨鷄。謂圓轉腹大如壺。盡日盛貯也。酒人復去聲借酤。言每日貯酒於中。有酒大來。又可借

酤也。酤。同。常為國器託於屬車。國器。猶言天子御用之器。屬音竹。屬車。天子後車也。天子後車。常載酒食也。出入兩宮經營公家。

既居天子後車。則可出入兩宮。而能經營公家之飲食事也。當時成帝嬖寵甚多。導帝荒於酒色。故借鴟夷隱諷之。絲由。是言之。酒何過乎。世之正士。皆以酒能亂性。謂其有過。今觀鴟夷之常為

國器。安得為過。皆諷詞。○以上言鴟夷盛酒之大用。喻酒客反為朝廷所賞。得尊榮光寵之福也。反詞諷諫。語絕滑稽。

右二篇皆滑稽文字。然主文譎諫。有時其用反勝於法語也。較頌而諛。箴而迂者。猶為此善於彼。